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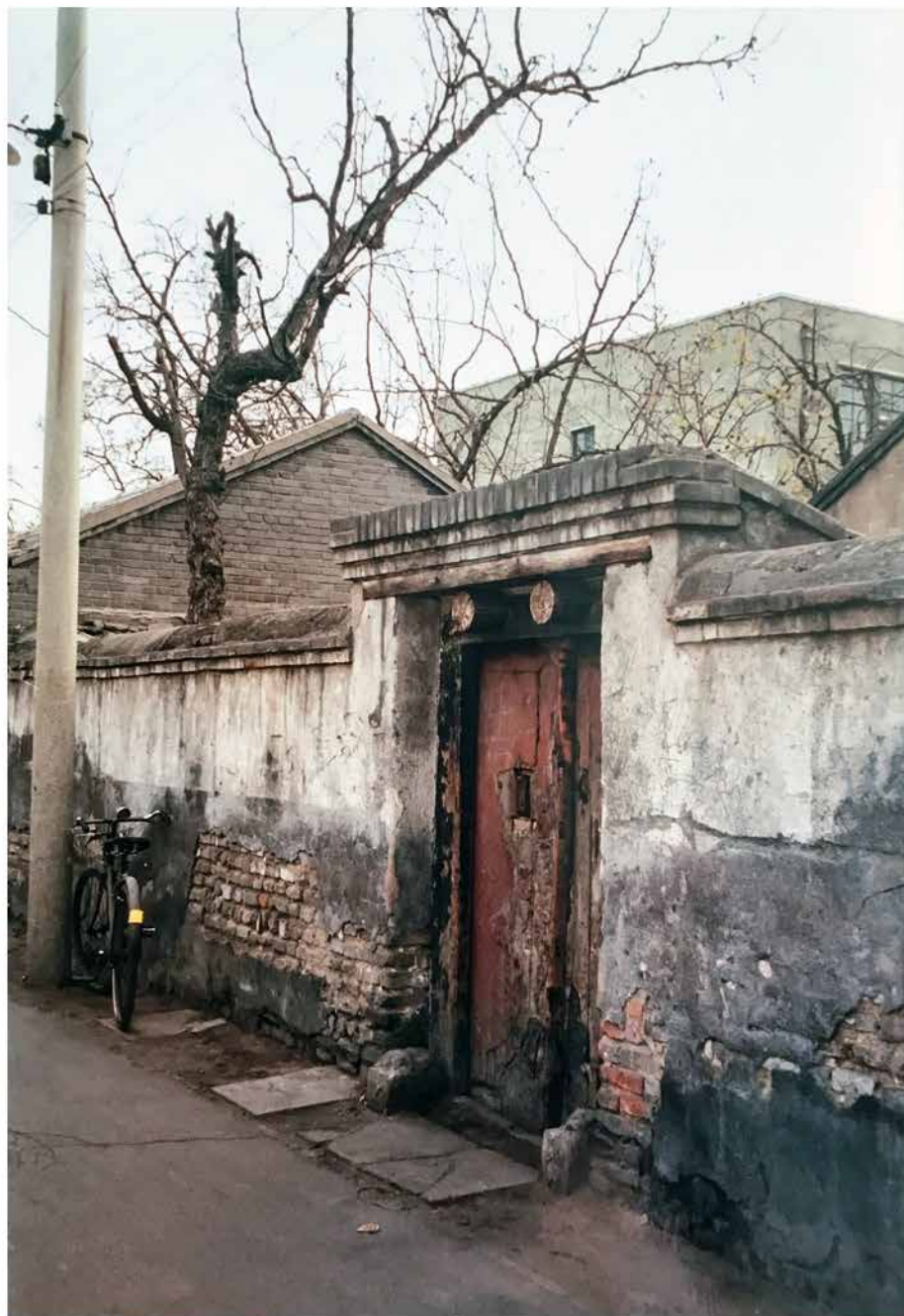
黃念祖居士講授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二

淨土時年九十有四







黃念老故居



隨緣傳佛語
即事顯禪心

隨緣傳佛語
即事顯禪心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二

淨古時年九十有四



法然上人

若念佛者當知
此人則是人中
芬陀利華

觀无量壽佛經

法然上人誕生八百五十周年紀念

三昧那戒龍尊黃念祖啟書



老實持名全攝佛德成自德

深具信願決定往生証無生

心平居士作

前言

此書是黃老住世時，於1983—1991年間，與海內外到訪的法師、居士的一些答問，以及黃老對身邊學人的開示所作的筆錄。

其中《黃念祖居士答客問明心見性》、《黃念祖居士答美國三居士問法》、《黃念祖居士答海外弟子問》，當年到訪的居士於現場有作了錄影，此三個影片經本工作組整理，並加上字幕，於本網站已公開流通，其他的開示則是依當時的錄音整理成文字。書中所

有相對應的錄音皆可於本網站「念公講座音檔」的欄目中「依《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二》會集」聽取，有興趣者可上網學習或下載收藏。

稿中括號內的文字，乃黃老錄音原話，而夾註號內的文字，乃整理者為方便學人理解所加。此書惜未經黃老親自校閱，特此聲明。恐整理中有所疏漏，望請見諒！

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 (www.masterhnz.com)

二零二三年八月八日



masterhnz.com

【全球通用】



masterhnz.org

【內地用】

「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」網站已正式開通，請大家多多上去閱覽，並請廣傳這個連結給朋友。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二 目錄

一、再談信願行（1983年10月）	1
二、紀念某居士往生極樂（1985年12月）	26
三、談善根福德因緣（1989年3月23日）	62
四、懺公訪黃老對話錄（1990年）	108
五、黃念祖居士答美國三居士問法（1990年4月27日）	187
六、黃念祖居士答海外弟子問（1990年7月17日）	227
七、談信深（1990年10月12日）	236
八、黃念老談正信（1990年11月27日）	284
九、黃念祖居士答客問明心見性（1991年10月9日）	316

附錄一、劉文會老居士回憶夏蓮居大德	3
附錄二：王毅修上師親炙記	3
黃念祖老居士法寶流通目錄	6
	9

持戒念佛有佳論

察過去習好自欺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二

淨古時年九十有四



理明
信深

愿切
行方

功纯
業淨

妄消
真顯

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二

黃念祖居士講授

一、再談信願行

（1983年10月）於北京蓮華精舍

（編按：此講是黃老於1983年10月在北京蓮舍對身邊弟子的開示。）

現在我們再談談信願行。去年在廣化寺作了四講，那是根據蕩益大師的《彌陀要解》講《阿彌陀經》的宗，是信願持名，這個

是稱為資糧，三資糧，缺一不可。今天呢，我們再根據兩位大德的開示，再做一些引申。一方面我們看出古德都是一鼻孔通氣，另外也是有鑒於許多修行人修了十幾年，幾十年，但是往生還是沒有把握，修行也不很得力，為什麼呢？就是在這三資糧裡頭往往欠缺了一些，這三個是缺一不可啊，所以我們這一次再作一些補充。今天要引證兩位大德的開示。

首先一位呢，是截流大師。截流大師是淨宗的十祖，這個大家可能生疏一點，不過我們只要把前後的祖師介紹一下，八祖是蓮池大師，九祖是蕩益大師，十祖就是截流大師，十一祖呢？省庵大師；那麼這幾位，並列啊，這就可見截流大師是了不起的大祖師，因此我們對於大師的開示要很好的珍重，信受奉行。那麼我們首先引的這一段，就是截流大師所寫的《勸發真信文》，勸大家發起真

的信，這個就跟我們信願行三資糧的第一個字，是一致的，所以我們可以作為一個補充。

菩薩苾芻 行策 截流 勸發真信

念佛三昧。其來尚矣。自遠祖崛起廬山。肇興蓮社。六時淨行。遂成千古芳規。雖曰功高易進。乃末世行人罕獲靈驗。良由信願不專。未能導其善行。以要歸淨土故也。今既廣邀善侶。同修淨因。若非諦審發心。那知出苦要道。凡我同人與斯法會者。須具真實信心。苟無真信。雖念佛持齋放生修福。祇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。當受樂時即造業。既造業已必墮苦。正眼觀之。較他一闡提旃陀羅輩。僅差一間耳。如是信心豈為真實。

所謂真信者。第一要信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。我是未成之佛。

彌陀是已成之佛。覺性無二。我雖昏迷倒惑。覺性未曾失。我雖積劫輪轉。覺性未曾動。故曰莫輕未悟。一念回光。便同本得也。

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。彌陀是究竟佛。性雖無二。位乃天淵。若不專念彼佛。求生彼國。必至隨業流轉。受苦無量。所謂法身流轉五道。不名為佛。名為眾生矣。

次要信得。我雖障深業重。久居苦域。是彌陀心內之眾生。彌陀雖萬德莊嚴。遠在十萬億刹之外。是我心內之佛。既是心性無二。自然感應道交。我之苦切。必能感。佛之慈悲必能應。如磁石吸鐵。無可疑者。所謂佛念眾生如母憶子。子若憶母。如母憶時。母子歷生。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憶佛念佛。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。去佛不遠也。

具如上真信者。雖一毫之善一塵之福。皆可迴向西方。莊嚴淨

土。何況持齋秉戒。放生布施。讀誦大乘。供養三寶。種種善行。豈不足充淨土資糧。唯其信處不真。遂乃淪於有漏。

故今修行別無要術。但於二六時中。加此三種真信。則一切行履。無煩改轍矣。倘欲捨此度門。別商元妙工夫。則諸方宗匠如林。剎竿相望。正可隨處問津。不須投足茲社。若果名心永盡。素願攸同。時節因緣。幸常集會。依稀蓮漏。仿佛籃輿。今古如斯。遺風未泯。庶他生為親近之津梁。即此世為助發之資具。願交勉焉。

一念佛三昧。其來尚矣。自遠祖崛起廬山。肇興蓮社。六時淨行。遂成千古芳規。雖曰功高易進。乃末世行人罕獲靈驗。良由信願不專。未能導其善行。以要歸淨土故也。今既廣邀善侶。同修淨

因。若非諦審發心。那知出苦要道。凡我同人與斯法會者。須具真實信心。苟無真信。雖念佛持齋放生修福。祇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。當受樂時即造業。既造業已必墮苦。正眼觀之。較他一闡提旃陀羅輩。僅差一間耳。如是信心豈為真實。」

那麼截流大師說，他的原話是：「念佛三昧。其來尚矣。」念佛三昧這個法門的由來是已久。「雖曰功高易進。」而「末世行人罕獲靈驗。」雖然大家都知道淨土法門是易行之法，這個功效很高，很容易前進，易行法嘛，所以說是功高易進。但是在這個末世，我們現在是末世，這個末世的修行人「罕獲靈驗」，很少有人得到實際的效驗。何以故呢？大師說：「良由信願不專。」就是由於信和願不專一，不專切，就「未能導其善行。」這個信願不足以引導這個善行，信願行嘛，這個殊勝的行。信願沒有力量，引導不

出這個殊勝的行。那麼這個行就是要歸淨土，就是要達到往生，信願不足這個行就生不出來。所以底下他又說：「苟無真信。」一個修行人雖然是修行了，但是假設他沒有真信，怎麼樣呢？那麼他雖然念佛、持齋、放生、修福，只是世間善人。他也念佛、也持齋、也修種種功德，他只是一個世間上所謂的善人，種的是一些世間的福。那麼大師說：他就「報生善處受樂。」他所得的果報就是來生生到一個三善道裡面，就可以受樂。底下大師說的這個很確指要害，我們到了生到這個受樂的時候，就必定要造業，看見很多人的富貴，就以吃葷、宰殺生命，這一種荒淫，種種的，造了多多少少的業。「受樂時即造業。既造業已必墮苦。」造了這些惡業，由這些惡業就引來苦果，就必然要墮到苦趣裡面去。

所以「正眼觀之。較他一闡提旃陀羅輩。僅差一間耳。」所以

這樣念佛修福的人，來生受了善報，但是受了善報就要享樂，享樂之後就要造罪，造罪就要墮苦處。所以，以正眼來看嘛，比他一闍提（一闍提就是完全不信，沒有信仰的人），這個是要受惡報的。還有旃陀羅就是屠夫，成天以殺為業，惡人哪。就這樣念佛的人，和一個闍提和旃陀羅來比，只是差一步。闍提不信佛，旃陀羅造惡，那麼來生就墮於苦趣。現在你念佛、持齋，但是你沒有正信，那麼來生就受福，受福就造業，造業還是入苦趣，這和那個闍提、旃陀羅只差了一步。一個就是來生就墮落，一個是再一次來生，下一生、再下一生，只是我們這個旅途前步後步差了一步。「如是信心豈為真實。」像這樣的信心怎麼叫真實呢？是不是。

【所謂真信者。第一要信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。我是未成之

佛。彌陀是已成之佛。覺性無二。我雖昏迷倒惑。覺性未曾失。我雖積劫輪轉。覺性未曾動。故曰莫輕未悟。一念回光。便同本得也。」

底下大師就說「所謂真信者」，有三個內容。這個就比蕩益大師講的六信容易體會一些，只有三個內容。第一就要信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這樣一個平等的心，所以叫做正信。相信我自己的心和佛和眾生這三個沒有差別，平等平等。佛的心、眾生的心、我的心這三個是平等平等，眾生也不低，佛也不高。我是眾生，我是未成之佛，那阿彌陀當然是已成之佛。一個是未成，一個是已成，但是覺性無二，就是只差一步，覺性並沒有兩樣，是平等嘛！「我雖昏迷倒惑。覺性未曾失。」我現在雖然是在昏迷之中，愚癡、顛倒、迷惑，可是覺性未曾失。我的佛性沒有絲毫的減少和損失，所

以是不增不減，沒有減。「我雖積劫輪轉。」我雖多少劫都輪轉在六道之中，可是「覺性未曾動。」覺性沒有動搖，所以是「一念回光」，就「便同本得」。只要你一念回光，認識自心，那你就同你本來的覺性無二無別，和你本得就相等、相同了。這是第一信，相信自個兒本有與佛同等的這個覺性，因此你才能夠念佛往生，成佛。是心是佛，他本來是佛呀。

【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。彌陀是究竟佛。性雖無二。位乃天淵。若不專念彼佛。求生彼國。必至隨業流轉。受苦無量。所謂法身流轉五道。不名為佛。名為眾生矣。】

第二呢，就要信雖然也是平等，但是和佛來比，還是有差別，就平等中有差別。有的人一聽說自己跟佛平等，他就不修了，無修

無證啊，那這又是一個墮落的原因。要知道在平等之中還有差別，所以天台宗呢，把佛就從凡夫也有佛性，和阿彌陀、釋迦牟尼究竟成佛的這個佛，眾生和這個佛，兩個之間的這個佛，都可以叫做佛，但是有六個差別。就是天台很著名的所謂「六即佛」，雖然是一而常六；雖然是六而常一，所以不可思議。這六個名稱就是：理性佛，名字佛（叫做理性即，名字即，說全文就是「理性即佛」，「名字即佛」），第三就是「觀行即佛」，第四是「相似即佛」，第五是「分證即佛」，第六是「究竟即佛」。我們現在的所謂就是佛，這是理性即佛。開悟的人高一些，初悟的人叫名字即佛，在第一個位次、第二個位次，阿彌陀那是究竟即佛了。就是在平等之中我們還要體會這個差別，我們佛性雖然沒有二，跟佛是一樣，可是位次呢，這六個位次就有天淵之別了，所以大師說：「性雖無二。

位乃天淵。若不專念彼佛。求生彼國。必至隨業流轉。」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心去作佛，一向專念，念阿彌陀佛，求生淨土，要不這麼去做的話呢，必然還是隨業流轉，隨著自個兒的業力流轉。這個是第二信。第二信我雖然是佛，但是現在只是理性即佛。

「次要信得。我雖障深業重。久居苦域。是彌陀心內之眾生。彌陀雖萬德莊嚴。遠在十萬億刹之外。是我心內之佛。既是心性無二。自然感應道交。我之苦切。必能感。佛之慈悲必能應。如磁石吸鐵。無可疑者。所謂佛念眾生如母憶子。子若憶母。如母憶時。母子歷生。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憶佛念佛。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。去佛不遠也。」

這個第三呢，就是要信我雖然是「障深業重。久居苦域。」

可是「是彌陀心內的眾生。」我雖然業障很重，我在這個苦趣裡，我在娑婆這個苦的世界裡頭，可是我是彌陀心內的眾生，我並不在別處，我就在彌陀的心內；彌陀雖然是萬德莊嚴，遠在十萬億刹之外，但是是我心內之佛，所以我是彌陀心內的眾生，彌陀是我心內之佛，彼此互含互攝，如水中摻了牛奶。那水和牛奶，牛奶是水中的牛奶，水是牛奶中的水，互含互攝。「既是心性無二。」既然彼此的 心性不是兩個，自然就感應道交，互含互攝嘛，就感應迅速。「如磁石吸鐵。」佛是磁石，我們是鐵，這就感應道交，磁石自然就吸鐵呀。所謂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。」所以這個大勢至菩薩說我們念佛的人，就是憶佛念佛，「現前當來」，現在和當來必定見佛！去佛不遠。這就是第三，第三就是信我們跟佛是水乳交融，主要是我們念佛就感應道交，佛這個極樂世

界，佛在那就如大磁石吸引我們都得往生。

【如上真信者。雖一毫之善一塵之福。皆可迴向西方。莊嚴淨土。何況持齋秉戒。放生布施。讀誦大乘。供養三寶。種種善行。豈不足充淨土資糧。唯其信處不真。遂乃淪於有漏。】

大師說：「如上真信者。雖一毫之善一塵之福。皆可迴向西方。莊嚴淨土。」一毫，一點點的福、一點點的善，都可以拿來莊嚴淨土。「何況持齋秉戒。放生布施。讀誦大乘。供養三寶。種種善行。豈不足充淨土資糧。」你要不具這三種信，那結果是再來一生就要墮落了；你如果有這樣的信的話，都可以迴向淨土，哪怕一點點，都是淨土的資糧，何況你還能夠做種種功德。「唯其信處不真。遂乃淪於有漏。」這句話是非常深刻，就是你雖然念佛，唯你

所信的地方不真。有的人頭一個就不相信自個兒具有佛性，不相信是心是佛；第二個就是說雖然相信了是心是佛，但就不肯去是心作佛了；第三個就是雖然相信我還可修，但是有種種疑惑，就我這樣還能行啊？我還不是佛，我怎麼能夠得到往生？修修來世吧，修得一個死得痛快一點吧。所以這樣一來，信處不真哪，他就淪於有漏。你的功德本來是無漏的殊勝的法，就變成有漏的了。佛法如甘露如醍醐，可是你用的容器來裝的時候你是個漏器，那還裝得滿嗎。

【故今修行別無要術。但於二六時中。加此三種真信。則一切行履。無煩改轍矣。】

所以大師底下說了，「修行別無要術。」沒有別的東西，「但於

二六時中。加此三種真信。」就在一切時間裡頭加上這三種真信。「則一切行履」功不唐捐。這一切的修行都必定有殊勝之果。這個是截流大師的一段開示勸發真信。

「今時淨業人。終日念佛。懺罪發願。而西方尚遙。往生弗保者。無他。愛椿未拔情纜猶牢故也。若能將娑婆恩愛。視同嚼蠟。不管忙閒動靜苦樂憂喜。靠著一句佛號。如須彌山相似。一切境界。無能搖動。或時自覺疲懈。惑習現前。便奮起一念。如倚天長劍。使煩惱魔軍。逃竄無地。亦如紅爐猛火。使無始情識。銷鑠無餘。此人雖現處五濁之鄉。已渾身坐在蓮華國裏。又何待彌陀授手觀音勸駕。而始信其往生哉。」

第二段呢，我們還引截流大師的話。這個就跟願有關，勸大家

不要留戀娑婆，拔斷這些情愛。我們現在還是讀大師的原話：「今時淨業學人。終日念佛。」現在淨業的學人整天念佛，「懺罪」，懺悔，「發願」，「而西方尚遙。往生弗保者。無他。」蓋「愛椿未拔情纜猶牢故也。」整天念佛、吃齋、懺悔、發願，可是西方仍然很遙遠，往生也沒有保證，難保啊，難保準能往生。何以故？沒有別的，就是因為什麼呢？因為「愛椿未拔」，這個愛，這個情愛像一個樁子，這個驢、馬都立個樁子，就把它拴在那兒了，我們人被這個情愛拴住了，像一個樁子一樣；像「情纜猶牢」，船有一個纜就把這個船捆住了，情就是這個纜，使我們這個船不能在海中縱橫，就是情愛這兩個字，所以愛不重不墜娑婆。種種的貪愛，愛夫婦的恩愛、愛兒女、愛財產、愛功名富貴、愛自個兒的這些個設備、電視機如何如何，這一些東西放不下。那麼這樣嘛，你留戀娑

婆你這個想極樂的心就不切了。大師說：「若能將娑婆恩愛。視同嚼蠟。」對娑婆世界的這些恩愛，覺得真是味同嚼蠟了。那麼這樣的話，你就「不管忙閒動靜苦樂憂喜。」不管你是閒還是忙，還是在動中，還是在安靜，有苦樂，憂、喜種種，就怎麼樣呢？就「靠著一句佛號。」就靠這一句佛號，這一句佛號而且綿密不斷，「如須彌山相似」，一切現境，無能動搖。所以這個就是說，要把這個情愛都看淡了，它就味同嚼蠟了，你這樣才就肯專提這一句佛號了。那麼這樣的人呢，果然能這樣的話呀，那雖然他現在是在五濁之鄉，已經是等於在極樂國裡頭了。這是我們第二個勸修。

這個就指情愛這一切是束縛我們的。總之留戀世間這一切，這一切都捨不得，放不下。這一些放不下，現在都放不下，臨終能放得下嗎？臨終放不下的話，你這個往生的願到底哪個重啊？所以慙

山大師有這個話：你情愛心不斷，你雖然用功，可是在你臨終的時候，這個心它真哪！這個心就要產生作用。那麼你就是往生的願不切了，往生之願不切，這信願行就三缺一了，這個香爐就要倒了，兩條腿不行啊。所以這第二勸，他這個話我們看來就是勸願。這是第二點，就是信願行，這第二點。

【淨心居士問憨山大師云：念佛不能打成一片，如何是好？請大師開示！憨山大師云：修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，生死心不切，如何能念佛成片，而且眾生無量劫來，念念妄想，情根固蔽，今生出世，何曾一念痛為生死，日用念念循情，未嘗反省，今欲以虛浮信心，就要斷多劫生死，所謂杯水救輿薪之火，有是理哉！若果為生死心切，念念若救頭燃，只恐一失人身，百劫難復，要將此一聲佛

咬定，要敵過妄想，一切處，念念現前，不被妄想遮障，如此，下苦切工夫，久久純熟，自然相應，不求成片而自成片，此事全要自己著力，直須勇猛精進，更莫遲疑也。」

第三呢，我們引憨山大師的話。憨山大師是明朝四大高僧之一，這個是他回答人的問題。有人就問為什麼念佛不能成片？憨山大師的回答這就是「行」了，比如念佛，這是「行」。雖然有人常常來討論這問題，就老是說我要用什麼方法，我老是回答不是方法的問題，從這就可以看出來了，這憨山大師的回答。這一切都不是方法的問題，這個憨山大師說：「修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。」修行中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？生死心要切。生死心切是佛教的一個術語，就是說要痛念生死，知道這個生死問題嚴重。這個生死不等於說我今生要死，今生要死了，但死後他不完嘛，所以有六道輪

轉，有無量的生死。這生死是苦啊，生也是很苦。生老病死，生了之後就要有老；這生的過程中就會有病；他壽命終了就要死；死了之後又生，無窮無盡的這個生老病死。生的時候往往太小就忘了，但是病大家還是體會過的，是不是，老、病這個苦，但是一切都沒有死苦。死，如這個活的烏龜，把它的殼子剝掉；如那個活的牛，把它的皮剝下來；就所謂風刀解體，這個痛苦，苦不可言哪，這還不是僅僅一次的事情，這是無量次的要受這個。你本來是佛，可是你顛倒了，你在虛妄之中，很冤枉的受這些苦。你不了怎麼辦？如果死了就完了，那倒也省事了，但是他不完哪。不但是這樣，而且你自個兒無量劫來所有自個兒的眷屬，也同樣的在這個生死苦海中輪轉。我們是人道，是三善道，而有好多自個兒的父母眷屬現在轉到三惡道裡面去了，那就是多少劫多少劫無窮無盡的受苦啊，在地

獄中苦不可言哪。所以生死之苦癥結在這兒，所以必須這個心要切！知道這個無常，一切都在變化，尤其老年人日子又恐怕不多了，就剩下這一點點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，所以修行第一件事就是生死這個心要切，痛切，要感覺這個生死嚴重。所以印光大師就把一個大的「死」字寫在床邊前，天天看著它。「生死心不切，如何能念佛成片」，大師說：你這個生死心要是不切，你怎麼能夠念佛成片呢？

「而且眾生無量劫來，念念妄想」，眾生多少劫以來，一念一念都是在妄想之中。你的情根，這跟前頭一樣，你感情的那個根，「固蔽」，很堅固啊。它障礙一切，過去是如此，那麼今生呢？大師說：「今生出世，何曾一念痛為生死」，過去生生世世都是情根，都是入生死的，就說今生吧，今生你雖然表面上是個修行人，

你何曾有一念是痛為生死啊？大家可以自個兒反躬自問，想一想有沒有啊？只「日用念念循情」，在日用之中，在一切之中，這一天一天過日子裡頭，是「念念循情」，一念一念都是想到情。自己要怎麼把屋子布置得好一些；自己怎麼得點好名譽；自個兒怎麼為兒女做些事情，還有一些要恨人，種種的都是情，情念。在日用之中，起心動念，念念都是在情裡頭流轉。「未嘗反省」，沒有反省，沒有覺悟。「今欲以虛浮信心」，這樣虛浮的一點信心，我相信有阿彌陀佛，有極樂世界，我願意往生，這是個信心，這個信心是虛浮的！你那種情念是真實的。拿這樣的虛浮的信心，就要斷多劫生死，你多劫來的生死心，念念循情，你現在就有這麼一點很虛浮的信心，你拿這樣的一點虛浮的信心，就要來斷多劫的生死，慙山大師說了：「所謂杯水救輿薪之火」，你這一車的柴禾要著起來

了，你這個功德、你這個修行，只是一杯水，杯水車薪，這能解決問題嗎？「有是理哉！」有這個道理嗎！

所以大家有許多人就是還埋怨，你看我這個火，我都澆了水了，火還這麼著，你也不想你這只是一杯水呀。「若果為生死心切」，如果真正是生死心切，「念念若救頭燃」，如頭髮著了火一樣，那麼樣的專一，不要讓人身一失，就萬劫難復了。要將一聲佛號咬定，就是靠這一句佛號，咬定！一念跟著一念，定要敵過妄想。不是隨著這個妄想去流轉，我就是一句佛號老現前。如果一切處念念現前，不被妄想遮蔽，「如此，下苦切功夫」，這麼樣去下一個苦的、切的功夫的話，「久久純熟，自然相應」，久久就純熟了，自然就得到相應，「不求成片而自成片。」你不要去求成片，自然就成片了。所以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很難，先要成片。所以念

不到一心不亂，還是可以往生，如果能念到成片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一個是《阿彌陀經》講這個是一心不亂，念不到一心不亂還是可以往生；你要不能一向專念，念佛念不成片，那就難了。所以就是說，你要若能像上邊〔講的〕生死心切，你不求相應，就自然相應了，自然成片了。

二、紀念某居士往生極樂

(1985年12月)於北京蓮華精舍

(編按：此講是黃老於1985年12月，在北京蓮舍，為紀念身邊弟子的老母親往生極樂所作的開示。)

這也是我們這個法門很吉祥的事情。在這個同修之中，Y家的老居士念佛往生了。那麼近年來就傳，聽到好些說法，這老人家身體和腦力有些衰退，動脈硬化。當時我就問，我說：「還能不能念佛呀？」他說：「能哪。」「能，那就不要緊了。」那麼最近更聽到大家很讚歎一些好的情況，就說對於世間本來大家都常常很掛

記，好像是老人家對於這個兒孫哪，來來去去啊，牽掛呀，總有一些囑咐，總要問問這個，問問那個，那麼最近這些事兒都沒有了，就是在那兒念哪，而且見著人就是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」。老八還說：「我都慚愧了，我早上走看見她在那兒念，回頭回來有多長時間了，老人還在那兒念哪。」

所以這一些就是什麼呢？這就是因。天下事情都有因才有果！所以殊勝的因，她這個就可以把一個壞事變成大好事。你本來說老了之後，衰老了，腦子有些衰老了，這些能力有些減弱了，這本來是壞事，但是如果肯念佛的人，她這很純，她就別別的讓它簡化了，自動地就簡化了，就是這一句。這就成了一種很殊勝的法了，這個事就變成一個大的好事啊。那麼這樣嘛，單純這麼念，而念得很長，別的不牽掛了。

所以這個淨土法門，你看著是這樣，它這個裏頭，是一個暗合道妙。別的圓教的法都需要開悟才能修，至少有個解悟，就先悟後修，不然就成了盲修瞎練了。那其他的法你無所謂了，像小乘的法、別的法，那你就先一點點修去吧。圓教的法，譬如像天台、華嚴種種，這都是先悟後修。你談不到修啊，你不悟你修什麼呀？你根本不認識路，你怎麼走啊？所以先悟才能修。

那麼這裡就是淨土法門，當然是跟密法一致的。有很多人看著很愚蠢，腦子很簡單，但是他的用功很得力。它就是在你信心堅固，你就這麼一句接一句念，這個可不能小看啊。它是愈高的法就愈簡單，不是必須要種種的觀想、種種的手印，種種的，要背很多的文字，很長啊，要念誦很多，這才叫高深。不是啊，愈簡單者愈高深，愈簡者愈殊勝，所以咱們中國的經，中國最高的學問叫《易

《易經》。《易經》就是容易的易，就是簡易，簡則易知，易則易行。所以一切學問出於《易經》，但是《易經》就是「簡易」兩個字，不是搞繁瑣哲學。越繁瑣越複雜，有的時候就越支離了。

就這麼一句，這一句就蕩益大師說的：「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。」你念這一句的時候，你就完全攝集了佛的一切功德，成了你自己的功德。所以蕩益大師他這些話啊，你這正當念時，這個就是從佛號裏的功德入……，而實際它各個方面都是如此。因為這一句佛號就是佛萬德之所成就的，因此你念這個名，這個名字中它就有佛的萬德，你既然念在這裡，心就在這上頭，那麼佛的萬德就成了你的萬德了。

再有，你在念的時候，心中別無所緣，沒有再想到別的了，所以在這一段的時候，你就可以體會得比較深。古人說你沒有開悟之

前，你應該是什麼呢？叫「如喪考妣」。這話早跟你們說了，恐怕體會得不深，今天你們體會就要深一點了。平常應該怎麼樣？就好像父親母親剛死那樣。如喪考妣是什麼味兒？老九就念的很好。她頭一天來找我，她平常就念不到這樣，她這進步不小，她神氣也變了。在她這個時候，你還心裏想別的吗？我說許多別的事情，這個時候……這個就在眼前嘛，這一直是我們都靠著老人家把我們撫養起來的，今天就長別了，所以這個時候你還想著去看什麼節目啊？還想著我這個加薪不加薪哪？還想著我那個同事他說了兩句風言風語呀？全沒有了！自然就沒有了！你這個時候，就是現在我這個妹妹，她沒有信心的人她也覺得，想到自個兒母親死了，她怎麼辦呢？那只有念佛之外，別無其他的辦法。你有信心的人，現在就要這一句真正能提得起來，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啊，要來報答我母親的

這個恩哪。要幫著舉行一次最有效的幫助，所以也就說這如喪考妣。

你念的時候呢，就是這麼一句跟一句。一句跟一句是什麼呀？這就是《金剛經》高的境界。《金剛經》最高的境界是什麼？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那這須菩提問了，須菩提是佛弟子中智慧第一，所以他問的問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，善男子善女人他已經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了，發了菩提心了，那就應該怎麼辦呢？還有些個私心雜念，就如咱們所謂的妄想，這個是非心，這應該怎麼去降伏它？那我所發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這個覺悟的心，如何能在這個地方常住？這個問題就這個問題，「善男子善女人發阿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」我應該怎麼去住，怎麼去降伏啊？他這個心就說了兩面了，不然你這一看，

好像怎麼住，怎麼又降伏？二姐剛才這個問題也在裏頭了。他心裏頭兩面嘛，咱們不是在二之中嗎，有個非心，就是咱們的妄心。我們發了一個覺悟的心是好的，怎麼能讓這個心能夠常住？怎麼能使這些個妄心，私心雜念等等，能夠得到降伏，得到克制？那麼就答復這個問題，怎麼住？怎麼降伏？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你那個心要生的話，在無所住就生了這個心了。凡是有住都是妄心，都不要，無所住；而無所住那個心朗然就出現了，所以也就自然能夠生，生機勃勃這個心就顯現了。

所以它這裏頭不是兩道事兒——我就壓一個提一個。你只要把有所住的這個心不要了，無所住就對了。但是，不要說是一般人做不到，凡夫做不到，登地以前的菩薩也做不到，就這句話。登地以前的菩薩，地前三賢位，所以這個菩薩是從十信以後，別教的菩

薩就分十住、十行、十向、十地，還有等覺、妙覺，四十二個位次，對應於四十二品無明。無明要分四十二品，破有四十二個層次，所以我說剝筍皮是剝不盡的，要慢慢，且得剝哪。大家都剛一點〔就〕覺得「哎喲，我……我……」，你別忙哪，不是筍心呢，早呢。其實無明還沒破呢，有四十二品無明。所以地前三賢他就是無明沒破（別教的），他不能無住生心，他要就不就有住，要生心時，有住；要無住呢，就不能生心，他這要交替，所以要登地菩薩才能做得到的事。

那麼念佛呢，念得你真正單單純純了，別的都沒有想了，只有這一句在念著，就連能念跟所念〔都沒了〕。我們在那天念的有一段就好像跟流水似的呼嚕、呼嚕、呼嚕……。這個念就是這樣，你念得很清淨，沒有別的了，就像流水這樣。再清淨就什麼是「能」、

什麼是「所」都不可得呀，可是你這一句佛號清清楚楚，你一句接著一句，生生不息，心還是生的。生了之後可是你心住在哪兒呢？你無所住啊，就自然就念了，所以無念而念，自自然然就念，不要你起個心「啊我要搞個什麼，我才能搞得成。」這就是有為法。不用你起心，不用你安排，自然而然，自然而然，自然而然，就這樣了，所以這當時你就達到地上菩薩的地位了。而且，還講這一句話，「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」，因為這不是一句普通的話。釋迦牟尼佛教他一個徒弟念「簸箕」，因為徒弟太笨，教他什麼他都不會，他也成功了。那麼我們就比這個念簸箕又不同了，念簸箕「雖」也可以達到無住生心，但現在就是說，他就是亡了能所，老念這一個，但是他不能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。因此在你念佛念咒的時候，念到你什麼都放下，只剩這一句的時候，你當下就是本尊

哪，什麼也不缺少！當然，你不念你還不是。念，你念得私心雜想很多，還是很有功德，那就比那個念得非常清淨的又有差別。她這個是非常清淨什麼都沒有，所以她這個就是一個極殊勝的。所以老人家呢，你看她這個並不是需要讀很多書，就單純信心很純篤，別的東西都能放下，提起這一句。而且殊勝的因緣啊，是不是啊，生了十個孩子，那麼，大家現在回報母親也很好嘛。

那天我還說，這是楊某某告訴我的，他說：「一圓桌吃飯哪，吃飯之後，大家小孩吃的菜、米飯掉得桌上都是，那老太太拿個掃炕笤帚（當然不是掃炕的，就是掃這桌子用的），就把大家每人桌上的都掃在一塊兒，反正夠一碗，有菜有飯，自個兒就吃這碗飯。」所以這賢母啊。一方面自個兒很刻苦，帶大家，一方面給大家的教育，種種的，所以大家都能信佛。這都是因哪，所以因，多

方面的。這個往生的因呢，那就在於自個兒最後這些念佛，這就是很殊勝的一件事情。

從這個地方，再給大家說一件事兒，大家可以體會的很多。這最近香港新出的一本書，剛剛別人給我寄來的。這個是大光法師記錄的，在香港的大光法師（他是倓虛的弟子），他師父說他這一生，兩厚本，倓虛他的一生。他是諦閑老法師傳法的徒弟，當然傳法徒弟不止一個，他是其中之一。那麼這裏頭有好多也關於諦閑老法師的事情，所以我這兩天，天天都是修了法之後上了牀，差不多兩點來鐘才睡覺，就在看，看這個書，裏頭有一段也是很動人。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用功，沒有誰叫不行啊，它這裏頭說的一個事兒，這個事兒很能夠說明問題。

這個人的法名叫做「持律」，行持的「持」，持這個律，

「律」是戒律，法名叫持律。大家給他個外號叫「曬蠟法師」，曬這個蠟燭，這個事兒也很可笑，但是很深刻。他這個人就是咱俗話說的缺心眼兒吧，就缺心眼兒的人，在金山寺。金山寺很有名，大家唱戲都知道水漫金山寺，他在金山寺。是個禪宗的道場，現在還有，現在也都恢復了。在民國初年時候在金山寺，他在那兒管什麼？管香燈，大殿上管。在廟裏的和尚不是都不做事兒，人人都有職務，你到廟裏去住，都有派你個職務。所以那天有的人說「我什麼事兒都不管，我單念佛」，這個是不合乎實際的。這種情形很少，那特殊情況可以。一般，你是真的不受請，有時候要打香板的，廟裏規律很嚴哪。虛老那時候就挨過板子啊，哈哈……挨板子，人家就要派你職務，那不能無組織、無紀律。

他管香燈，到了六月六廟裏曬經，過去北京廣濟寺也曬，拿

了多少經出去曬。有多少人來，都接，好像接一接經都是很好的，把經傳出去曬，曬完再搬回去，這要人很多才做得了這件事兒。曬經的時候，別的和尚把別的東西也拿出來曬，一個小和尚小侍者就開這個持律法師的玩笑，知道他缺心眼兒，說你管那麼些蠟，你蠟不拿出來曬一曬啊。他說：「這個要曬麼？」「可不是，你不曬都長霉了。」他就拿蠟，一罈子蠟，到廟門，一根一根的戳那兒曬。那南方六月天，這一曬，中國老式的蠟，那不就都曬化了嗎，蠟燭都流出去了，他也不知道，到了下午他收，合上攤子收嘛，都剩下蠟燭芯兒了。他以為就是應該這麼曬，……攤著個蠟，那個蠟慢慢地……太陽過去了也就又結著一塊一塊了，他把那蠟也擱回去，放罈子裏。

晚上維那就叫點蠟呀，這晚上還要做功課呀，這蠟燭臺上一個

一個又插上蠟燭芯兒，就給擺上去了。那個維那就是管儀軌的，他是打法器的，也是一個知事僧，在廟裏頭相當有地位的了。他說：「你那一罈子好蠟怎麼變成這樣了？」他說：「我就曬蠟呀，我曬了就成了這樣了。」他以為是很當然了。這個維那就很生氣，就想打他一頓香板，你把廟裏東西給破壞了。後來想這人太糊塗，他也沒有打他，打他也沒用。第二天就跟他說：「你這個人哪，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，你在我們金山寺參禪，跟管香燈，發揮不了。你這樣的根器，你去寧波吧，寧波觀宗寺〔註二〕諦閑老法師在那兒教大家學教，那兒你才可以有發揮。你有大智慧，你應該走這一條路。你去了之後，將來你要當法師，你要講經，我來給你當維那。」旁邊人一聽，說這就是下逐客令了，不要他了，他聽不出來，他以為是真的。別人說：「好好好，那你就去吧，那就幫你弄鋪蓋。」那就

把他送走了。

他就跑到了寧波〔註二〕，跑到了觀宗寺，在門口見到那個知客，人家一問，他說，我是從哪兒哪兒哪兒來的，大家都說我是有智慧，那維那說你去當了法師嘛，你可以宏範三界。宏是「宏大」的「宏」，範是「示範」的「範」。宏範三界，就是在三界，在自然界你都可以做模範。他的水平很低，所以說這些說什麼呢？就說他的出發點你要知道，就是這麼傻，就這麼的文化水平，他說：「混飯三界。」「混飯吃」那「混飯」，混飯三界。這一聽，來了這麼個人，但是他不敢輕慢他，因為諦老有話：「凡是到我們這兒來學的，不管是什麼人，都不能輕慢他，都應該很好的接待人家。」這個知客想把他趕走，或者是罵，挖苦他兩句，好像「你這個簡直不是材料」，這話他不能說，這違反他的紀律，他報告諦老。諦老

說：「好，你叫他來見見我。」

見到諦老還是這套話。諦老一想「唉，什麼人我們都不拒絕啊」，把他留下了。就給他很多勞動任務，管廁所、管什麼什麼，他都做得很努力。他那時候三十了，抓著空就學，因為這個教下不像禪宗，禪宗都打坐，都坐禪，不念經、不念咒、不念這些。教下這個廟裏頭有做功課，有五堂功課，他在幾年功夫之內，就把這五堂功課都學會了，都能跟著上殿，什麼都會了。這他還不滿足，他要學，他就學《楞嚴》，學《華嚴》。也是一天背幾行，可是他不懂啊，不懂他這辛苦啊。諦老後來告訴他，讓他背那個帶註的經。你想，《楞嚴》就是十卷，就這麼一摞，那個就白文就夠背，這背帶註的你想。

那麼他幾年功夫，這兩個註他也全背下來了。全背下來之後怎

麼著呢？他就很熟了，全熟了，懂了。懂了之後，他還能講，而且就好像得了語言三昧一樣，講得非常地好。所以他這個就是很了不起啊，他這就可以什麼呢？先是分座，副座，後來他就可以代替諦閑老法師講大座。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，這一種飛躍，完全是超乎……。

這個教呢，很深哪，這如海呀。諦老是全國第一個人哪，就這麼一個缺心眼的人就在這個二十年的努力，他就能夠代替諦老，諦老到南京去說法的時候，有的時候他就代講。代講的時候大家要請法師，香花迎、香花請，請法師找不著，一看他怎麼著呢，他在那廚房洗碗呢，他沒有忘他那些個勞動。那麼趕緊就把他這個換換，就披上大紅袈裟上座，大紅袈裟不是普通人能穿的。上座講完經之後，大紅袈裟一脫，他又去穿上那個髒的衣服，又去洗碗去了。

這就傳到金山寺，他們都聽說，他真講經了，哈哈哈哈哈。那個

維那真去給他當維那，實踐了他的話了，「你當到了法師，我來給你當維那」。那麼他就在南京圓寂了，諦老非常惋惜！那個倓虛給他記載就說，他往生了，瑞相甚多，可惜他沒有詳細記，他說瑞相很多。結果這個人就這樣往生了。

這個裏頭我們說他這個事兒，是怎麼可把他跟你們老太太聯繫起來啊？你們老太太也是腦子好像有些衰退啊，不礙事。這個人這麼缺心眼兒啊，所以管他叫「曬蠟法師」，他是個大傻瓜嘛，這一個大傻瓜有這麼樣的大成就啊！諦老是近代全中國三大高僧的頭一名，諦老講經的時候，有時候就入定，出了定之後，從舌頭裏頭長出一朵蓮花來。所以佛法這些事情，有人聽了很不容易信，他這都是事實，這沒有一點……佛教不講究有一點浮誇呀。

現在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，是很多很多，世界上各國都很多，

中國外國都很多所謂奇異功能等等。就前不兩天，北京出這麼一件事嘛。這個小孩，幾歲的小孩，九歲的小孩他就有奇異功能。某某拿出自個兒一個名片，撕撕撕，撕成一點兒一點兒的，給另外一個人。另外一個人擱在嘴裏嚼，把那個名片給嚼了，嚼成一個紙疙瘩。把這個紙疙瘩給那個小孩，而到他手裏頭，原來的名片。這一些事兒，我們就是不以為奇。這什麼叫成、什麼叫壞？你以為這一咬，這張名片就壞了，它壞了怎麼又能恢復？所以這一切都是……，所以愛因斯坦都懂得這時間和空間都是我們的幻覺。時間和空間都是幻覺，那就沒有一樣東西不是幻覺了。既然都是幻覺，這個名片撕了又出現，也就都無所謂了，就平常了嘛。

那麼這個事情說明什麼呢？說明這個世智辯聰不是好事。世智辯聰是八難之一，八樣事情是難的。你生的地方根本不聞佛法，

這是一個難；你是啞巴、聾子、瞎子都很難，那有神經病也很難，這不好幾樣兒了嘛。世智辯聰是其中之一，你很聰明、很伶俐、很多有招啊。所以這個倒過來看，世智辯聰是八難之一。像這樣的一個持律法師，腦子這麼簡單，以致他這麼愚蠢，但他就是這個心很專、很純，他沒有別的，他就這麼信淨土得到往生，所以證明就是佛法不虧人哪。

那也就說明什麼呢？說明我們也須要在這個用功上從這種純樸……所以直心是道場。什麼叫直心？就直起直用，沒有好些那許多曲曲折折的，種種的算計、推算，有種種的策略，種種種種的，在世間法上有時候這樣的社會你不懂得不行啊，但是在佛法上全都相應。你最純正，信就信得很踏實，就老老實實，就這麼費勁的，能夠這麼樣子，就真是毛毛蟲變蝴蝶了。原來那種笨真是一個

小爬蟲啊，最後能夠登大座講《楞嚴》，當然講經的還有很多，因為他是替諦老講經啊，那個就不是一般講經的和尚可以去比的了。

這就說到這兩個都是淨土往生的。剛才還說到李西源的兒子，他生病，很年輕死了，最後懺悔，都往生了，所以這些都說佛法的不可思議。

那麼我們學習修淨土到底是取法乎上，還是取法乎中？我們要知道這個淨土法門阿彌陀佛，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一切世間，什麼算世間？當然咱們這個人世是世間，不但人世是世間，這個上頭的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還都是世間，六道嘛。而不但就說到這兒，這個聲聞、緣覺，以至於菩薩，還有無明沒破盡，那還沒有完全出世間嘛。他說這個淨土法門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所以《阿彌陀經》十方的佛都稱讚釋迦牟尼佛能給大

家說這個法。所以《普賢行願品》：願我臨欲命終時，盡除一切諸障礙，面見彼佛無量光，即得往生安樂剎。普賢菩薩是菩薩中的第一位，他的行願品裏頭他求生極樂世界啊。文殊更妙了，文殊就把一樣的這四句話，經上那個普賢的是七言，每句是七個字，文殊菩薩就是每句是五個字，一樣的話：願我命終時，盡除諸障礙，面見無量光，往生安樂剎。一模一樣的話，所以誰還能比文殊普賢再高啊？文殊普賢尚已求生極樂，那我們求生極樂還能說是中法嗎？這是一個最極圓頓之法。但是它妙就妙在這兒，它普被到一切，所以上等到文殊、普賢，你也不用埋沒，不屈才啊，下至，以至到動物，念佛都能往生。

而且紅教的法這特點，特別重視淨土。這個蓮花生祖師就是（彌陀是法身，觀音是報身，蓮師是化身）彌陀和觀音的顯現。所

以人家問諾那祖師，最穩，成就最快是什麼法？他頭一句話就彌陀大法，再有就是明白自心（禪宗的開悟），那事實也就是這樣。這個諾那祖師特別強調，他說修任何本尊，都不能不兼修西方淨土。因為最近他們要這個書，要這個書我就沒有了，我就做了個卡片，把諾那祖師這些重要的話，我都把它摘錄下來了。這就是裏頭的話，「你修任何本尊，不可不兼修西方淨土。」所以現在修密的人，這一點要重視。諾那祖師也說，千佛萬佛不離阿彌陀佛。

這個密法講究所謂的「大悲為根」，我們要有個根本，什麼是根本？悲心是根本。阿修羅也有很大的神通，他也很能幹，他很厲害，他就是缺少悲心哪。所以《普賢行願品》裏頭有一段講得很好，必須要有悲心，必須要从眾生出發，所以大悲為根；「菩提為因」，有因有果，什麼是因？那菩提才是因，覺悟啊，要有一個覺

悟的心做因；第三句比較難懂，「方便為究竟」，什麼叫究竟？你有一個最殊勝的救生方便，才是你的究竟成就。你只是想度眾生，你所用的法子誰都用不上，你這個度生是怎麼樣？這不落空了嗎？還能度眾生嗎？你說我要叫大家都明白，你給人家一講，講的誰也不懂，那你給誰解決什麼問題啊？所以就要有一種最殊勝的、最方便的办法，能叫人懂、能叫人修、能叫人成功！這才是究竟的成就，也就是你的大悲、你的大智慧、大威德的具體表現。

我要大慈悲，我要大家得到好處，你自個兒要得到好處才算。你只有一個空的願望，只有個主觀願望，沒有效果，你這不變成空頭的了？你有大的智慧就有大的、好的辦法嘛，是不是，你能契合群機，了解到一切，方便善巧啊。你沒有這個度生的方便，什麼叫你的智慧？你的智慧又老幾？對大家有什麼好處啊？你就是這樣

的，那個成就的是你大的威德嘛！你能讓大家都乘著這樣的法門、這樣的國土，就是凡夫這樣的水平，剛才我們說的那個曬臘法師，他那個水平也不是高啊，是吧；你們這個老太太要不是淨土法門，能按這個……最後也沒有吃素，教下也不是懂得很多經典，是不是，要沒有這種特殊的法門，持戒也很不夠，學教，懂得經典也還是剛剛開始，如何能夠出得了三界啊？就出了嘛！這為什麼呢？就這個究竟的方便，極不可思議！極不可思議就是無限大！這是個無限大。我說一切的什麼東西讓無限大一除等於零，你那些個障礙，過去那些業力什麼等等等等，我這個無限大一除，你那等於是零，不能為礙，這些個不利的條件，不能跟它相比。除就是比啊，你這不利條件跟我這念一句的功德不能相比，這一點你必須得相信。所以念和不念，這個事兒就是……。所以它這個是極圓、極頓的法

啊。

今後的社會就是一天比一天忙了，人所要學的東西一天比一天多了，掌握的知識也是多了，任務也是繁重了，還想跟過去似的住山洞閉關多少年？老十倒很孝順，他說他要閉四十九天，我說你不現實啊，現在你哪兒能閉關哪，是吧。我說你只要把這四十九天扯，扯長了吧，一天幾個小時，現在他這麼做了。所以像過去閉關，密宗閉關十二年，再閉關十二年，再閉關十二年，過去那些大祖師，密宗這些當阿闍黎的這些，沒有不閉關十幾年的，這就很難了嘛。但是淨土法門呢，究竟的方便，你十念都可以嘛，像那明真老法師在法源寺，他就修十念法。

而且你一往生之後，你生的還是凡夫，是凡聖同居土，這個凡聖同居土它跟上三土是圓融的，不是割裂的。這老五他問，他說：

「這個三根本，是不是我就修本尊，就是三根本都有了？」就是這樣，一法就是多法呀，不是說一定花一定時間修上師，花一定時間修本尊，花一定時間修護法。那麼做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好不好？好啊。但是不一定非得那樣，圓融的人這一個法就是一切法，豈但是三個法，什麼法都在裏頭。不但是三根本，什麼什麼禪定，什麼什麼學教、參禪、持戒，一切的萬行都在裏頭，六度。

那麼總體來說，一法即是多法，一句彌陀就是萬善的總持。今天我修改我的這個《大經解》，修到後頭的一個願：他方世界聞我的名字的，就得到清淨、解脫、普等這三昧。這兩個都是日本人，一個日本人就說這個「清淨解脫三昧」就是「念佛三昧」，另外一個玄一，他把這個「普等」解釋為，說這個「普等」就是「念佛三昧」。他根據《文殊般若經》，文殊說：你念一個佛，你這個就是

無量無邊功德，就是等於無量無邊的佛。所以這是一多相即的意思，一它就是多。

那麼過去我就註到這兒就完了，這個裏頭有點矛盾哪，別人一看說這裏怎麼回事？前頭這兩個也是「念佛三昧」，第三個也是「念佛三昧」，這兒怎麼回事啊？我今天加了幾句話，我說《會疏》把這個清淨跟解脫三昧作為是「念佛三昧」，玄一是日本人，他就又以這個「普等三昧」為「念佛三昧」，我們要是猛一看，不這好像挺矛盾嗎？我就等於給他做一個解釋，我說這個「念佛三昧」稱為「寶王三昧」，寶貝的「寶」，帝王的「王」，「寶王三昧」。它有一切三昧的功德，所以它也就有這一切三昧的名字嘛，你可以管它叫「清淨三昧」、「解脫三昧」、「普等三昧」，都可以嘛。它有這一切三昧的功德，就有這一切三昧的名字。它這麼說

嘛，那這兩位日本人，一位說是用前兩個名字，另一位說用後一個名字，都一樣了。但最要緊的就是他這引證《文殊般若經》：念這一個佛，不但你就是阿彌陀佛，你就是無量無邊的佛，這一個三昧就是無量無邊的三昧。所以這個就是究竟的方便，是最殊勝的。

我就把蕩益大師《要解》裏頭的兩句話，把它做成一副對子，都是蕩益大師的話。「從事持達理持」，從這個事持，事持就是事上念，大家現在這麼念叫事上念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這不是說等於是做一件事嗎？這事上念，它有這麼一個法，這麼一個法事，就這麼念。這個道綽大師，淨土宗祖師，他就講過，他說：你們這個念佛不要管還離相不離相，不要管，你就依相專至，就有相、就有極樂世界、就有阿彌陀佛，這個大家都能好理解，你就專心就這麼至心地念，你決定往生。就是事持，從事持就達理持，就暗合

道妙。有其他的法門是明合道妙，正入無生，它這個是暗合，不知不覺，像你們老太太後來就這麼念，它就有很多不知不覺合乎道妙了，合乎無住生心的境界，所以這功德不可思議。「即凡心成佛心」，就你這個凡夫這個心就成了佛心了。我們念的時候當然是凡夫的心，但是你這個念，念是什麼意思？念的是佛號啊，這就是什麼？「是心作佛」。你拿著你的心來作佛，關鍵就在這兒，你現拿這個心來作佛了。你拿著這個作佛的心，這個心是個什麼心呢？這個心它本來是佛，所以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」所以剛才說那比丘尼天靈蓋不化，只留下四個字「心作心是」，這不可思議了。它有幾個字那沒有什麼奇怪，但這四個字是淨土宗最重要的話！「心作心是」。

到底誰是我啊？我們就要知道這有兩種根本，這個問題很重

要，所以今天這個地方我們很重要啊。阿難碰見摩登伽女，幾乎要破戒，這大懺悔，痛哭流涕，危險之萬分哪。佛就說，說你這是為什麼呢？你雖然記著那麼些經，你就不明白這兩種根本。一種什麼根本呢？就是你這無始以來的生死根本，你有個生死的根本，讓你生、讓你死，老在六道輪迴不息的這個根本。這根本是什麼呢？就是你把你這個能想能思這個心，把它當成你自己的，你把這個當作是你了。那麼這樣的話，你去修持的話，就好像煮沙子要做成好的菜飯。所以有很多人修持，他不能成佛，成到阿羅漢，還有好多都墮落了，甚至成為魔子魔孫，他就因為不知道自個兒這個生死根本，這是一個。

再一個呢，就無始涅槃，你原來就本來成佛的這一個根本。所以我們這個人人都是一樣，沒有例外，你本來是成佛的。有一部經

專講這個，叫做《大方廣如來藏經》，單講這個。它說人人都是本來成佛的，就好像你這個佛像掉到茅廁裏頭了，髒哪，什麼的，你看著簡直是……，實際上那個金子的佛像一點也沒有受損失，你原來是成就的。這個大家不知道，信不及啊，然而把這個妄心，這個能攀緣這個心當成自己了。

所以我們要學《楞嚴》就是要學這一件事，《楞嚴》就是要顯明你的真心，你知道你本心原來本來是佛，這也是最重要的了。這一點哪，所以這個佛教裏頭，到了終教就來說這個，小始終頓圓五教，到了終教就指出人人本來是佛，人人可以成佛。所以釋迦牟尼佛臘八夜睹明星成佛了，頭一句話：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每一個眾生都有如來的智慧、如來的德相，你還不是成佛是什麼？你有佛的智慧，有佛的德相。「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」

就是你因為有妄想、有執著，你就實現不出來了，就這麼個問題。每一個人，那我也是這樣，本來你就是佛，你有佛的智慧德相，但是你就有這些妄想執著，這個心它不能朗然出現。

那麼現在呢，肯來信佛，肯來幹什麼，這也就是這個心在那兒起的作用，從你這個妙明心中起的作用，才開始。開始嘛，這個就是你開始認你本來的這個心是咱們本來的覺悟，是本覺；你現在肯念佛是始覺。你念的佛是誰，念的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就是你本來的心，你始覺就合本覺，這個就是最直截了當的了！你從你的本覺的心起來個開始覺悟的心，始覺和本覺還有距離，這個就困難。你始覺要直接跟本覺相合，念的是誰？念的就是我自己。珠子發光，照了，一照先把自個兒照亮了，這直截。所以我們這個方法是最直截的，始覺合本你當然就是佛嘛。

但是你不照自己，你又想到了什麼世間的這一切事情，種種的纏繞，那你心裏頭就又把這個始覺也忘了。始覺也忘了，那麼你更沒有什麼叫合乎本覺了，但你本覺還是本覺，本覺你就是到了地獄去它還是本覺。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兩個我，我們今天肯念肯什麼，這是我們的始覺，這始覺是從本覺出來的。而我們念佛我們念的就是本覺，這始覺跟本覺相合了。從本覺生始覺，始覺又來念的是本覺，這個循環，那你當下就成佛了嘛，是不是。你要不是，那始覺也就不稱始覺了，又變成不覺了，你不念就是不覺了，是不是，因為大家就是妄想執著，你就不覺了。所以就是這麼點兒事兒，所以你用功用的什麼？就是這麼點兒事兒。

始覺是什麼呢？始覺就是背塵合覺，跟這些外塵，色聲香味，電視啊、什麼搖滾音樂、什麼再好的大樓，什麼什麼，對於這些塵

你不留戀，你只是要覺悟，所以背塵合覺就是始覺。我們為什麼變成這樣？你就是背覺合塵，這些本來是佛，你這跟它違背了，盡追求那個去了，名利啊、聲色呀，這些東西去了，跟那個塵，跟這些個六塵，色聲香味觸，好的顏色、好的聲音、好的香味、好的滋味、好的一種感觸，這就是合乎塵。合乎塵嘛，那就是流浪六道。回頭說，回頭是岸，怎麼叫回頭是岸？這才是回頭，你背覺合塵就是迷，一回頭我背塵合覺，還是這個心，就是這樣，你背塵合覺你就起來了。

現在我們都還在意識上，在第六識嘛，讓我們入地獄的也是第六識，讓咱們成佛的也是第六識，你現在摔跟頭也就這麼摔下去的，你背覺合塵了，現在我要背塵合覺，摔倒了要爬起來，就這一念。那最好是怎麼來合覺？就是南無阿彌陀佛。當然另外總

的說就是十四個字，「持戒（我們諸惡莫做眾善奉行）、念佛、看經教」，這很全面，我們念佛之後，你總是要有所做，你總是生活中不去做惡事，做善事嘛，惡事都不要做，善事都應該做。戒的本身就是這個，要持戒，所以自個兒約束自己，要念佛，要看經教。行解相資啊，我們不能跟那個……我們有這個條件，可以看……

〔註：錄音結束〕

註一：根據《影塵回憶錄》，當時諦閑老法師在溫州頭陀寺講經，持律法師在金山寺維那勸說下去溫州頭陀寺投奔諦老。

註二：同上

三、談善根福德因緣

（1989年3月23日）於北京蓮華精舍

（編按：此講是黃老於1989年3月23日，在北京蓮舍，為一位身邊學佛的赴日進修博士學位的青年所作的開示。）

今天我們談一個題目，就是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。

《阿彌陀經》很重要的一句，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。要往生極樂世界，要是這三個少，善根少、福德少、因緣少，或者有哪一個少，就不得往生彼國了，所以需要多善根、多福

德、多因緣才能往生啊。所以這善根福德因緣，是很重要。

那為什麼想要講這麼一個題目呢？它都有「機」啊，就是這次我看到某某回來，使我很感覺在這三個方面很有其意義。像昨天的相見，感覺這一年多的時間裏頭她進步很大，氣質上進一步有所提高。本來說想要聽一點兒錄音，這個就表示對於法她有要求。這個有要求就是很好的現象。所以形容一個人學法的心，要如饑似渴，像那個餓了要吃飯，像渴了要喝水，甚至於為了求法不惜生命，我性命都可以犧牲啊，要來求法。

那釋迦牟尼佛當初不就是為了要求半個偈子，就是兩句，釋迦牟尼佛只知道兩句，而〔另外〕那兩句不知道是什麼，也沒有人曉得，只有一個夜叉知道。夜叉說：「我告訴你兩句是可以，我得吃了你，我很餓。」那就答應了，「你告訴我這兩句，我就給你

吃。」拿這個生命犧牲以求法呀，這就是一個表示我需要！所以說「牛不吃水強按頭」，按著牛頭去吃水，這不是好事啊，老是送貨上門，並不能就使聽者、受者發心。

所以要自己需要，自己需要是什麼呢？就是善根動了。昨天看她聽講，全神貫注，這個就是表示她能夠很誠心、很專注。那麼她善根現在這個發動，就是由於她本來有善根哪，這個善根動了。同時善根之動呢，也就是因緣和福德的這些條件都有，有這些聽的因緣，有這個接觸的因緣，有大家這樣一些個家庭親屬的關係，這都是因緣；還有福德，有這個福報，因此這就具足了。所以通過她這個情況，也就是我今天要選這個题目的原因，因為看到由於這三個方面都在起作用，在取得進步，所以就以這個作為我們今天向大家所談的一個題目，再進一步去增長，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緣。

這一年很艱苦，不過也可以說，決定比國內這一年進步大，這個確實。你本來一個人離開了這個集體，自個兒跑到一個異鄉去，應該是不容易的，好像不容易取得進步，反而又取得了進步。這就表示自己這個主觀條件，自個兒內心的這種要求，這個力量足了，那就是善根在發動了。那麼這裏頭就是善根福德因緣三件事了，所以我們每一件每一件都討論它一下，我們先從後頭說，先從因緣說起。

「因緣」兩個字呢，內的叫做「因」，外面的叫做「緣」。一個種子，這個種子它是老玉米，這是內因。它種下去可以長出一棵老玉米來，但是光是一個老玉米擱在那兒，就不長了。而現在居然唐朝的種子，現在種下去還發芽，還長，這內因啊。這內因很厲害，並沒有因為時間就消逝了。日本把咱們中國過去唐朝送他們的蓮子種下去又開花，還有的又長蓮蓬了，這都一千多年了，所以這

個內因。但是過去這一千多年，它為什麼不開花，不長出來呢？他沒把它擱在水裏頭，是吧？外緣不具足。所以要有土壤、要有水、要有陽光、要有養料、要除病蟲害，種種種種的條件具足了，這就生長了，出現新的事物了。

所以說一切法都是從因緣生，「因緣」兩個字很重要。這個因緣，當然對於什麼都是很重要的，對於學佛就尤其重要。老話說，彼此有緣哪。所以佛他都發了願要度盡眾生才成佛，那釋迦牟尼佛已經成佛了，怎麼這兒還有眾生啊？這就有兩個解釋，一個解釋就是釋迦牟尼度盡了和他有緣的，在這一期教化之中所能度的眾生他都度完了，但剩下的緣他不夠，他就般涅槃了。因為緣不夠，當時你也沒法使他徹底覺悟成就，所以就是這個事兒啊，這個事兒是雙方的。

佛是最大的善知識了，佛度一切眾生啊，可是當時佛自個兒的堂弟，得了五神通了，那個神通比奇異功能就大得不知多多少萬倍了，但是提婆達多這個弟弟，他是活著入地獄了。所以就佛這樣的大智慧大神通，也不是能左右控制一個人哪。一切事情都是由自己，因緣是一個問題，他有這個因緣見到佛，但是他自己又是一件事兒。所以就是度盡這個有緣的，沒有緣的……還有兩個入地獄的，一個善星，一個比丘尼，都在佛左右的。再一個說法呢，度盡心中眾生，在佛心中已經沒有眾生了，這兩個說法同時成立。

所以這些因緣是很難得的，當年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在王舍城中（最大、很大的一個城了，在印度當年，人口很多，文化水平很高，物質條件也很好），這個城裏頭只有三分之一是見過佛的，有三分之一只是聽過名字的，再有三分之一是連名字也不知

道，別說見面了。所以這些能見著佛得度的，那就是常隨佛，因緣最深的了。能見面都是有緣的，只是聞名還是有點兒緣；連名字也不聽到，面也沒見過，這就是無緣的。所以無緣的，雖在同一時代，同在一個城裏頭，這樣一個大的覺悟者，空前絕後的，他不知道，所以這個因緣很重要，因為佛法非常難聞哪，這也就表示難聞難見啊。

所以大家今天，包括每一位在內，都是很殊勝的因緣才能聽到佛法、相信佛法。咱們今天還會在一塊兒，又在這兒討論佛法，這都是很殊勝的因緣，多劫的因緣。這個《無量壽經》說，若非往劫修福慧，雖欲暫聞亦不能。你不是往劫就修福、修慧，你對於這個佛法，你要聽一會兒都聽不到，不然怎麼叫「佛法難聞」呢？大家就覺得得來很容易，因為我這個天生的條件，我就能夠知道這些，

也沒有費勁，也沒有像二祖去斷臂求法呀，得來太容易了，因緣太好了，就是說。這一點大家要知道，大家的因緣都是很殊勝。

我們要學佛，首先就是要有聞法的因緣，遇見善知識的因緣，遇見大善知識的因緣！參加道場的因緣，這一切事情都是要有因緣才能成辦的。現在某處有一個道場，比方說哪兒要傳戒，知道這個消息的人就不多，知道這個消息的人又能夠參加的又不多，所以你必须跟它有些關係，能聽到這個消息你才能夠申請，你才能夠得到參加。你怎麼能夠知道？這就是要有因有緣了，這因緣也就很重要，所以就要具足這些因緣哪。

因此我們在修持的時候，我們就應該怎麼樣呢？就應該結緣哪。我們要修持，一方面自己要得覺悟，也要讓別人覺悟，結緣就很重要。古時有個大德，他研究得自個兒所謂成就很高，想利益眾

生，但沒有人聽他講，都不聽。像印光法師他這個講，只是在講，講完了之後，越聽的人越少，先一上來好像……後來越聽越少，他後頭說我不講經了，他後來寫，印光法師作很多文鈔，很多東西，三大高僧之一，所以這些因緣他各個不一樣。有一個大德告訴他說：「你這個啊，有個辦法，你盡你的所有（這個和尚他也有點兒東西啊），都把它賣了，你買吃的。你把它做好了，你去念咒、修法加持，然後把它散在山林裏頭，給些鳥啊、獸啊、蟲啊、螞蟻啊去吃。你祈願，讓它們吃了這些東西，來生變人來學法。」他就這麼做了。果然二十年後，他的法就大弘起來了，求法、聞法的人非常多，都是二十來歲，所以這也結緣。所以我們讓大家現在施水、放生，這本身當時就是利他，而同時也是結緣。將來自己要弘法的時候，這就要有人來護法，有人進一步的來接受。

我們今天能這麼相信淨土宗，能夠這麼修持，都是阿彌陀佛在他因地之中，在他沒有成佛的時候，曾經救度過我們，他永遠在救度眾生。他不定在什麼什麼劫，我們在那個時候怎麼樣得到阿彌陀佛的救度。至少有一次，或者還不止一次，因此我們才能相信這個法門。因為已經得了、蒙了佛的恩，已經種了很深的緣，所以很好的結緣。對於一切我們都要結善緣，排除一些惡緣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所以這個緣也要有所選擇，但一切時候，我們總是對於這個善，只要除了惡緣之外，我們總是儘量地助人助他，得到利樂。所以說，在這三件事情上，因緣很重要。

現在我這兒也不能就都開放啊。昨天來人，來一個上海說是某家的，他介紹一個姓劉的想來，怎麼怎麼樣，我說不行啊，因為一個人所能做的時間，所能做的事，自個兒的時間有限啊。所以就是

說，大家是要儘量地去結緣，有的事因緣也很難得，要重視這些因緣。那麼，我們將來這邊就說，現在這個施水放生，大家儘量做一些；像弘法這些事情都是結緣，所以印一些經典、儀軌，錄音帶等等種種的。助人之中，你能弘法，勸人家信佛，這是最好的結緣。

所以這第一個問題就談因緣，這個因緣非常重要，你必須是有因緣才能夠聞佛法，見善知識，參加道場，最後到成就。但在成就的過程之中，要圓滿許多功德，也需要有這種廣大的緣，共同有很多人得到法益，你這時功德才圓滿，所以這個因緣是很重要的。

接著我們談福德。古人說：「修慧不修福，入道多苦心。」你偏重只是修慧不修福，你這學道很辛苦啊。還有兩句：「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。」有一個人他證了羅漢了，他就因為沒有修福，也就是沒跟大夥兒結緣，「那就沒有人供養」。這兩個事兒是相聯繫

的。比方說放生、施水，一方面是跟這些個被超薦的結了緣，一方面你也增加了你的福報，修了福了，所以一個善事，它就還帶有別的善在裏頭。他沒有這一些，不修福嘛，也就沒有這些因緣，那就沒有人供養，已經證了阿羅漢了，沒人供養。

今天最後化緣化了一圈，鉢裡空的，正好走到王宮外頭，國王正好要出遊。國王最心愛的一條大象，大白象，養得是非常白、非常胖、非常乾淨，種種錦繡、珠寶做它的裝飾，因為國王最寵愛這條象。這是誰呢？這就他最初修行時，他們是師兄弟。那這一位他怎麼樣呢？他就是專修福不修慧，老去做一些好事，做什麼什麼，處處做這個，但是他不修慧。不修慧呢，但他這福報很大，所以國王非常寵愛，吃得比別人好，長得比別的象都胖，走在國王前頭，渾身的錦繡，但是變為畜生了。

他一看到這個，這阿羅漢有宿命通啊，一看見這個象就知道這個情況，阿羅漢就以他的神通定力感動這個象。也就是加持這個象，使象明白它的宿因，「哦，這我們當年是師兄弟。」它也就很慚愧，你看看師兄都成了阿羅漢了，我還是個象，就慚愧得掉眼淚，也不想吃東西了。這個國王最心愛這個象了，這種事情都要向國王馬上彙報啊，這個事情國王最關心了。就說：「不好了，國王，我們這個象現在在掉眼淚。」國王說：「為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來了這麼一個人。」國王生氣說：「你是什麼妖人？你使我的這個象不吃東西了。」這個阿羅漢就把這個因緣告訴他。那隻象就點頭，它哭啊，掉眼淚啊，這國王就相信這個事兒。所以大家就知道這個前世因果，大家都相信，象的這個事就成了很好的一個啟發，很好地以這個事弘了法。所以就是說，修福是很重要的。

如果你有了兩個因緣，也有善根，也有這個因緣，今天譬如夏老師那兒有一個道場，他也能夠參加，也有願心參加，參加之後他也能夠修到挺好。他也有這個因緣，也認識夏老師，夏老師也同意他可以來，但就到了時候，他去不成了，因為事情很多啊，忽然去不成，家裏頭出事了，有的愛人跟他吵架，或者自己生病，或者臨時出現什麼障礙，出現什麼什麼事兒，去不成。這是什麼？就沒有福，沒有福報去參加這個法會。

這個事情就好像比那個因緣不好懂一點。因緣是你根本不知道，根本聽不見，我也沒有辦法去參加，我就去不了，這個很直接，去不了就是去不了。這個是你可以去，可是到時它就會使得你發生障礙。所以我常說，做一件好事，尤其做佛法的事情，非常困難，是很不容易成功的。並不是說這個事它就是故意要給人為難，

它是眾生你自己的福報不夠啊。你要做這些事，它就是會出障礙，有的自己出障礙，自己出障礙的現在也很有一些人。那某某人，他念某某咒，他一念就頭疼，這就是福報問題。他有這個機會學這個咒，但是他就是障礙使他念不成，所以福報很重要。

剛才我們說要結緣，對於福報要培福，多多培福啊，一切有利於人的這些事情都要多做。所以福慧雙修，又要修福、又要修慧。雖然這個福是不究竟、不徹底，所謂只是修一些福，你要沒有修慧，你就算癡福，如箭射虛空，比方像射一箭，它上去了，回頭還要掉下來。因為是有為法，所以它就是有窮盡的。雖然如此，但是我們也不可以不修福，還是要修福。這三個是都不可以少的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。

要到極樂世界，你要沒有這個福報，怎麼能去得了啊！夏老師

曾經得了定，這個就所謂身體內部一種輪轉，馬上人就一天比一天年輕，相貌就變了，這一切一切的。後來他想這個能停下來，但這不停了，不停就有點著急。著急它更不停了，這就變得有點苦惱。啊，這個是一天不如一天，鬍子都枯了，比方像樹葉子要乾了，不就發黃枯了？鬍子都枯了，頭髮都枯了。他總結，他說這就是福報問題。他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兒呢？因為發心不夠，他沒有這個福報。你憑什麼能得到這啊？你身體越來越好，一切都調適，可以後要生障礙。就是連這些個外道，就是這些所謂「仙」，若這些精靈、狐仙、黃鼠狼，它們都要做幾千功德才可以避免雷擊。所以這個修福，就是說要培福。

底下呢，善根了。你也有這個因緣，也有這個福報，但你就是因為缺善根，這種人現在很多很多。因此在道場裏頭也有你，聽

法也有你，什麼也都有你，但是你這個善根，或者是缺少，或者還沒有發動，因此你是什麼現象呢？就所謂如聾如盲哪。你也沒什麼障礙，也都跟著，你也有這個因緣，你都可以參加，你都可以跟著走，成天在一塊兒，但如聾如盲啊。天天也都聽到了，「但」無動於衷，所謂「如聾如盲」不等於說是瞎了聾了，他也全聽見、他也全看見，他就是跟那個沒看見、沒聽見一樣。

當年那個黃某某，就在夏老師那兒住在房子前頭的，這個人其實修得還是不錯的。這個人那時在夏老師那兒聞法，就知道種種方面的，是常隨眾。他就說：「這個事兒真怪極了，真奇怪。」我聽他說這話，不止說一次，說這夏老師跟我什麼什麼，「這兩人說的話，真奇怪，這個說了那個懂，那個說了這個懂，他們倆能懂，別人全不懂。」當時我們很多人去了，後來我才知道，我當時不知道

這個情況。別人就是不知道，其實大夥兒都聽見了。後來聽見黃某某這個話，也就瞭解到很多情況，才知道……。「換帶子」

所以這個裏頭也可以分好多種情況，最嚴重的就是不能信。雖然一家人，他就是不能信，別人都聽了，種種條件他都有，從一個環境中生長出來的，其餘人能信，但是某一個他就不能信；或者有一個，別人都信，這一個他信，這都是所謂根器問題；最嚴重的，善根不足的，就是不信。第二種他是能信，他不解，但也參加，也什麼什麼（他不信當然就不來，不參加了），能參加能跟著什麼，但是不理解。再進一步，有的人他能理解一些，但是他不去實行。這都是有了二，有了三，可是缺少善根。所以我們這麼看來，這三個都是不可少。

善根就怎麼樣呢？現在我們就須要種善根，所以我們有時都常

常說，就是常說的話嘛，要多結緣、要多培福、要多種善根。這個《維摩詰經》的話，要「不惜軀命」，不要吝惜自個兒的生命，「種諸善根」。所以「種善根」的話就從佛經中來的，《維摩詰經》。

《維摩詰經》知識份子都喜歡讀，很多人背，講的是居士。維摩詰居士就是金粟如來的化現，當時跟釋迦牟尼佛是平等地位的人。這一切大菩薩等等都不能去問話，只有文殊菩薩勉強！維摩詰示現生病，佛就要派人去問病，讓誰去誰都不敢去，「我都什麼時候見著維摩詰，讓維摩詰給批評我一頓。」他們都說不堪問話，最後派了文殊，文殊說：「好，我去試試。」他們多少人跟著，說今天必有妙法了，文殊去見維摩詰了，這一部《維摩詰經》就是這麼出來的，談到居士。所以居士林這個醮供裡頭，維摩詰居士也供，這就居士的特點。這是他經裏的話：「不惜軀命。種諸善根。」種

種種善根哪。

那麼什麼叫善根呢？像咱們學科的講，問個定義。什麼叫善根呢？善根就是三業，咱們身口意有造業，這個造業不是就造罪叫「造業」，一切都是業，善也是業，福也是業。所以有人就說：業不空，業要空的話，你就連這個善業也空才行啊，是吧。現在我們這裏就都是有著業，但現在你應該要造善業嘛，這個過程之中，到最後你才……但那是很高的境界了，是吧，不是目前的。

生三業，他這個造的是個善，堅固，不能把它拔掉。譬喻好像一個東西長了個根似的，就說你不管是什麼，你拔它拔不掉了，它一定要起作用了，就叫做「根」。不管你經過多少生，多少生命，它在裏頭還是根，就好像一千多年前的種子，現在好些培養出發芽了，它是不會轉移的，這是一個含義。

另外一個含義呢，它能夠生出善的果子。一個東西要結果實啊，因為你有這個善根，它就要生出果實來，要得到一個好的果，同時它還生出其它的善，這個很要緊。種了一個善根，他從這一個善可以生其它的善。比方持戒，持戒之後就成了根了，這個是很堅固，而且這個功德固定是不可以消滅了，一時不顯現不要緊，動搖不了了。它這個善，不但將來從受戒得到一個生天的果，而且這個戒它有時候能生定，能生其餘的善，所以叫做根。所以善根很重要，一個是它不可以消除的，就是不可拔，它必定有結果的，而且它還能輾轉生出其它的善。

那麼，要種善根，種善根就是要種新的了，而且我們剛才說，多生多劫我們已經種了善根啦。這多生多劫所種的善根，有的它就發動，有的沒有發動。沒有發動，不是沒有，只是它有，沒有動。

舉一個例子，佛在世的時候，來一個人，要來皈依，要來受戒，出家。佛不在家，這大弟子都有大神通啊，給他推，推到八萬劫，「唉，這人沒善根，沒有種過一點善根，不要。」這人很傷心，不要他了，就在路上哭。正好碰見佛回來，他就跟佛說，佛就收了他，把他帶回來了。帶回來了，大家就說：「我們都看過了，他這八萬劫什麼什麼，沒有善根哪，沒種一點兒善根哪。」「哎，他八萬劫之前有善根。」什麼事兒呢，他是個打柴的，一天打著打著，來了條猛虎。來了條猛虎嘛，那麼他就爬上樹，老虎轉了半天，磨了半天，這個樹也很高，老虎也上不去，老虎走了。老虎走了，自個兒下了樹，自個兒心這會兒就安了，老虎好不容易走了，自個兒可得救了，就不自主地念了「南無佛」，就念這一句。這一句之後，八萬劫沒有做任何功德，但是他這一句不可拔，就成為根

了，並不因為沒有再什麼就腐爛了，沒有了。所以見著佛，佛也要他了，而且他這一生證了阿羅漢了，因為它能得果啊，是吧。所以善根很重要。

所以我們當然，就剛才就說過，我們都是多生的因緣。我們怎麼樣來出生這個善根呢？有的時候善根又叫做「善根發動」！所以夏老師曾經說過，說我是全部的善根一齊發動。我聽見這個話，我確實很害怕呀，這一齊發動才只是這個樣啊，這樣要解決問題，將來要不能一齊發動，還不如現在啊。所以我們的善根怎麼發動啊？底下又還有一句話，「因緣願力出生善根」。所以因緣很重要就在這兒。你結了這個好緣，你看那個打柴的，最後他還不是就皈依了佛，就重新結了好緣嗎？那個善根發動了，現在遇見了佛，又結了佛，結了佛之後，後來他就證阿羅漢了嘛。所以要注意這些因

緣，有了這個因緣你就能夠遇到這些。所以要學法、要修法、要弘法都需要有因緣，沒有因緣，遇不著善知識，你跟誰學啊？你要修法，如果全家都反對你，你這兒要點香，你愛人來了就把那香爐扔了，你這也修不成啊。有的人就是像某某說，就自個兒這一生，那王某某，自個兒兒子不贊成，最後他臨終也就很困難了。都是要些因緣，這種種。

弘法，就有由很多人最後他能夠接受法益，所以這因緣非常重要。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有的人向佛求法，佛說法他不得度；佛派目犍連，派須菩提什麼去跟他說，他得度了。這個不是說，這個須菩提什麼什麼這些人他超過佛的智慧，他能開藥方，能夠治他的病，它就前生這兩人都有緣哪，所以有緣對有緣的，他聽起來就接受。佛雖然智慧是無上的，比阿羅漢不知道強多少倍了，但是他

過去跟佛沒有直接的緣，他就不如聽他這有緣的，所以我們要依止有緣的善知識、有緣的經典，也就是這個事兒。這個有緣的很有關係啊，有緣就很容易得利。

所以你要有這個因緣，再加上什麼呢？這因緣不是剛才說了，是過去已經很多就決定的嘛，那不就是已經就都定了，今生當然我們還要結緣。但是願力，就是現在能作主的事，所以願很重要啊。所以要有很大的「願」，先要有願，而且願形成了力量，就可以使你已有的善根發動，沒有的善根能夠新生，所以因緣願力出生善根。所以大家進一步重視這個因緣，要發起願來，因為有了願，它就是會兩樣，你這前後就好像換個人。

實際上就是說，你出國以前，你這個志願不是很堅定，但是一來，整個事情的發展，這因緣很……你就形成了一種願了。現在

起碼說你要使這學習叫它完成，這個就是一個好的願。有的人就是「我現在念書有什麼用處啊，我能夠得樂且樂」，他就沒有這個願。沒有這個願，他也沒有力量啊。他有了這個事情，他心這就集中了，他就走上了路，就在這個問題上就產生了力量，也就出生善根，所以「因緣願力出生善根」。所以要重視這個因緣，要叫有緣的多親近，同時自個兒的願力，那這兩個條件就可以出生善根。

再有，善根到底是什麼？在《十住毘婆沙論》裡頭說：「善根者不貪不恚（就生氣）不癡。一切善法從此三生。」善根，具體說，剛才說那很堅固的，那是一方面的。要說到它的本質是什麼，剛才說善法不可動搖，善法可以出生餘善，會結果，但是善法它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？那這個就說明了，它就是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這就是三個善法。所以修十善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殺盜淫是身；

口是四，四種妄語，就七種了；在意根上三個就是貪、瞋、癡。這十個都不「做」就是十善，十善就比五戒強，能生天。善根就是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一切善法都從這三個出生，所以叫做善根，就是能出生一切善。

《大智度論》是龍樹菩薩，龍樹菩薩：「一切諸善法皆從三善法生，增長。」一切善的法都從這三個，就剛才說的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這三個法來出生，長，增長。你有的，就長；沒有的，出生。所以就有這麼一副對子：「息滅貪瞋癡，勤修戒定慧。」貪瞋癡是三毒，這三毒是要不得的，所以要「不貪、不瞋、不癡」。那這一些個毒在我們已經多生，如油入麵，哪裏只是個主觀的願望，說我不貪、不瞋、不癡它就沒有了，所以就須要勤修戒定慧，要很勤來修習戒定慧。所以戒定慧就對治這個貪瞋癡。我們要成為善，我們

這不是說要種善根嗎，一個叫它增長，一個叫它種下去。種下去是怎麼樣呢？就要不貪、不瞋、不癡。老是這樣的話，那就種了善根了。「息滅貪瞋癡，勤修戒定慧。」癡的對立面就是慧。三毒是三樣，三毒的根本是癡，你正是因為愚癡，你顛倒，你糊塗，所以才貪著，你要是知道一切都如夢如幻，都是空的，你貪著什麼？

而且這因果，低一點的知道因果，我做這個壞事兒，將來這個壞果不得了，所以有人就說我天天吃烤鴨，天天宰豬殺羊，是有福是沒福啊？有個中丞就問馬祖，他說：「我有這個俸祿，這麼些東西叫我吃，我吃的是，不吃的是？」馬祖回覆的再好沒有了。「吃是相公的祿」，你的俸祿，你吃，是你的俸祿，是你應有的，「不吃是相公的福。」所以往往有人說吃那些好的是有福氣，那他沒福氣，不吃才是福氣，所以這些事情，這個顛倒哪。你吃了，吃的時

候很簡單，一盤炒蝦仁五分鐘就吃掉了，也很好吃是吧，但這也很有限嘛，將來你要還帳的時候就不得了了，將來每個蝦米吃你一次。

所以我舅父後來就勸，實在你要是饞，你要吃葷，你就吃點兒肉吧。一盤炒蝦仁你一個人負責這麼些命，你要是一個豬一個羊，就好多人共同才該它一個命債。好多，養的、宰的、賣的、殺的、吃的，都有責任在裡頭，而且你這吃只是一部分。是背著它的帳，但是分擔的，這一條命債是分擔的。你一人吃幾條魚，一人吃多少蝦，一人怎麼，這裏你就單獨負責的，這個帳你就要一人還。所以這些問題都是因為癡。

而且瞋恨是地獄的因哪，為什麼會發脾氣？糊塗啊！我不知道這個事兒，後來有人跟我說，他們說我可笑。說我在看貼我的大字報，他說我在那兒說：「這張大字報寫得不錯。」哈哈……，

他把我當作笑柄，跟別人說：「這人多怪，看他的大字報，他還在那說這張寫得不錯。」哈哈……當時我不知道。在那個牛棚裏頭，到時候大夥兒都睡不著，我照睡，別人跟我說。別人都是心慌意亂睡不著，就聽見我打呼嚕，那時候勞動很厲害，聽見我打呼，知道我睡著了，他們生氣。

所以這一些事情，這瞋恨心，你氣，總之根本是由於愚癡，所以癡是為根本。癡是什麼？癡就是無明嘛，無明就是癡。因此就到了我們的題目了，這個慧，我們要勤修戒定慧，而這個善根之中，這就成了最主要的了。

戒定慧，戒定是六度裏頭的兩度，所謂六度是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（這五樣是前五度，前五樣就把戒和定作為代表，其餘就概括在裏頭了），第六度是般若，就是慧。所以戒定慧

稱為三無漏學（三無漏學就是菩薩修六度的概括），就是六度。這六度，前五度以持戒是根本；禪定，定嘛，定慧都是重要的嘛，這個代表前五度。這前五度如盲，所以修六度，前五度還跟瞎子一樣看不清路，只有第六度才是有目，才是有眼睛，這才是不癡。所以我們看善根的這個根，在於智慧。你要是不貪不瞋不癡，勤修戒定慧，而這個根在哪兒？根在於智慧，所以我們要種善根，就抓到了這個根的根。

佛果禪師引了一個偈子，他沒說是誰的，他北宋的人，所以這個偈子總是在北宋以前的人寫的偈子，說是：「道本無形相。」這個道，我們修學道，道它本來是沒有形、沒有相，「道本無形相。」「智慧即是道。」智慧就是道。「若人作此見。」一個人是這樣的見解的話，「是即真般若。」他就是真的般若。所以說道是什麼？道

就是智慧，就是善根的根。佛的成佛，這法相唯識就說，轉八識成四智。咱們眼耳鼻舌身意是前六識，第七識是末那識，第八識是阿賴耶識。把這個八識轉變為四智，就是成佛了。在我們眾生是八個識，到了佛就成了四種智慧，所以佛不是別的，就是智慧。

再有，佛最後的成就，般涅槃，就涅槃三德。《涅槃經》，這涅槃三德包括的是什麼呢？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，三樣德。這三個德都圓滿哪。法身是人人本有的，但是大家從無始以來，一念妄動就成了凡夫了，就成了無明了；無明之後就出種種煩惱來，就是凡夫了，所以這法身就不顯現了。這個一念之妄啊，這真如是「不如實知真如法一」啊，就一切都成了二了，都有能、有所了，法身就不顯現了。

法身雖然本有，我們就是最高的佛，但是不顯現。我們現在

就纏縛了，就是因為這一念妄動，就都有能、有所，有自、有他，都有了對立面了。所以轉來轉去就有天堂、有地獄，雖然如夢幻泡影，可是夢中你真在那兒入地獄啊。咱們在做夢，做個好夢、做個惡夢，做個好夢是真高興，做個惡夢是真害怕呀，醒了才知道「哦，幸虧是個夢」，可是你沒醒之前，你還是真害怕。現在我們這就是夢，在沒醒之前，你也覺得是真的，就是解脫不了啊，你這夢中。所以就是說，有法身而不能證，本來沒有這些煩惱，但是你解脫不出來，煩惱雖空，你也解脫不出來，還是在纏縛，還是在顛倒，還是在輪迴，受無量無邊的苦。雖在夢中，但是是個苦夢，那就要靠什麼？就要靠般若，有了般若你才可以從煩惱中解脫出來，你才可以證到自個兒本有的法身。

再說，我們不期望這麼高，咱們只是想往生就行啊。這個往

生，要是智慧不足，你就最高最高只能生邊地，因此再要某些地方有點兒欠缺，就往生不了了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很重要，它把這個說得非常清楚，在邊地有兩種。一種對於佛的殊勝智慧他不能生信，佛的智慧（最近講到十玄），這樣玄妙、什麼，他這不能生信；事理無礙，他往往就割裂了，說到空，他就說：「那怎麼又出極樂世界，有這一些？」不能生信。這是一種。再一種，佛的智慧還都信，佛說當然沒有錯，我都信，但是說到我自己就是有佛性，我的本體跟佛一樣，對於這個他信不及，「這你大我慢！」你說你就跟佛一樣，這就是我慢。你自個兒的善根不能生信。這兩種的不能生信，有一是因為什麼呢？就是因為智慧少啊，信本身是智慧。所以就是對於自己的善根智慧不能生信，對於佛的智慧不能生信，最高就只能生邊地。

而且智慧，剛才說，他對於這個智慧不能生信，他就打成兩截。他說《金剛經》跟《阿彌陀經》這兩個經好像是矛盾。《金剛經》一切都離相，而《阿彌陀經》講黃金為地，怎麼莊嚴，如何如何，要大家願意去生，他就認為這完全是兩件事了，不能圓融。這個《往生論》就說得很好，極樂世界佛的莊嚴，一切佛的一切莊嚴、一切菩薩的莊嚴、一切國土的莊嚴，這三種莊嚴（不外乎這三種），極樂世界是佛的莊嚴，菩薩的莊嚴（包括一切往生的）……「換帶子」。「三種莊嚴，入一法句。」入到一個法句裏頭，這就是講這一切都可以入到一個裏頭了。「三種莊嚴入一法句。」一法句是什麼？一法句是清淨句，這就完全是禪宗的味道。話，只要下頭這一句不說，就是禪宗的味道。底下他說明了、點破了，就成了教了，就不是禪了。一法句，一清淨句是什麼呢？「真

實智慧，無為法身。」真實的智慧，無為的法身。

現在大家修，常常把它落成有為，我們現在從無為沒法下手，但是妙就妙在你現在雖然是有為，你這麼念，這麼修，你也有願、有求，但是這個大恩大德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發了這個願，它殊勝就在這兒，就是你就從你這個水平這兒出發，不知不覺你就暗合道妙。所以這妙就在這兒，別的要明合，必須得開悟之後才能修，這個它暗合。念來念去，念來念去，千經萬論共指，自個兒就很踏實地這麼去念，而且也聽到了某人某人往生了，某人某人往生了，自個兒的心也很專、很切，念來念去，心裏就這一句阿彌陀佛，所以什麼叫定職稱、調待遇，什麼這個公平不公平，什麼這一切一切都放下了。

像你這個，我到底得不得博士學位、得不得諾貝爾獎金？這都

放下了，哈哈……。你是從有為這兒出發，可是到了這個時候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你又只是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或者一句「喻、達咧都達咧都咧所哈」，就這一句一句相接，心中就沒有什麼是你所牽掛、所住，所沒有放下的，所以一切皆空。這些都空了，可以這一句明明朗朗，相續不斷，而且其心還是蓬蓬勃勃，活潑潑的，沒有斷滅，所以這種境界，暗合了。你自個兒腦子裏所能懂的，那要生心就得有住，無住了就不能生心，這是你腦子裏所能理解的，你也所能做的，自個兒要去做，那你就是無論如何得打成兩截。但是淨土法門之巧妙就是在你不知不覺，只要你能夠至心信樂，誠誠懇懇這麼念，你不知不覺的（這密宗也一樣），就是暗合道妙，所以它殊勝就在這個地方。

所以這個善根之根是智慧，而且我們要把這樣的法去弘揚，讓

大家都斷疑生信，除障生慧，這就是讓大家得到真實之利。這也是真的培福，也真的結緣，這個就是根本了！

所以種善根嘛，我們要學般若，學般若就是學般若菩薩，就稱為菩薩了。修行的路上就是如此，先是「行解相資」，你要修，也要理解。第二，「福慧雙修」，既要修福，也要修慧；既要修慧，也要修福。目前，比方像昆明寄這個照片，這就是修福，而且是最好的修福，這諸如此類。我們想提倡放生，讓大家每個人都修施水，都是修福，福慧雙修。「悲智並運」，所以它兩個：「悲」和「智慧」，你看沒有一個是離開慧的。「解」，當然就是慧解，你理解就不是愚癡啊。「福慧雙修」是智慧，我對面換了一個字了；「悲智並運」又換了一個字了，但是這個「智」就是智慧，這智慧始終不動的。最後再修叫「定慧等持」。定和慧，你光是慧沒有

定，是個沒有罩的燈，油燈沒罩，風一吹就滅了；光有定沒有慧，是個有罩的燈沒點著。光有定，這很穩定啊；沒有慧，裏頭沒有亮啊。「定慧等持」，你又有罩、又點著了，所以都是雙的。「雙身法」也就是表示這樣一個意思，很多人就把它錯會了。表示這一切的不二，二而不二。那麼這個就是以學般若為主，學了般若，這個善根福德因緣。

【一心不亂。專持名號。以稱名故。諸罪消滅。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。】

最後我們引一句話來概括今天我們講的題目，「善根福德因緣」。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，所以我們就需要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緣。多因緣我們就要結緣，要多福我們就要培

福，要多善根就種善根，這分著講了，合起來，這有一句經文。這個經文出在襄陽的石刻，六朝出土的，六朝的石刻在襄陽後來出土了。它比現在的《阿彌陀經》多二十一個字，現在的《阿彌陀經》裏頭少這二十一個字，所以就造成現在有很多對於佛所說有所誤解。六朝的時候，離鳩摩羅什翻譯的時候很近，那個時候刻在石頭上，多二十一個字，所以夏老師會集就把這二十一個字補上了。

在什麼底下少二十一個字啊？在「一心不亂」底下。「一心不亂」底下，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，就這麼下去了，其實後頭底下還有二十一個字，是「一心不亂。專持名號。……。」所以「一心不亂。專持名號。」就成一句話，是一心不亂地在那兒專持名號，就是這個「專」字的敘述。怎麼叫「專持」？你這一心不亂地那麼去專持，持這個名號。「以稱名故。」因為你稱名，就「諸

罪消滅。」所以最後念佛，每一念，《觀經》：「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。」所以這個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八十億劫的生死罪，一句佛號能消啊。這都是《華嚴》的道理，這一切一切無量無量無邊的功德都入在這一句裏頭了。所以「以稱名故。諸罪消滅。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。」這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。所以這樣一來呢，前頭這個「一心不亂」，底下還有「專持名號」，這八個字成為一句。

那麼《秦譯》的這八個字這一句，跟玄奘（就是唐三藏，咱們《西遊記》的唐三藏，玄奘法師）他翻譯的，就是唐譯的《阿彌陀經》，它是四個字，是「繫念不亂」，你心就在上頭，所以念，不要亂。這就跟把這二十一個字補上的《秦譯》完全是一致的，一個是四個字，一個是八個字。「繫念不亂」，你念的時候，你別亂，你一心，心裏頭一條心的，一個心眼兒地不要亂，去念。不是牽涉

到事一心、理一心那個意思，因此你就不著急了。有的人念著念著覺得念得還是這樣，他就退心了。就念了半天也得不到一心不亂，他就有退心了，就去搞別的去，非常可惜啊。並不需要你這麼高，是「一心不亂。專持名號。」

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」這麼多善根？稱名就諸罪消滅，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。所以現在也就說，這個是少年來，這大家淨土宗雖然信的很多，但這個道理是沒有明顯，這很被忽略啊。因此達不到一心不亂就退心的，就不知有多少。那這要念，你就老老實實去念，不是那麼容易說一念我就沒有妄想了，我就什麼什麼。那通願法師從大學一畢業就出家，現在是比丘尼中頭一位有道德、有修持的人，有理解的人。她聽了咱們這個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，她才知道，她以前一邊念佛還一邊作觀，現在她合一

了。所以大家這個學佛要勇猛、要前進是好的，但是不可有急躁情緒，求之過急。

所以大家就念哪，念咒也是如此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。那麼，這樣一念咒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，那剛才說的那些個結緣、培福、種善根是不是就不要了？還是要要啊，哈哈哈哈哈，還是要要啊。這一切都並行，所以「萬行門中，不捨一法」，沒有什麼說我就不要了，不光是說是要結緣、要培福、種善根，萬善都不捨嘛。「實際理地」就「不受一塵」，所以一法不立。萬行門中就不捨一法，在修行門中，這一切善法只要力之所及的，我們都做。但是也不是說要去找那麼些事做，所以一個「緣」字很重要，隨緣哪。緣之所及的地方，可以做的事兒還是儘量去做。

要有個人給你提個問題商量，討論個事兒，你盡你最大的努力

去幫助他，替他考慮，這就是行善，就是利他，就是度人。雖然都是世間法，但是你很花費腦筋，替他設想，這就是利他。既然有人來求了你，你就不給他管啊？當然是你有更重要的事可做，你可以不給他管。現在我就不大管這類事兒了，所以有人有世間的事情來問我，我說我不行啊，以前我還都管哪，而且我管得非常盡心。現在並不是我偷懶了，因為我只有這些時間，我把這些時間去放在更重要的地方上去用。

所以大家各個人，就各人自己的緣，力之所及的，做一切善，一切利他的事兒。不是說我就只有念佛了，我什麼都不管了，我這一切事都等往生回來再說了。你什麼都不管，都念佛，那確實是很好，但就是說你不可能什麼都不管哪，你還是什麼都管！實際上誰都是什麼都管。我以前人家問我這個話：「我什麼都不管了。」我

說「好啊！」後來我覺得他所謂的什麼都不管，他就是說這一切關於念佛的、利他的這些事兒我不做了，世間的這一些自利的事兒，我一件也沒放下，我都管。那就不行，那就不行，是吧。所以有些話現在慢慢慢慢地也就摸出來了，你說我什麼都不管，就是念佛，誰做得到？我還沒看見一個人做到。我什麼都不管了，我就是念佛，說這話的人都沒有一個人真做到。

所以我們這個念，這一下子就多善根福德因緣了，但是再分著說，就是應當結緣、應當利他（就是培福）、應當去修慧，這樣樣的，還是隨著緣，「量力隨份」，「份」就是緣；「量力」，量自個兒的力量。你現在比方說我要念佛，我的時間很緊，我還有多少時間是富裕的，隨我這個力量，要量這個力量。舉重，那幾百個公斤，誰都能去舉啊？你得看啊，你得看你這差不多了，你再鉚一下

力。所以「量力隨份」。

所以善根福德因緣很重要。我們今天就把這個談了，也是因為談到這個有人善根發動了，所以就有感。而這更殊勝的就是「以稱名故」，信願持名，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緣。這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話，因為什麼呢？因為經是從很古很古就漏了二十一個字，所以夏老師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。那麼我們今天正式的討論，討論到這兒，下一次呢，我們談三個般若。叫「慧」嘛，文字般若、觀行般若、實相般若，這個裏頭有三個般若，這相互的關係、重要性，以及我們如何下手。剛才談的「學慧」，「學慧」怎麼學，是不是呀？這都應該具體一點哪。具體怎麼學，今天大家就要提這問題，我總要學，我怎麼學呀，是吧？那麼這個問題留在禮拜二，今天就到這兒。

四、懺公訪黃老對話錄

(1990年)於北京蓮華精舍

(編按：1990年，懺公帶領其弟子及身邊學人，到北京訪問黃老，此文文稿是根據當時的對話錄音筆錄而成的。)

【懺雲法師：這是他們居士的一點意思，老居士您是老長輩……。】

哪怕是一張紙，不管哪一位，我這是一個願，所以必須把這個問題談了之後，我們才能繼續談話。如果你們要堅持，那我就跟大

家一塊靜默。你們必須同意完全拿回去，我們才能接著談。

【懺雲法師：好了，老居士既然如此說了，我們就……。】

有的人說了之後，就塞在我這兒，其實這是妄語了，說了拿回去，又不拿回去。人多，我在送客，就塞在我這兒了，這就不好。我們學佛講真實。我們為什麼這麼做？我們就不願意順從世俗。這個世俗的東西，我們為什麼要保留到佛教裏頭？佛教裏的往來，要行世俗的這些俗禮，要塞點東西給你，這是俗禮。所以我們大家應當開誠相見，在法上有所探討，有所交流，這才是相見的本意。要行俗禮，何必耽誤這個時間呢，所以這一點請大家原諒。老法師，這個……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在四七年，您老人家在廣化寺講演。那時候是

北京廣播電臺……。」

四七年，還是解放以前，夏老師主持的。您沒見過夏老師吧？

【懺雲法師：我見過。】

你看看，我們這個關係很深哪。您不是虛老的弟子嗎？

【懺雲法師：我是慈舟老法師的學人。】

不是上虛下雲？

【懺雲法師：不是。我倒想去親近親近，去拜見拜見。】

那跟夏老您不是見了？廣化寺那次道場是夏老主持的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在極樂庵那時候聽過夏老師講演，在極樂庵認

識的。】

極樂庵那時候不是慈舟老法師嗎？

【懺雲法師：那個時候我住在安養精舍，安養精舍老和尚聯繫

夏老的……，這一晃很久，多少年了。」

這一晃多少年了。那一次不是我講，那天也是先師讓我做一個重點發言，那次我站起來談了一談，在廣化寺。那也差不多就是……這個道場……。

【懺雲法師：今年黃老居士高壽？】

我七十七，虛歲七十八了。您出家的時候是在廣濟寺？

【懺雲法師：我在廣濟寺。】

那個時候是少年？四三？

【懺雲法師：就是我三十歲，民國三十三年，是四四年。】

民國三十三年，那很早了。那時候廣濟寺的方丈是顯宗，還是現明法師？

【懺雲法師：顯宗。】

現老退居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現老現在在哪兒？】

都不在了。現老早不在。顯宗還俗了，他活了八十多歲，都過去了，他還俗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時候在南城……老和尚，我臨到南方來，我還去住了幾天。以後他老人家在天津，我們在那都準備到南方去，那麼某某老和尚也走了。在上海靜安寺時我還見過這老和尚，以後他老人家也回來了，從香港又回來了。】

您在臺灣，您是什麼時候到的臺灣？

【懺雲法師：我是三十八年，四九年。】

那早了，四九年跑到臺灣，律航師您認識不認識？

【懺雲法師：認識啊，他是軍長出家。】

對，他是陸軍中將。

【懺雲法師：他專門念佛。】

對，那時候我在我家裏頭請夏老居士講經，他每次都參加的，每禮拜六都來。

【懺雲法師：律航法師，預知時至啊。】

他走得很灑脫，他們當時來信。您當時在臺灣那個時候，聽到這個消息沒有？

【懺雲法師：聽到了。不過那時候我閉關，我沒有去。】

他們來信介紹，報紙上也登載了。他就是稍微有一點不舒適，還可以出來，大殿興工，他來看工程。看工程，這時忽然間回頭就

走。侍者就很驚訝，他說：「師父，你不是說看工程，為什麼快回去？」「我要往生了。」侍者就在後頭緊追。侍者感覺很奇怪，只好一個人他要去，他說要往生。正往回走的時候，對面來了一個師兄弟（廟裏的和尚），他說：「師父要往生。」「怎麼回事？」他說：「這麼吧，我跟著師父去，你也準備，如果師父真往生了，你敲鐘集眾助念。」他一直跟著律航師的，就在這時碰見一個同參，就說這麼幾句話。說完之後跟著走進去。跟著走進去之後，律航師坐在那裡已經坐化了，已經坐脫立亡，反正沒有多少時間。所以他的那個事情很能夠發人的深思。

當年他最初開始來學習的時候，水平並不是很高。他穿著制服，衛兵拿著盒子炮來保衛，有好多同修覺得很不滿意，你既然來參加道場，官架子還這麼大。他當時確實理解也不是很多，但是他

在夏老師領導的打七的道場裏頭，痛哭流涕懺悔，大懺悔，放聲大哭，這裏頭還感受了很殊勝的瑞相。他雖然打七，連著三周念佛七，他是閩錫山的代表，中間有事情找他，電話把他找出去了，回來的時候，就覺得這個念佛道場通通是舍利，進到佛堂看，看拜墊上也滿是舍利，就告訴大家，大家也都看見了。大家把舍利請到盤子裏頭，整個正好一盤子，這就是道場圓滿時候的情況。那時候他們打電話給我，下午。我自個兒也有車子，我坐了車子到那兒去看，一盤，平了，不是尖起來的了。他們說上午還多，尖起來，現在平了。透明的結晶體，從來沒見過，整齊，一律是這樣的。

【懺雲法師：這是律航法師的舍利？】

這是他參加夏老師的道場，參加念佛道場那個時候的感應。

【懺雲法師：念佛佛七的感應。】

確是感應，但是首先是他看見，他首先看見全精舍都成了舍利，等大家都看見了，就把這個舍利請下來。不是他一個人瞅見，好像現在有人說你這是心理作用什麼的，這唯物的，有東西，我親眼見，我見的這個時候東西已經少了，後來都沒有了，所以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」，就是這樣。

後來他去了臺灣，要出家，夫人不願意他出家，到夏老師那兒哭，後來說打個電報勸他暫緩出家，他還是毅然決然的出家了。又不久，就傳來這個電報。這個事情很近，中間沒有拖很長。他在我家裏一直聽夏老師講《無量壽經》，他在臺灣講經也講《無量壽經》。

【懺雲法師：夏老師在什麼時候往生的？】

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。我去看他，他說：「這回我是真的

再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」就在前夕，冬天走的，第二年夏天就爆這個空前的浩劫。他家也抄家，他的佛像現在始終沒有回來。我這些書就是夏老師的書，都抄走了，人家還到我這兒，因為他家現在暫時沒有地方，所以我這一次作這個註解，很得這些書的利益。現在這些書找不著了，很多是日本的書，因為當年逃亡到日本，連日本都找不到。

【懺雲法師：什麼書？】

都是淨土宗的註解。

【懺雲法師：是日本人的，還是……？】

日本人的。我們中國人對於《無量壽經》研究的很少，我們從古至今，只有兩個著作，一個是隋朝的慧遠，就是《無量壽經義疏》，這個有單行本；第二個人是嘉祥大師，三論宗的祖師。嘉祥

師是唐朝人，他有一個註解，也叫《無量壽經義疏》，很薄很薄，沒有單行本，大藏裏頭有。另外就沒有了。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很多，《無量壽經》……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，日本人的這些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或者淨土宗的註解，哪一本很好？】

事實上都不好找。我們法源寺的方丈，他是日本留學生，他寫信給人家去找，各書店都跑到了，買不著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們能不能印？能在這裏印嗎？】

現在就是這樣，我這裏頭最好的原本也沒有了，有一種叫《無量壽經甄解》。

【懺雲法師：「真如」的「真」？】

甄是「西」字底下一個「土」字，一個「瓦」字，那個甄，

《無量壽經甄解》。「甄解」殘了，只有上頭，沒有底下。這部書如果有，那是很好。還有有這個名字，丁福保作的《箋註》裏頭，都是大量引日本的《會疏》。丁福保他自己並沒有很多，他完全是把《會疏》翻過來，或者利用《會疏》的原句。但是疏鈔有一百多種，用古漢語寫的。不是日文，用古漢語寫的。文字稍微警扭一點，但是比現在中國的大學生要用古漢語寫要強得多，他們研究得很深入。

「懺雲法師：要是有什麼圖表也好，或是註解，我們把它印一印，給大家看一看。」

對。我這裏所有的材料裏頭，我在他們的資料裏頭，我作註解的時候引用了不少。他們的這些註解裏頭，我採用了相當多。

老法師和廣欽老和尚也很熟吧？

【懺雲法師：很熟很熟！那老人家也很……。】

聽說臨走的時候很好？

【懺雲法師：那在世的時候就知道，決定是如此。他臨走的時候，我去看他，他正在院子前面走著，他就說：「不去不來，不去不來。」很解脫！廣欽老和尚的意思是這樣，證果的人，確確實實有把握……。那時候是在……，因為我到臺北打佛七，我就去看看他，去拜見拜見他，愈親近愈感覺好，很難得，在臺灣念佛有這麼一個高僧，很難得。夏老居士那年臨走的時候，也很高齡？】

八十多。

【懺雲法師：身體還算是好的？】

身體很好的。我去看他的時候，就告訴我：「這回我真的不看

了，我真的不看了，真的要走。」而且對於未來完全知道，所說的非常清楚。

【懺雲法師：能不能講一講？】

不完全搬他的話了，就說文化大革命將來都要抄家，但是大家要堅信，最後抄家者，他們還是要……，意思是還是失敗。四人幫不是都抓起來了嗎。整個的前因後果都了若指掌了，就是不再看了，不再看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個時候就是周叔迦居士，我那時候在中國佛教學院讀書。我在那讀書的情形，也就是沒有去成，我到慈舟老法師那兒……，我身體也不好，我又怕熱，不願意去，……那時候就是周叔迦邀請去講課……，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鬥爭。】

沒有誰能例外。有名望的人都可以給你一個頭號，叫做反動權

威。你既然有名望就是權威，但是這個權威都是反動，這都是反動權威，所以這些有名望的人就可以一網打盡。歷史上，在舊社會做點事情，那就是歷史反革命，所以就很難以倖免。像他周叔迦穿上家裏頭祖宗清朝的服裝，穿了之後，站在門口展覽。

【懺雲法師：是自己展覽，還是命令的？】

當然是被動的，命令的，被迫的。他後來平反了。他這個事沒有把他搞得太什麼，有的就過不來了，犧牲的人也很多，他總算還是……，就是撐了一點。

【懺雲法師：他也不久就故去了？】

也不久，不太久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時候我們是倓虛老法師，以後在香港念佛，

五百個人的念佛聲中，他老人家打坐往生。倓虛老法師，青島湛山寺的。那個南城……庵……，那時候我在上海見過，從……往南走，我們差一班船，在上海見過。以後就聽說他老人家到了香港，在香港住不慣，就回來。這老居士您沒聽說過？】

沒有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念佛都是怎麼念呢？念佛的方法？老居士給……他們都是才信佛不久……這些是……】

您們親近老法師，還……，我無所補充啊，哈哈。

【懺雲法師：您不要客氣！】

就是說善知識難遇，善知識即是如來，對於善知識要是真實的相信，即是如來。所以如來之教要全盤接受，就是這樣，不能打

折扣，不能用自己的思想，在這分析師父這句話對，那句話我還有點……，這就不夠了。所以《四十二章經》說：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」你不要信你自己的意思，你的意思不可信。只有完完全全地信師父的，拿師父的意思作為自己的意思，這才是真正的恭敬師父。其餘的，你拿頭目腦髓來供養都不夠。有的人遞個紅包，拿一萬美金，說我供養了師父，這是對於師父的侮蔑。如果師父只是希望看到你這個紅包，這樣的師父可以不皈依。真正要遇到師父了，那就要依教奉行。所以大家所需要聽的我看也就是這樣，全心皈命，一心靠倒，完全唯師父的話是聽，要遵從教導，就是這樣。不在乎東參一位，西參一位，這裏聽一點，那裏聽一點，弄到最後什麼都不是。依靠一個師父，靠到底，要完全聽受教導。

我的幾個師父都是恩師啊，從師父那兒得到的很多，沒有遇

見這樣的師父，沒有今天。所以大家也只有如此，不能從自個兒的思想、自個兒的意思，在這裏挑挑揀揀。所以馬列主義說你這是批判接受，也接受了，是拿你自個兒的思想在那兒挑。還是把你自個兒擺在師父的上頭，這個我認為是好的，我接受；這個認為是不好的，我不接受。還是你在那兒評定師父，不是讓師父來改造你。所以我們學佛的過程就是改造的過程，當作佛來改造你的，最有效的代表也就是你的師父，好好接受改造。

所以改造就是大家要承認，大家是眾生知見。佛的出興于世，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所以學佛就是把你的知見丟掉，丟得乾乾淨淨，而接受了佛的知見。佛的知見從師父得來，從經典中來，一切不管什麼法門都是如此。

你們都是淨土宗嗎？

【懺雲法師：都是淨土宗的。】

日本人最宗善導了，善導他們是最尊重。他們有的人判教，他的這個傳承，第一代的淨土宗的祖師是阿彌陀佛，第二代就是善導，第三代他們日本人。中國人談的最親的，最初就是善導，沒有跳過善導，他沒有說第一代是阿彌陀佛，第二代就是他們日本人，他們沒有。第二代是善導，他們尊重極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日本人為什麼尊重善導大師？臺北有個寺院叫善導寺，就是日本留的。】

他們尊重極了。善導，實際上中國是怎麼樣呢？一部分人把這個歷史弄錯了，他說善導大師自殺了，這是錯誤的記載。這是日本人考證出來的，日本人這方面很有功啊。我們這兒記載善導大師住在善導寺後，站在柳樹上，念著阿彌陀佛就跳下來了。其實這是

一個錯誤，從律宗的祖師道宣寫的東西裏頭，證明這個跳樹自殺的是問話的人，向善導大師問話的人。善導大師是答話的人，跳的是問話的人。善導大師正在說法，來了一個青年，就問大師，他說：「一個人要是念著佛死，是不是就往生了？」念著佛死，告訴他「是，他就往生。」他就頂禮出去，念著佛，一路念著佛，一路出了廟門，爬上了棵柳樹還在念，他就念著佛跳下來了。是問話的人。所以說一個大德自殺，這個事情就是把善導大師抹黑了，現在大家就是慢慢的……。大陸還沒有完全扭正過來，還有人說是善導大師自殺了。

善導大師，都說他是彌陀化身，蓮池說：「善導縱然不是彌陀化身，也是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同等人物。」所以這是一個大德。他說的話：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。」佛為什麼

要出現於世？這個「唯」字份量很重，唯獨、唯一要說，不是別的事，就是要說這件事。說什麼？說阿彌陀佛本願之海。所以很多人輕視淨土法門，這是智慧不夠，只能這麼說，智慧不夠。所以這不可思議啊。

夏老師的《無量壽經》，去年一年在海外印了二十萬本。淨空法師的門下，有人一天念十二遍，念三遍、五遍，能背的人很多，各地組織淨宗學會在研究。《無量壽經》當然是全部說了阿彌陀佛的本願，跟《阿彌陀經》一樣，都說了念佛法門。念佛法門的殊勝是在於蕩益大師的話：「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。」你念佛是全攝取了佛的功德，成為你自己的功德，所以有這一句，大家可以放心了。還有什麼不放心？佛的功德你全攝成你自己的功德。所以說：「念佛時即見佛時，見佛時即成佛時。」這樣說來，「念佛時即成

佛時」，因果同時。現在老法師叫我說的是方法，我沒有談方法。

【懺雲法師：談這個增加大家信心，尤其是對善導大師……，我也是，一般都是這麼傳，說善導大師是從樹上跳下自殺的。這我感覺是有差一點，這個信心……。】

道宣他把這個事情寫到哪裏了，為什麼大家都沒發現呢？寫的那一些，他沒有標出善導，他的傳裏頭是標在那一些，比如說讀《法華》藥王焚身，所以有很多焚身的，是跟這些焚身的傳列在一起了，把這個跳樹的人作為主，因為它是以寫他做的事情，就沒有把問話的這個人的名字標出來，忽略了，所以這就弄得很什麼了。現在就是增加信心，我們就是要有一個「信」字，難得就是這個正信。

所以截流大師說：正信和不是正信，這是懸殊了。你要不是正

信，你念佛結三世冤。今生念佛，沒有往生，因為你信願持名嘛，這三資糧缺一不可，但你這個信信得很淺，雖然是念佛，功德也一般般，不能往生。不能往生，可是功德很大，所以第二生大富貴，大富貴就大造業。富貴人沒有不造業的。大造業，第三生就入地獄。所以結三世冤。你這一生是個念佛的，你就跟那個做五逆十惡的人只差一步，他是今生死了就入地獄，而這種念佛不徹底的人，你是中間一生富貴，然後入地獄。差一步，只是前後，他早進去一步，你後去一步。所以結三世冤。所以這是勸生正信文。

我寫了一個《淨土資糧》，大家看過沒有？（答：看過。）就引了這個事情，引了他這個勸發正信文。所以信願持名，我們〔光〕持名並不可靠，但是我們深信切願，這個是非常關鍵。所以我頭一個也奉勸大家要信師父，信淨土法門。要這麼去念，你怎麼

念都可以了，大聲念，小聲念，默念；計數念，不計數念；動中念，靜中念，怎麼念都可以。

「懺雲法師：剛才說記載的善導大師，是不是有人就問念佛人能不能往生，那麼以後問的這個人他就一直念著佛。要真能往生，那麼不現在就往生好了，以致上樹，自己從樹上跳下來就自殺了？」

他就是說我一直念佛，念到我摔下去就死。但他不知道他這個問題，你可以念到摔下去，摔下去之後非常疼痛，你還念不念？你要一直念下去，決定往生，但是一摔，一變化，念不了了，那就決定往生不了。所以善導大師並沒有答錯，你念到死。他這已經不能念到死了，你一摔可能就不念了，也可能念，真的我們不知道，是

不是？最好能夠堅決咬定牙關一直念下去，什麼疼痛也不管了，這個可以往生。如果這個裏頭……，恐怕很難，他這個智慧不夠。

【懺雲法師：裏頭解釋這一段的原文在日本？】

這個原文不是在日本，在道宣法師的《高僧傳》裏頭。道宣法師《高僧傳》在這一些焚身的這一類人裏頭，很短的一個，短的，這個名字查不出來了。過去我都把它查出來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是不是道宣律師的《高僧傳》，第二，是不是唐朝時候？道宣律師是唐朝人。】

所以說很近哪，善導也是唐朝人，道宣也是唐朝人，所以這個事跡是很明顯啊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麼我們回去就去找一找，找到這段文最好印出來，給大家解釋一下。】

好的，當初我是親自把它查到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很好！】

我是一篇一篇查，把它查出來了。不大好查。

【懺雲法師：這個文現在好不好查？現在在眼前好不好查？】
我這兒書太多，跟沒有書一樣，真的不好查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們回去找。老居士提得很好，我也對善導大師跳樹自殺了，我心裏還是一個疑團。這下子不但把我疑團給解釋了，沒有了，還增加我的信心。】

這個我供養你一本。我給善導大師寫了個新傳，我寫了一本新傳。就說明他不是自殺的人，不是他自殺的。

這個懺法，這個拜懺的。《寶王三昧論》，還有《寶王三昧念佛論》，兩個論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們瞻仰瞻仰老居士的佛堂。】

那是諾那祖師相片。

【懺雲法師：諾那祖師是……？】

是密宗。

【懺雲法師：往裏頭那張照片？】

那是夏老師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時候已經是年歲很高。】

夏老師八十多歲走的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那時候三十三歲，還沒出家，在極樂庵聽過夏老居士開示。那時候還很早，我三十三歲……。】

三十三歲，那還是很早了，那還是日本人的時期。

【懺雲法師：日據。】

那個時候夏老師本來在天津是閉關的，一切不出來。後來因為感覺到中日戰爭眾生很苦，所以就到北京來了，出來講經弘法，在廣濟寺裏講過很多次。慈舟老和尚是做了科判，給大家講《無量壽經》。所以大家學淨土宗，現在夏老師的會集本確實是個善本，淨空法師不是把九種《無量壽經》都印在一起了？這九種印在一起了，就很可能比一比，一比就清楚了。一比嘛，夏老師這一本善本就是當之無愧，非常圓滿。說彌陀本願海，說整個阿彌陀佛是國王，如何聞法，出家，發心，發四十八願，如何成就的四十八願，極樂世界的情況，極樂世界眾生的修持，以及如何才能往生，以及咱們這個世界上的眾生種種作惡，種種苦報。所以要知道這個世界之苦，就不能做這些惡事，總之要厭離啊，極樂世界如是莊嚴不退。

所以極樂世界它兩個因素，一個是不退，一個是壽命無量，非成佛不可啊。每一個人都不退，而且你壽命無量，你再鈍也要成佛，沒有不成佛的，所以就是要去。所以這部經非常……，有多少他方世界的多少億菩薩，因為沒有聞到這個法，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有多少世界多少多少菩薩都發願求生極樂世界。所以這部經是當來經滅的時候，唯一留在世間還度眾生的，就是這部《無量壽經》。將來是一切經都滅了，唯獨這個經留下來，還有一百歲度眾生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不是指的《阿彌陀經》嗎？】

這個文字就在《無量壽經》裏頭。當然《阿彌陀經》和這個經是一部，但是《阿彌陀經》裏頭佛並沒有說這話。在《無量壽經》裏頭佛說了這個話：「我以慈悲哀愍眾生，獨留此經，止住百

歲。」在未法最後一百年，這個經還在度眾生。所以這個經現在就是正式放光了，一直塵封大藏一千多年，沒有人做註解，沒人讀，現在在去年一年印了二十萬本，有人一天念十二遍，讀者，誦者，印者，那就是為了將來。現在還不放光，將來也就出不來了。

第一部滅的呢，是《楞嚴》，所以現在還有人已經說《楞嚴》是假的，釋迦牟尼佛早就說在前頭了，《楞嚴》將來要先滅。這種邪論愈來愈信的人愈多，智慧愈來愈少，這是滅劫嘛，現在是滅劫，人的智慧一天不如一天了，這種人多了，都說這是假的，那麼也就不印了，也就不念了，甚至於把它的版都去毀了，那麼這經就滅了。所以先滅的是《楞嚴》，最後滅的是《無量壽經》。我常常說抓兩頭，抓住那個要滅的，抓住這個將來要獨存的，都是極其殊勝的法。

這一本裏頭是三種阿彌陀經。《阿彌陀經》大家念的都是鳩摩羅什大師翻譯的，第二種是玄奘大師翻譯的。玄奘大師他一般凡是羅什大師翻譯過的就不再翻了，但是《金剛經》和《阿彌陀經》他都重翻了，也就是重視。窺基給《阿彌陀經》作註解，所以法相宗的兩代祖師，一代翻譯了《阿彌陀經》，窺基對於《阿彌陀經》有兩種註解，一個是通贊，還一個是疏，窺基有兩種。所以現在法相的人，有時候說忘本哪，你們祖師的作法，就不繼承了，哈哈……。第三種是夏老師會集的，把鳩摩羅什和唐玄奘翻譯的兩本會在一起，現在這個還沒有像《無量壽經》那麼流通，就夏老師這一本，不過現在都印出來了，在《淨土讀本》裏頭，也印進去了。

裡頭它就是著重在不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亂。真正要念到一心不亂，一心嘛，就事一心、理一心，這個地球上的人，能夠以現生念

到事一心和理一心，談何容易？可以說沒有吧。要到事一心了，見思惑就沒有了；到了理一心，就破無明了。世間的人，哪裏能到這個水平。所以如果不到一心不亂便不能往生，那麼淨土法門就成了難行道了，不是易行道了。

一般要是斷了見思惑，就出生死了嘛，是不是，直出三界也是這麼出。你淨土法門也是要斷見思惑才出，那怎麼叫易行呢？要是因為你等到斷了見思惑再出去的時候，你生的是方便有餘土了。我們現在說容易生的，生的是凡聖同居土。這四土嘛，凡聖同居土你去還是凡夫啊！所以這個才稱為易行道。這是帶惑往生，帶業往生。現在出了個陳反對，這是謬論啊。要沒有帶業往生，淨土法門有什麼殊勝啊？所以我們現在要產生正信不容易，種種的邪說。尤其學密，都還有群魔在那兒干擾破壞，要遇見一個明師，不會批評

淨土，那很不容易。

就是這個玄奘翻譯的，你最後不亂是佛的力量，是佛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。因為佛有接引之願，凡是你念著我，我來接引你。接引，不是把你接一接，而是加持你，以佛的力量加被你，使你的心不亂，不是你要念到不亂的程度，所以蕩益大師說，你只要深信切願就可以往生。你要不是深信切願，你念佛念得如銅牆鐵壁，風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也不能往生！所以印光法師稱讚蕩益大師：他的註解是一切註解中的第一了，而且稱讚說釋迦牟尼佛自己寫也不能超過。我過去對於印老的體會還不大夠，等到看到他這句話之後，我就承認了，確實是三大高僧之一，諦老、虛老、印老，當之無愧。

……他就自然而能念，他就自然可以聽佛說法，就自然可以

聽得懂，而且自然就得到無生法忍，隨佛往生了。所以都顯這確實是他力，是佛的力量。我們念佛總覺得念得有時候還是有妄想，還有……，沒有關係，只要你的信願對不對。只要是六信：信自、信他、信事、信理、信因、信果，一般信淨土的人都能信他、信事，但是要信自、信理，這個信才是圓滿。

【居士敬問：您說小本《阿彌陀經》裏頭的「一心不亂」是「繫心不亂」？】

「一心不亂」，我這本書裏頭也有，是現在流行的《阿彌陀經》裏頭缺了二十一個字，在襄陽出土的古代的刻本裏頭，多了二十一個字，是「一心不亂，稱念名號」，後頭這四個字攔在一起是八個字，八個字那就跟玄奘翻譯的沒有「一心」，他翻譯的是「繫念不亂」。這裏的「一心不亂，稱念名號」跟那「繫念不亂」

完全是同樣的話，所以不需要達到一心不亂的水平。你只要是在念，哪怕念得還有一些妄想什麼的，沒有關係，你只要肯念就行。

【居士敬問：在臺灣，這一段期間助念往生的瑞相很多，成功的很多。成功的例子就是說臨終有瑞相。】

這很多，就是各處，在外國，在各處，說有些個老太婆，有些什麼什麼，各種類型的人得到往生的都很多。這是佛力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亂，所以我們不要覺得「唉呀，我念得還沒有到一心不亂，那是否能往生？」這個疑惑不必。

【居士敬問：請教老居士，一心不亂的念佛是不是就是我們所謂的念佛三昧？】

到了一心就是三昧了。一心有事一心、理一心，三昧有深有淺。到了事一心這一句就老現前了，你這一句沒有間斷。你真是到

了這個時候，往往可以不吃飯不睡覺都可以了。

【居士敬問：那跟人家談話的時候？】

心中朗朗，他自動的就都在念了。到了理一心，破無明了，那就了不起了，就破無明了。那就等於禪宗大徹大悟的人了，理一心了不起了。

【居士敬問：在念的時候，是時時要警覺，有一次感覺說有一個東西在那邊念佛，還是不理它，就是耳朵聽？】

就是用耳朵聽，念佛最好的法門就是自念自聽。你不要去管著它，我這念得好不好什麼什麼，有時候說自己來監視，都是多事！

【居士敬問：要念出聲，還是不要念出聲？】

隨便。

【居士敬問：自念自聽也可以聽？】

隨便，反正默念一樣聽得見。因此你的心就攝住了，你就完全只是念這一句，你聽到了，你這一句就是真念了。念的時候你自個兒都聽不到，那這一句就是不算數。每一句功德都不可思議，就是要去念就對了。

【居士敬問：有妄念來是馬上就把它打掉，還是不管它，讓它繼續？】

你不要去治妄想，「欲除妄想，去一添兩。」你「任它妄想紛飛，聽我念佛分明。」你就聽你這個念佛就完了。不要去追這個妄想，壓那個妄想，你就好好的念這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……，你自念自聽、自念自聽。妄想很多時，聲音可以放大大一點，可以大聲一點。

【居士敬問：心裏有時緊張的時候，還是不是要繼續念下去？有時候想一件事還沒有做，但就是沒有辦法馬上做，心裏又很擔心，在那種擔心的情況之下要念佛嗎，還是……？】

什麼情形之下都要念佛，有的人做了壞事了，就不敢繼續，其實都不用管它，只要你念就是好。有人還覺得我這個衣服不乾淨了，或者什麼什麼，必須換了什麼念，都不干事，你只要是念，念就最清淨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天我在這兒鬧個笑話，……在哪兒辦個念佛堂？在哪兒建所念佛堂？】

北京啊？

【懺雲法師：我在美國有個念佛堂，那將來在北京能不能創個

念佛堂？】

很好，現在還……，現在是他們在廟裏頭一個禮拜（有的是一個月）有幾次，也有的是到了佛誕日作個念佛七，常年的念佛堂還沒有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們有個念佛堂，一個禮拜念一次。】

一個禮拜念一次？

【懺雲法師：兩個禮拜念一次。】

北京就是在居士林，在廣濟寺一個月有四次，也相當於一個禮拜一次了，一個月四次，念一整天。

【懺雲法師：都是禮拜天在念佛？】

不是禮拜天，它是初一、初八、十五、二十三這四天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們自己要是另外再開個念佛堂可不可以？】

現在當然是可以的，不過也不是很容易。

這兩天接到一封信，美國的淨宗學會約我去，冬天去三個月。我都不跑了，我只是今年到日本去一趟，這是代表中國跟日本雙方的一個淨土宗討論會，代表國家的，這次回來之後不再出門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已經去過了？】

還沒去，今年十月。

【懺雲法師：美國淨宗學會是不是淨空法師的？在美國哪兒？】

對，不去了，他約我我也不去了。在美國，現在七、八處都有。他們有一個單子，現在很多，在華盛頓、洛杉磯、舊金山各處都有，好多地方都有，還有小地方。還有淨空法師在達拉斯也成立

了一個佛堂，還沒有完工，他也想約我去，我都不去了。現在不算跑了，現在是在家裏頭以自己念為主。

【懺雲法師：國外信佛的人少。】
在外國你們還說人少，在大陸人就更少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到臺灣，到臺灣人多。】

哈哈，那更不能去了，哈哈……不動了，我有一些工作，我現在還在佛學院講課。

【懺雲法師：哪個佛學院？】
中國佛學院。

【懺雲法師：是法源寺的？】

對，我這個禮拜二就要去上課。另外，還寫點書。

【懺雲法師：哪一位作院長？】

現在是傳印在那兒負責，院長是趙樸初，趙樸老。現在不打算跑，因為跑來跑去總是有些應酬。現在就是摒除一切酬應，有時間就念。有人來，不談世俗，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談什麼俗事，大家交流交流，就是這個。還要想再完成一兩部著作。我有一部《大經解》在國外印得很多，就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再一個就是你看過的《淨土資糧》等這些書，還有些錄音帶，現在有一些東西必須整理一下，不打算跑了。

現在你們那裏還有諸位大德在那兒，大陸更可憐了，要知道，大陸更可憐了。越是不能……，就越代表是可憐，所以地藏王菩薩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。」在佛法很昌盛，很好弘揚，我就不去了。這兒特別困難，我就不走了。就這個道理，哈哈……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在這兒也不能……？】

我現在的看法，主要的還不是……。你們看看國外多少法師，多少道場，多少人信，只是缺少說法的人，還不大夠，只是這個心念。我們這裏要跟你們比，我們缺的東西就更多了，所以這是一個苦地方。這是一個苦地方，我們就只有在苦地方待下來。苦地方，我再跑，這些人就更可憐了，就是這麼一個想法，不能再走了，所以也就罷了。目前距離都縮短，我去年給他們的錄音帶，現在臺灣都裝訂成冊當商品賣了，一千台幣一本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的錄音帶有多少盤？】

大家就這樣，憑這個，以後這些訊息傳起來容易了，錄音帶或者還有錄像，印刷也比較容易，就這些個跟大家來請教，向大家請教。確切說請大家指教！

【居士敬問：老居士方便的時候，慈悲慈悲，不能長期性，短

期性的去講一下？」

我年歲也大了，時間就格外的寶貴，一天兩天也就不可多得了，所以要發揮它最大的作用。所以現在只是這樣子，我有我的一些計劃，和這個計劃一致的，那就可以做；和這個不一致的，這一切都是力不從心了。自個兒也很喜歡也很願意，有很多事情要是前十年那就比較沒問題，不過現在就要慎重了，有好多東西要歸攏要收尾，許多發過的願要實踐，這事情不少。目前不是沒有事，而是忙不過來。我最感覺不夠的就是時間了，時間不夠用了。一個人不能自己沒有定課，像我這個鈍根，定課就不可不夠份量了。而這個不保證，你去寫東西、去跟人家談論，都是在放毒。不但我們臨終是佛在加被你往生，就是現在我們一言一行，你之不出錯誤，都是由於佛的加被，確實如此。你自己不用功，就是拒絕佛的加被。拒

絕佛的加被，〔言論之中〕就是放毒，出錯誤。

【居士敬問：沒有在用功，就是在放毒？】

就是言論之中，「離經一字，便同魔說」，所以我也看見有些香港來的書，其中有的言說不完全對，所以自己還能夠這樣，佛的加被，就是因為有在念。不然也一樣，他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他會犯錯誤，我也會犯錯誤。老說不是好事，所以我不願意老講。淨空法師希望我到處去講，我說我不是這個人，我不是對人去說法的人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，現在這邊有的法師有沒有在修淨宗的？】
很少，很少。

【懺雲法師：後起之秀將來能成為善知識的人有嗎？】
將來是一定有，不過目前還看不出來。有是一定有，這是一個

信念，將來一定有，但是現在可能他還沒有露頭角，現在還不敢說誰是。將來佛教是會比現在更光明一些，這個是可以看到的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看就是臺灣和福建的將來都可能……，福建到臺灣也可以說沒有……。】

今年他們臺灣組織了一個團，有十一、二個人到北京來一個禮拜，來找我，就是說，讓年輕人跑吧，他們也錄錄音，我儘量不出去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有沒有錄影？】

錄影也可以錄，他們有的人也錄，錄像啊。不過現在是這樣，在美國的錄像帶，我們中國的錄像機不配合，我讓他們錄的像放不出來，沒有影。美國的排號跟我們排號不對。

【居士敬問：調一調應該就可以。】

不管它了，不搞這個了，不分這個心了。

「居士敬問：請問老居士，您念佛是純念阿彌陀佛，還是用特殊的調調在念，你有個韻調很好聽，我們在美國蠻流行的，很特殊的音調。」

不是我的。

「居士敬問：不是您的？但是它上面寫的是黃念祖老居士念佛的音調，不是您的，很奇怪。那您是直念「阿彌陀佛」，還是？」

都可以。夏老師的念法是這樣，將來我們預備錄一下音，就把唱贊、念佛整個的儀軌錄下來，很莊嚴。念佛嘛，他是敲這個引磬，只敲「陀」字，南無阿彌陀（敲一下）佛，南無阿彌陀（敲一下）佛，就敲這麼一下。這是慧明老法師的傳授，不敲兩聲。現在

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，快起來了。快到不能再快，轉四字，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……」，再加快，「阿彌陀佛……」，叭！就停了。

這個就把禪宗的那個跑香，它那個殊勝也攝在裏面，禪宗跑香，跑跑跑跑……叭！一啪，一站，這時候可以開悟。在念佛中也同樣，這個流水魚子是從慢到快，到了最後四個字，四個字就……你這時候一點兒打妄想都沒有了，「阿彌陀佛」念得非常緊，這時候不是很長，緊到這個極點的時候，一聲重的魚子，這一下，都平靜了。

這件事情我們有預備人，有很多事情在做，要一點點做起來，所以我不能離開這兒，就是要把這些事情做出來。這個大家要這麼念，容易得力。關鍵是自己聽，不要管妄想。不必管妄想，自己就

這麼安安靜靜的，都攝六根嘛。念的時候，口在念，舌根；用了意根；耳朵在聽，這是耳根；在這兒靜坐，身體也是在裏頭；在道場中，鼻子聞的是香，眼睛看的是佛像，這不是都攝六根嗎。都攝六根這就好了嘛，這大勢至菩薩就是這麼成功的。而這麼都攝六根，你只要能相繼就行了嘛，「但能相繼」，就是這樣，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」所以他們參禪的人，他們不知道我們《大集經》說：「若人但念阿彌陀，是即無上深妙禪。」都攝六根，就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無上深妙禪。所以這個念佛法門攝一切法門的功德，禪宗的功德、密宗的功德都攝在裏頭，所以就一心打定主意，修就對了。

【居士敬問：請問「叭」的一聲靜下來之後，是繼續念四字，還是恢復念六字？一靜下來的時候，就繼續速度那麼快？】

這停下來之後，如果你是恰恰告一段落，那底下就可以該唱贊子或者要念《往生咒》什麼的，就往下念了。如果你還有時間，你可以再從慢的開始再念。稍微停一停之後，然後再敲，就是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。

「居士敬問：離開木魚跟離開磬，那是用念的好，還是就念「阿彌陀佛……」這樣子？就是我們拿念珠的時候，沒有木魚也沒有磬的時候，是用唱的好，像剛才老居士所講的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「有調子」，還是就這樣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一個字一個字的念，哪一方面比較殊勝？」

這兩個差不多。那個也不是做成一個腔調。因為你一開始不是很快，自然而然每個字的聲音就會長一點，但是後來就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，那就跟這一樣了。

就開始的時候有那麼一點點差別，不是很快，那是開始，然後慢慢加快。

【居士敬問：老居士的意思是沒有木魚的時候，還是用唱的那個調調來得比較好是嗎？】

我沒有說這個調，沒有說是一定哪一種，都是隨你自己，你覺得哪一種最適宜最攝心就好。但是說成了有韻有調，變成了唱，也有人這麼修，也就可能是偏了一點。所以愈簡單愈好，聲調也應當簡單，很和雅，很簡，不是弄得很多花腔，搞得跟音樂似的，那就是走到那一邊嘛。那個不是我的，那麼念它不是我的，我沒有錄過唱佛的念佛的那個。

【懺雲法師：終南山、天台山、靈岩山有沒有什麼修行人？】

我沒有怎麼跑，我現在知道的出家人裏頭的佼佼者，在陝西有一個通願法師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是慈舟老法師的弟子？】
傳人。

【懺雲法師：她在哪裏？】
在陝西。

【懺雲法師：西安的陝西？】

是，西安的陝西，在吉祥精舍。她是慈老的傳人，她是完全繼承了慈老的華嚴、律宗、淨土宗。她是省長的女兒，翟文選的女兒，她北大畢業。在畢業的那一天，一般省長的女兒大學畢業，要出，不是出嫁，就是出國。大學畢業嘛，結婚了，那是出嫁了；到外國留學嘛，出國了。她在那天出家了，所以就是很特殊。而且她

跟她的師父，福建來的一個比丘尼。這師父也很有德，赤手成家，一個人來的時候，在北京建立了一個道場。

【懺雲法師：福建來的比丘尼叫什麼法名？】

法名我忘了，她的廟叫做通教寺。

【懺雲法師：在福建，我們以後跟著慈舟老法師去，在福州也有一位比丘尼，是老法師的……也是剃度的徒弟，是不是那位比丘尼？】

反正這位老法師是五台，後來。通願法師一直在招呼她。通願法師，北京是極力在請她來，她不肯來。她在那邊，現在是結夏，各方面到她那兒，她講戒。

【懺雲法師：通願法師也去過廣州？】

她去過廣州。

【懺雲法師：和誰去廣州？】

去廣州是何特林〔音〕居士供養她，何特林〔音〕很發心，他為佛教做了很多事。

【懺雲法師：何特林〔音〕居士是哪一位？】

何特林〔音〕居士，他開了一個廠，自己很儉省，而且拿了很多錢來做功德。他還維持了一個比丘尼的道場，浙江的，是他全力負擔，全部道糧他一個人〔負擔〕。這個人很發心。何特林〔音〕請她去，她在那兒住了一段時期，還是回來了，她說那邊對於弟子們不利，繁華。

【懺雲法師：這邊？】

不是，廣東，它繁華。她的吉祥精舍在山村裏頭，她說總是在山林裏好一點，這青年都在城市裏頭，花花綠綠的太多了，她就回

來了。這是一個大德。

【懺雲法師：通願法師現在在陝西什麼地方？】

吉祥精舍，我有她的地址。

【懺雲法師：是西安嗎？】

不是西安，它是在一個縣，也是一個偏僻的地方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有沒有地址？】

有，我有，我會找給你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呢，在臺灣，從我五十三歲開始，他們有大學學生來問我念佛怎麼念，又問我受八關齋戒。最初在開示後接著念。結果放了暑假，他們成群結隊來了。來了，這些小孩不說話，一直到談完經，不走了，說：「我們不走。」我說：「不走，在這兒

住多少天？」算一算，「住一個禮拜吧。」我說：「既然想住一個禮拜，我們有個名義的，你們願意受八關齋戒，願意念佛，我們就叫齋戒學會。」從那時一辦，辦到現在，二十多年。」

好。

「懺雲法師：這裏頭男學生，現在他們都出家了。還有，女學生現在到別處去受戒，跟別人出家了。因為我那裏不能出家，也不能……。他們現在有些新潮派，跟……。現在繼續又有些女學生，我沒有辦法，我就叫他們在台中租的房子在那兒住，三樓，也有女居士，就算點房租，也很少，就在那兒住下。他們那兒最多有十個人，少時現在也有七、八個人，都很修行。將來要是有可能，有些女學生還曾經來過這裏，將來讓她們去親近親近通願法師？」

不過這要先聯繫一下，取得她的同意，因為她那個地方能夠

有多少單，容納不了很多。她剛擴建了一點，她這是一個尼眾道場中，現在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。禪宗是佛源，佛源住監獄住了多少年哪，虛老的弟子，現在在雲門，雲門的方丈。

【懺雲法師：雲門不是在廣東？】

雲門在廣東，在六祖的道場旁邊。雲門是老道場，雲居也是古道場，是虛老重興的，新興的，雲門是一直到現在。

【懺雲法師：雲門現在住了多少人？】

人不少，雲門現在還很興旺，廣東很多人供養，離六祖的道場很近。這是一個為了忠於師父，所以入獄，長年入獄的，這是一個。再有就是福建廣化寺的圓拙師，在福建。過去文化大革命之後就沒有佛書了，他就是印佛書。那個時候這被認為是反動，他就是甘冒一切危險，印書印經，現在也都退休了，這也是一個很了不起

的，所以這一些都是老一輩的了。現在很多年輕人都發心，現在因為情形很好，年輕人信佛的比較多，也是這樣，但現在也就是沒有人領導，一堆一堆，一隊一隊，沒有人領導。這兒比你們更苦了，這兒沒有人領導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。要是能夠把這些人都引上正路，這是很殊勝的事情。

【懺雲法師：現在政府對於弘法接不接受？】

現在是這樣，你在你寺廟內部有自由，這個自由是這麼解釋的，在你的寺廟裏頭。現在我給你舉個例子，現在掃黃，佛教的書，大家都知道從香港從美國寄來很多東西，寄不進來，為什麼？因為掃黃，宗教書籍屬於黃，被掃之列。不光是佛教，耶穌教，一切宗教，這是黃，所以就是這樣。要很大張旗鼓地向社會公開的來做宣傳，這個事恐怕不合適了。但是在你的內部，對於年輕人十八

歲以上，你給他講，這個可以；十八歲以下，還是不允許。所以這個是有條件的自由，但是已經很好了，比過去好多了。你要說弘法容易順利，當然是臺灣、國外比這兒強，這兒當然是困難，這是苦。但是我們要選擇的話，選擇哪裏呢？那你選擇個苦一點的地方吧，不必錦上添花了，你們都在那兒。錦上添花的事我不做了，我就在這兒陪這些苦人。

【懺雲法師：現在老居士所看佛法的前途，信佛的人也很多，尤其在臺灣。大陸這兒，聽老居士說信佛的青年也很多？】
也很多。

【懺雲法師：問題是缺少講佛法的，弘揚佛法的，或者是領導大家的這個人才，現在這種人才大陸上有沒有？將來可以撐著的人才，二十多歲？】

有，都還要培養。

【懺雲法師：都在哪裏？】

現在各處都在辦佛學院，各處有很多人都在學佛。比方通願法師她那個每年結夏也有五、六十人，我們都看到的，各處都在……。

【懺雲法師：都是比丘尼？】

比丘也有，她是比丘尼。各地也有佛學院，不過佛學院出來之後，現在走上正路的有一部分，有很多也就是變成了一般的時髦的和尚。時髦的和尚，穿西裝，吃葷，講戀愛，這時髦的和尚。現在的情形就是好壞都有，很多和尚在這裏頭，有些還是出名的大和尚，其實內容很腐敗，這也有。現在的關鍵要培養幾個所謂將才，像他們都是將來要出來弘化一方，要發起這個心，要繼承，這個很

重要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如果知道，可以給我介紹一下，我將來去看一看。我預備可能秋天我還會再來，這邊去看一看。】

我現在就這樣，我比較屬於閉門自修的性質，所以跟外頭沒有多少接觸，知道的人也不怎麼多。

【懺雲法師：那麼我也是去看，我親自去，訪問在大陸這種人才。就是到佛學院訪問，或者到天台山，或者是通願法師那裏。】

您的意思是想怎麼樣？

【懺雲法師：我的意思是，現在我每年寒假暑假都辦男學生的齋戒學會，也加女學生的齋戒學會。我從去年就開始打佛七，齋戒會十天，佛七七天，今年暑假我也在這麼打，臺灣寒假太短了，我就辦暑假這一次，十天帶打佛七。打佛七，我雖然領著他們拜佛

打打坐，或者跟他們講講佛法，二十年前的大學學生，現在已經能講佛法了，也能講唯識，講天台，也不錯。講經講論都可以，講三論宗，都很好。我希望到處……人才，善根深厚，……信心。善根深厚，他一來，他就要住山住洞，畢業就不想下山，……，這種人才……我也願自己念佛，我也願自己……，配合將來弘法利生更……。」

男眾也需要，女眾也需要。

「懺雲法師：現在女眾教育水準提高，將來女子在佛學院也能……。再來，我就走一走佛學院。我現在因為老了，我比老居士小一歲，老了，現在就不如以前，走起來吃力，佛學院要是有人才……。可能臺灣的都市生活太富裕，這種人才可能在大陸還有。不過臺灣現在好在哪兒？保持過去固有淳樸的民風，臺灣保持過去

鄭成功去的時候明末的古風，接著大陸出去不少到臺灣，他們的行持，有些出家人的行持，用水都捨不得多用，我在那兒是住山，自己挑水。好多的居士，從這裏挑選出來，頭幾期的學生，都能講佛法，我帶了二十三年了，不過這個大多數是……。」

密教的……，第一位，他等於開山的，他重視淨土法門，重視阿彌陀佛，這跟別的密宗不一樣。淨土宗就是密教顯說，所以這個一切都不二，密淨也不二，禪淨也不二，所以一句佛號都有了，一千七百則公案在裏頭，一切咒在裏頭。不過這都有些歷史的問題，一直傳承下來就是這麼修的，有一些任務，上師交代下來一些任務，所以就形成今天這樣的一個兼修。但是我看來沒有什麼分別，

你說我是兼修也可以，你說我是專修也可以，隨便怎麼說都可以。

「懺雲法師：老居士，西藏的密宗現在都到了印度去，尼泊爾。老居士看西藏密宗的前途如何？我從前有一個學生，他修密，這是過去生修過密的，我還叫他到尼泊爾去參學看看。他有一位西藏的仁波切，叫嘉貢仁波切。」

很多仁波切了。

「懺雲法師：現在有很多仁波切。帶到我那兒來，我就問仁波切念佛的方法，怎麼念好？他說最好一邊念佛，一邊觀著佛像。」

咱們四種念佛裏頭，本來有觀像念佛。不過，真正按淨土宗的來說，觀也可，不觀也可。有的時候佛像不見得常在眼前，我們這個修持要隨時隨地都在修，因為你不能隨時隨地眼前都有一尊佛像，所以他這個法就不是隨時隨地可用。當然你現在要真正有定課

了，當然要供彌陀，當然你也看著彌陀，自然而然也在觀。但是說你必須老得觀著才能念，那就困難了，所以就是不一定。主要念佛最好就是自己聽，自念自聽，攝六根，這就是念佛很好的方法。

【懺雲法師：它這也許需要禪，明白禪，體會禪才好？】

你念佛念到理一心，自然也就體會禪了。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那不就開悟了嘛，你念佛一樣開悟，不是一定另外再要去學禪，那又多了一門了。

【懺雲法師：並不是說我們念佛，一邊體會禪意？】

那就亂了，那就亂了，哈……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們一心念佛，就是「有禪有淨土，猶如帶角虎」，並不是我們念佛另外還體會禪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還是不思善不思惡，我的體會是這應該是持名念佛的助行。

思惟善，就是三善道；思惟惡，就是三惡道；不思善，不思惡，就出六道，一心念佛。那麼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體會這個就是一心念佛。」

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不是五祖說了嗎，「也未見性」，用草鞋給擦掉了，所以這個並不代表禪，所以還要給他講。他要已經解決問題，用不著擦掉。這都是真實的，佛教裏頭沒有一點是假的。神秀那句〔註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〕念了之後，五祖對大夥兒說是：免墮惡趣，可出生善道，大家都去念，真的。六祖這個他也沒有見性，擦掉了，就是擦掉了。再給他講。再給他講，六祖才開悟。所以光是「本來無一物」是不夠的。總之我們不是要擺〔註：似為「掛」〕著兩頭。所以這念佛的四大秘訣「不參是誰」，不但不去考慮禪，不但什麼，就是念佛這是誰，

也不參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，《念佛四大要訣》這本書好啊。】

這本書不是很好，這本書有些地方也是不透，但它四大秘訣確實很好，提出這四條很好。裏頭有些議論，也是還有點不透，有的還不夠圓滿，但是它這四條很好，「不貪靜境，不求一心，不除妄想，不參是誰」，這四大秘訣很好。我們那個「有禪有淨土」，有人就問蓮池大師：「這個禪與淨土如何融通？」蓮池的回答：「若待融通是兩物。」如果等待你去融通，那是兩個東西了。就是一體的，你只要真實的念，念來念去，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。」上根利智念得今生就開悟，這個就是帶角虎了。帶角虎，虎就少了，帶角的虎就更少了。現在難得的是老實念，一切放下，就相信

這一句是一切，不為一切所動搖，這個信心才堅固，就老實盯住這一句，自念自聽。聽到了，就是念了，佛也就聽到了。自己要沒聽到，這是夏老師的詩，「己尚不聞佛豈聞」，自個兒都沒聽到，那佛也聽不到。所以這就是很好的，自己可以去了解自己的情況，如人飲水，是不是句句耳朵聽得很分明，聽到一句就是念了一句。每一句功德都不可思議，一聲佛號就是一聲心，「一聲佛號一聲心，迷時不念悟時念。」所以跟宗門就沒有兩樣了。你悟了才念，迷了就不肯念，一聲佛號就是你自心顯現。為什麼說他「本來無一物」不究竟，為什麼他後來開悟了說「何期自性本來清淨，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」？他認識自性了，這才是究竟。所以那個「本來無一物」不行啊。所以念佛就是自心現，自心就是顯現了，一句阿彌陀佛就是自心。

【居士敬問：「本來無一物」的偈子，是不是六祖對著神秀大師的那個偈子，而起的所謂解上的一種思惟而講出來的偈子，那個時候不是真正的證入，他還沒有透？】

事實上六祖他聽了一段《金剛經》之後，就跑到黃梅來，他那個時候跟五祖的問答已經很特殊了。五祖說：「你這個獼猴也來學佛？」他不是回答嗎，「人有南北，佛性何有南北？」你說我是獼猴，是蠻子，佛性有什麼南北啊？所以他已經認識了，所以他這是個最特殊的根器啊。是個文盲，聽別人念《金剛經》就……。「獼猴，你到槽廠幹活去吧！作務去吧！」他底下一句話更了不起，「阿那自家日生智慧，不知更作何務？」我自個兒每天自己生出智慧來，我不知道我還要幹什麼？五祖就不能再說了，這個獼猴根性太利，「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。」所以他那個「本來無一物」是超

過神秀。

神秀是五百人的善知識，神秀到了長安，長安都跟他學法，在宮中給武則天講《楞嚴》。《楞嚴》那時剛剛翻譯出來之後，他就到了宮裏頭。在宮裏頭給武則天講《楞嚴》的，第一個就是神秀，武則天要請神秀當國師。所以有人說神秀追六祖，我說你們都是太汗蠟神秀了，神秀哪有這個心？神秀哪裏想搶衣鉢？我說我替神秀翻案。武則天請他當國師，他說：「我沒有資格，六祖惠能才是得衣鉢的人，他才能當國師。」這才知道有這個惠能，所以才派薛簡去迎請。你再迎請他還是不來嘛。所以山林的佛法跟塵世的佛法就是兩樣，六祖就代表是山林，他就不當國師。所以念念想當國師的人，恐怕不大妥當。

他這個「本來無一物」只是見了一個空，雖然他也知道有佛性，

他沒有那麼透脫。「何期自性」，就以前沒想到，我哪裏想到自性本來就清淨，本來就無生滅，本來就沒有動搖，本來就能生萬法！

所以念一句佛就是自心顯現，《大集經》的話：「若人但念阿彌陀，是即無上深妙禪。」所以我們不是要再去研究禪宗，但是我們應該很重視，不要輕視它，就認為這是邪魔外道。原來有一個人，好像念佛的人沾一點禪，就是背叛了淨土宗。不是這樣，都是一體的，不要分家。但也不必現在要去參禪，參是誰，我們相信一千七百則公案都在裏頭了，只要是老老實實念去就夠了，就夠了。

越簡單越好。這是密宗裏頭的，可以說很多法繁極了，這都是初步，在它最高的、最簡單的只一個字就解決了，所以越高越簡單，所以說咱們淨土法門就是簡單。你不要老去這兒弄那兒弄，燒火供了，設種種的像，也不要種種的設備，也不要修種種的法，你

只要這一句佛號。你可以念四個字，念六個字。有人問蓮池大師：「你是念六個字還是四個字？」「六字調眾，四字自修。」他自己念念四個字。所以六個字、四個字都是可以的，四個字是更簡單了，愈高的愈簡單。

【懺雲法師：老居士，知不知道現在臺灣念佛的韻調，淨空法師他來有沒有領大家念佛？】

沒有，沒有，他有他們念佛的錄音。他們也有些人喜歡那樣的，有五會念佛。五會念佛有五個調子，這可以採用，也不一定採用。將來夏老師這個，我們想把它做個錄音，以後介紹出去，簡單，唱贊子也很莊嚴，沒有一些花腔。香贊、彌陀贊，大願王，沒有那些花腔，就是莊嚴，但是你在念的時候，你內心很清淨、很誠懇。這個能不能成功不知道，我們不過想做一做，現在已經請人在

錄音。已經老了，嗓子也不行了，只有老的人可以把格調錄下來，年輕人再來唱，再來念。想法子做一個錄音，將來流通到海外去。這個能夠保持原來的那個風格，能保持多少，不敢說，我看能保持百分之五十就不錯了。那也可以參考，比較簡單。敲一下，實用，沒有那種花腔。我們這個讚頌是唐朝的音樂，很莊嚴。後來，這南方念的與北方念的都不一樣，各有各的腔調，很多方法……。

【懺雲法師：這兩天看老居士要是不累的話，我們過幾天再來？】

不是二十七號要走了嗎？

【居士敬答：月底。】

【居士敬問：我能不能再請教老居士一個問題，在這很緊張的社會之下，像我們初學的應該怎麼安排功課，才比較容易契機，比較容易成就？就是念佛也好，念經也好，作功課也好，如何來安排比較好？】

總之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一樣。我們一個在家人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是不主張揩公家的油，我們佛教徒講忠實，所以我們工作要忠實，在各個方面，工作還是要做好的，責任嘛。佛教徒要以身弘法，要讓人感覺到某個人是個佛教徒他做事就是不一樣，這就是在弘法，這個是首要的。修持要行解並重，出家在家都一樣，行和解並重，不要只單打一個方面，具體怎麼做，自個兒可以掌握。「行而不懈，增長無明」，只是念，成天念，一點也不增加理解，你長了無明了，不是增加了什麼功德，你長了無明了。因為你這個

念，應當就是要幫助你使得無明變薄，使你智慧增長，而你偏偏不長，你這個念的本身恐怕就有偏差了，所以行而不解是增長無明。「解而不行，增長邪見。」你理解就應該去做，解而不做，你長的是邪見。所以我們必須要「行解相資」。「解」就使我們的行行得更好。你行得更好，就使我們的解解得更清楚，這互相資助增進，所以我們要走行解相資的道路，既要行也要解。因為你已經解，你才有深信切願，但是離開了行，那三資糧就缺一條腿，就是這樣。既然有了信、有了願，你的願就要起行，沒有行的願就是狂願，自然而然就是這樣。所以說「信願行」也好，說「行解相資」也好，就按這個。具體安排先什麼後什麼、哪一宗，或者看一些什麼什麼書，大家要根據個人的條件、根器、因緣，這不能強求於你。

【居士敬問：在行的方面您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建議，像我們

這些末學的，如何來行比較……？】

行，現在就是深切的求解，老實的念嘛。不要自己妄生知見，依據聖言量，這樣子得到理解。有些人就是自己喜歡創造一些自個兒的意思，把佛經都變偏了，變成了他自己的東西了。再有呢，當然要持戒，要受了戒要持戒，經常要懺悔，這些都在這個行裏頭了嘛，行就包括很多了。解行並重，加上這在家人的家庭和社會的任務，我們還要很好的完成，那麼在這裏頭要擠出時間來修持。

【居士敬問：在解門方面是先看哪些書？從淺而深，哪幾本經典？】

反正以淨土為核心，將來著重幾本特別好的書，至於廣一點，將來比方《大乘起信論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圓覺經》、《金剛經》都可以看，光只講淨土五經，那個太窄了。你不

把這些經都看了，你也不可能深入理解淨土五經。

【懺雲法師：我們二十四日八時再來？】

明天有課，這次抱歉了！

五、黃念祖居士答美國三居士問法

（1990年4月27日）於北京蓮華精舍

（編按：此講是黃老於1990年4月27日，在北京黃府，為從美國加州來訪的三位學人回答其個人有關佛法的修學問題。）

這第一部書，希望你們都看了。這個《資糧》就是講《彌陀要解》裡頭的宗，它以「信願持名」為宗。談這個「信願持名」，就寫了一部要解，就是這樣。所以看《要解》之前先去看這部《資糧》，我們可以這樣給他們介紹，對於讀《要解》「就」容易抓住

它的綱領了。

「宗」是什麼？抓到它的宗旨了，我們明白它的核心了。首先一個綱，如果說叫衣服，長袍子，你一抓住領子袖子（領袖就這麼出來的），那麼這衣服就好弄了。你要抓這個角啊什麼，你要得找，找不著頭，所以領袖就是這麼出來的。我們讀書也是這樣子，要知道綱領，所以它這個不管你學什麼，是共同的。

你是淨土宗，這很穩了，最殊勝了，最近我還寫了一篇……

【C居士：誰寫？】

寫了篇論文。這篇論文我預備到日本去宣讀，將來慢慢都可以和大家見面，就是讚這個《無量壽經》。淨空法師他弘揚這個《無量壽經》，你們回去都很好找啊。

【C居士：對對對。】

去年一年印了二十萬本。

【C居士：我是隨身帶了一本，有時間就念。】

很好，這很好，你就按著這條道路繼續努力。

【C居士：那念佛，有時候工作一忙就沒念，早上我就念個十口氣。】

現在你能保證十口氣，每天能夠貫徹，這就很好，這第一步。底下呢，就是慢慢地要發展，今生人身難得我們得到了，不但是普通的人身，而且是個暇滿的人身。一般的人身他很忙，還有殘廢啊種種的，他沒有時間哪，他不圓滿啊。你們這無論如何還不是那個成天當牛馬，苦得沒有時間，或者有病；很圓滿；也不是腦筋不行。再這個暇滿身就更難了，若是人又得到暇滿身，而且又聞了佛法，而且又信淨土宗。淨土宗最難信，《無量壽經》說難中之難無過此難，難裡頭的難就沒有再比這個更難的了，所以信淨土很難，

就是這個事情。你要能信，自個兒應當很重視自己，重視自己要保護自己，叫他成就啊。

我跟我們這來訪的，我都是這麼談，我說我現在不敢要求你們把佛法當作唯一的。要碰到當作唯一的呢，那你工作也可以不要做了，家庭也不要了，只是佛法。跟咱不能這麼要求。但是你要把佛法看成是第一，沒有一件事情比這個是更重要的，假定只有兩個事叫你選一個的話，你要選佛法，因為它是第一的。就是這個，所以熊掌跟魚我都喜歡吃，要只是給吃一樣，我就不吃魚，吃熊掌了。這孟子他選，熊掌它第一。那麼我們佛法要真信，平常可以有第二第三，都可以做，但它要是第一，是最重要的。

既然已經這個思想明確了你就自然會常常想得起念。我們這個念不一定必須要坐下來，然後燒上香才念，隨時隨地，行住坐臥都可

以念。而且越是在行住坐臥中念，越是在動中念，那你在動中念就更結實呀。生活整個就在動，靜止只是一個特殊情況，你只能在靜裡頭去修，它不是可以老得到的，那麼一動怎麼辦呢？人要在臨終正好碰見一個很動亂的時候，你怎麼辦呢？所以我們只要在動中練慣了，你就沒有可怕的了，你就是動，現在已經習慣了嘛，就不怕了。

【C居士：像我開車的時候我都念，那沒關係了喔？】

你只要不出車禍就可以了，哈哈哈哈。而且你真要是在那兒念的時候，你不會出車禍。我們有的朋友騎自行車，他就騎一圈念一句。你看他那個很辛苦，還念哪，你這個開車多舒服啊。他們開車有的人用錄音帶，聽錄音帶。很多人都是在路上花兩三個小時上班下班，這個時間大可以利用。還有好多時間可以利用，你買東西，什麼洗衣服、排隊啦。

【C居士：排隊的時候我就念。】

這排隊最讓人頭痛了，很煩的。這時候你念佛，你就很高興。它這個兩方面，一方面心情當時就舒暢了，而且廢時利用，我們都知道廢物利用嘛。廢時利用是最好，不管你學什麼，這都是一樣的。

密宗和淨土宗，我們怎麼看法呢？這個密宗就是跟淨土宗是一體的，淨土宗是密宗的顯說。這一部份就是密宗的公開化，公開了，這一句阿彌陀就是咒。這往生咒裡頭就有這一句佛號，大家就念「阿彌多婆夜」。「阿彌多婆夜」的音念走了，「夜」是「雅」，南方「夜」就是讀「雅」，「雅晚」，夜裡面；北方讀「夜」，南方讀「雅」。你要把這兩個字音念準了嘛，就「阿彌陀婆雅」，就跟印度念阿彌陀佛號是一致的，印度念阿彌陀佛是

「阿彌達巴雅」。所以就阿彌陀佛念得不够準。你要念阿彌陀佛，「阿」字很重要，阿彌陀，「阿」字很重要。「阿彌達巴雅」就是印度念法。

【C居士：很多人都念「哦彌陀佛」。】

這個就是你去念吧，現在就是說，已經念熟了，不要去改了，但是要是勸人家念，要念「阿彌陀佛」。還有你不要說我念「哦」是對的，你念「阿」是錯的。

【M居士：那分別心。】

這有一個是分別心，一個就是你顛倒了。

【C居士：執著。】

顛倒了這個就不好了，人家本來是對的，你叫人家變錯，這對於法就起了障礙，就對於法不利了。我說我們這一言一行對於法不

利，這個罪果是最大的；你對於法有利，你這功德也是最大的，所以這個法是最關鍵的。

密宗難就難在什麼呢？難於投師父，這個師父很難得。你修的什麼法呢？

【M居士：我的本尊是綠度母。】

綠度母很好，綠度母你可以放心，普陀的觀音就是綠度母的道場。

【M居士：不是南普陀？】

就是普陀山的。

【M居士：普陀山的，那這次我也要去的。】

很多人去，有的可以見到種種的顯現，綠度母的道場啊。這個綠度母，密宗的說法，是觀音菩薩的眼淚。悲憫眾生嘛，所以現出

綠度母，現女身。有人就說，你們佛法有個缺點，是男女不平等；都好，就這個缺點。我說，不要緊，你可以告訴他，說你沒有研究過密宗，密宗不但是男女平等，而且還把女的地位擺在男的前頭，密宗是這樣的。

這綠度母是佛，現女身的，是不是，這不就平等？這都是男的和女的一樣成佛嘛，所以現在要按密宗道理，你們這都可以成佛，不要轉男身再成佛，女身就可以成佛。而且在密宗道場裡頭，女的就居上座，所以就平等了嘛。顯教是男的在上頭，女的在底下；密宗裡頭，女的在上，男的在底下，也是佛教，這不兩邊合在一起，這平等了嘛，哈哈……。

密是現在不大談了，不大講了。說到這個密宗，跟淨土宗是不分的。密宗到了最高，就跟禪宗是一樣的。現在知道這個道理的人

很少很少啦，中國的禪宗和密宗的大圓滿大手印，完全是一體的。

這個日蓮宗呢，過去中國這個楊仁山居士，他不承認日蓮宗是佛教。也有人對於他這個，說他太過一點了，不完全同意楊老居士的一個看法。不過它是特別一點，比方它可以結婚，這和尚結婚等等等等的，所以它是有一些變，有一些變。大家為什麼不完全同意楊仁山，說你就承認它，不是還可以有更多一些人來跟佛教結緣，來轉進來嘛。

所以我們就是這樣，我們從這個入門是可以，但是要從這個裡頭更趨向於佛法，這就很好嘛。它是最主張《妙法蓮華經》。幽溪大師是淨土宗的祖師，他死的時候親自寫了「妙法蓮華經」，自己也就念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走的。那你這個不是很好嘛。剛才說

到《華嚴》，這兒說到《法華》了，都是圓教，一個太陽出，一個太陽落，都是最高深的。圓教嘛，最圓滿的了。這個《法華》，只要你願意去讀，功德就殊勝極了。真正要是從這個《法華》裡頭舉例，《法華》裡頭特別勸修行人念佛、求生極樂世界。

日蓮它是「遵」《法華》，《法華》裡頭特別主張勸女修行人最宜念佛求往生。所以，跟你這個毫不違背了，你現在既然是從那兒入的門，而且是《法華》，而《法華》裡頭就主張你們求生極樂世界、念佛，這麼去做，那不全對了嗎。

【F居士：我們是這樣子，就像您剛才說的，是念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這句號，是他用日文的發音。我想是那時候跟唐朝的發音很像，它是「Nam myo ho ren ge kyo」。我現在心裡常常就是念這一句，我心裡就是一有什麼事情，我就是這句話很容易出來了，跟我好像這句話特別有緣還是

什麼。」

這句話很好嘛，我到過日本，那時我剛剛二十二歲的時候，剛剛畢業，去參觀。那路上到處都刻的「南無妙法蓮華經」。而念經題功德很大嘛，你已經念得很熟，你可以常念嘛。

【F居士：對，因為現在很自然的我一看到佛像，好像腦子裡就蕩漾著這句話，就是我很自然的就會要念這幾句話。」

你讀過《法華》沒有？

【F居士：我有看，我還是看那個翻譯的。我們做早課晚課，就是念《妙法蓮華經》裡頭的第二「方便品」，還有第十六品，就是那個「無量壽品」，只是念這兩個，其它他就不念。」

哪一品？第二品哪？

【F居士：嗯，「方便品」，「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」那

個，我們就是用日文，在美國、全世界都一樣。日蓮宗它就是念這兩品，從頭到尾念五遍，每次大家在一起的時候，或者在早課晚課就是念，從頭到尾念五遍。然後中間就有他們說「唱題」嘛，就是方便品跟十六品。我就不曉得他們為什麼要選這兩個，他是說日蓮上人說這個是精華。」

你能日文的？

【F居士：我是用英文拼音來念日文發音。】

哦哦，這樣念，哈哈哈哈哈……。

【F居士：全世界的人都是這樣子。這樣子美國人就可以念了。像我小孩他們就能念啦，他們都背得很熟，大家一在一起，就大家背著。】

他們只念這兩品？

【F居士：就這兩品。「無量壽品」和「方便品」，就只念這兩品。】

這個「無量壽品」就說，釋迦牟尼成佛，久遠久遠久遠了成

佛，多少塵點劫前已經成佛了。「我實成佛已來」什麼什麼那個。

【F居士：對。】

【C居士：我是有一個問題始終沒有解答，日蓮當初我有參加一下，後來我覺得好像不太合我，我還是念我的阿彌陀佛。他是講他那個日蓮上人是本佛，是真正的佛，這一點我不能夠接受。】

他怎麼說？

【C居士：他說日蓮上人是本佛，說釋迦牟尼佛還不是真正的佛，是一個化身，日蓮上人才是真佛，本佛。我當初就一直想，我說這毘盧遮那佛是最……就說它這一點我是沒有辦法接受。它說本佛再來，它就是這句，我們就沒辦法解釋這個。然後它又不准人家掛佛像，只准掛「妙法蓮華經」這個字，還有四大天王，觀世音菩薩好像也在上面。就只能對著那個，所有佛像它說是偶像，不能掛的。那這點我也不能接受。我是想知道

說它講的這個日蓮上人是本佛再來，說釋迦牟尼佛是過時了，這一點我就始終……。」

【F居士：我想這個不一定是日蓮宗的講法，不一定。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學佛法，我早晚這樣子做，就說不停的在提醒我自己一定要朝佛法這個方向走。然後呢，平常我就盡量的去看書，看不同的經，就希望自己在這方面先得到多一點知識，然後我才有時間，才有發問的能力，現在我連發問的能力都沒有。】

但你是發願生極樂世界，我就說任何人要不是發這個願，今生想解決問題就沒有希望了。這也符合經的意思嘛。所以看一點淨土宗的書，看一看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書，看一些註解，從這兒來入門。

《妙法蓮華經》它就開示這個大事因緣嘛，是不是，所以這有許多譬喻啊。這個衣珠的譬喻，人人本來就有個珠子，你現成的，

現你不知道，你還跟那兒苦得要死啊，當奴隸。實際上你珠子是無價寶啊，你不曉得。這個譬喻是什麼？就是你自個兒都有個本佛，你不够認識，人人都是本佛。

現在這個問題答覆你了哈，人人都是本佛。人人都是本佛嘛，這個密宗最大的道理也是，禪也是。釋迦牟尼佛，四月初八是他生日，十二月初八是成道日。成道的時候第一句話就說：「奇哉奇哉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每一個眾生，連蒼蠅螞蟻，都有如來的智慧、如來的德相。本來就有啊，密宗也是這個道理，自個兒修法自個兒就是本尊，你修法你就是綠度母啊。

【M居士：是。師父，我有一個問題，就是說我平常是念綠度母咒，就是「嗡大惹都大惹都惹所哈」，但這個咒語非常的長，因為我去年發生

車禍的時候，在很緊急的時候，我沒辦法念這麼長的咒語，所以後來改成念六字大明，就是比較短一點，「唵嘛呢貝美吽」。這樣的話，我可以在很危險的時候，自己可以定一下心。您認為這有沒有什麼關係？就雖然我平常修的念綠度母咒，但是在危險的時候……】

度母有個短咒。

【M居士：度母還是有個短咒嗎？】

一般不傳。

【M居士：那或許我是不曉得短咒。】

叫做「金度母咒」，一般不傳，一般很保密的，都特殊根器才傳。

【M居士：是的，師父可不可以給我講一下這個短咒應該怎麼？】

你合掌。

.....

就是盡量去推崇，你比方說，說釋迦牟尼佛是化佛，但不是那《法華經》裡頭，那「壽量品」裡頭，釋迦牟尼佛已經無量劫前都成佛了，是不是啊？那麼釋迦牟尼佛也是本佛嘛。再說，咱們都是本佛，所以這個說上人是本佛，也就不奇怪了，都是本佛啊。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嘛，能念綠度母他就是綠度母，你念彌陀聖號你就是彌陀。

【F居士：我就是繼續念「Nan myo ho ren ge kyo」ㄟ。】

你就念經題，一樣，一部經題就是全部經，這個裡頭，你喜歡念就念。

【F居士：我倒是念得很很順口。】

就是這麼念，這個沒有問題。

【F居士：我做夢都會念。】

幽溪大師就是念經題走的，這是一個淨土宗的祖師。所以我這個是很圓融的，我不是說是必須得什麼什麼，可以很圓融的，可以很圓融。

【C居士：我有時候又念觀世音菩薩，那您的意思就是不管任何時候我都念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可以不念了，是吧？】

其實是怎麼都好，你這裡頭，你以彌陀為主，你願意念一點觀音，這很好嘛，是吧。你一碰見有些危難的事情，你就念觀音菩薩，也都很好嘛。

【C居士：那危難時候念阿彌陀佛呢？】

一樣。所以，這個事情就是你怎麼修方便就怎麼修，佛菩薩沒有分別心。佛菩薩不會說阿彌陀佛說你念了觀世音菩薩我就不管你

了。沒有那種事，觀音菩薩也一樣，你念阿彌陀佛他一樣保佑你，是吧，就是這樣，這是一個。而且講到華嚴，一個法就是一切法，所以她念那個經題，都可以。

【C居士：嗯，也是一樣。】

所以你念彌陀，念觀音也一樣的，你成了習慣了，願意怎麼念就怎麼念，都是好的。所以大家就都是這樣，我勸你們嘛，都找一找《彌陀要解》和它的講義，同時找一找《勸發菩提心文》的講義。

【C居士：我有。】

也是有圓瑛法師講的是吧？

【C居士：我是有本文，我念過幾遍。】

我們要把菩提心發起來，你不管修什麼，不發菩提心是不行。密宗之所以說是殊勝、所以成就快、所以有威力，大家都覺得是這

個法特殊所以如此，不知道這是錯誤的，佛法平等，哪裏有什麼叫特殊啊。密宗它所以成就快、所以什麼，就是要求發菩提心要求得嚴格。要求你發大菩提心啊！每個人都要求得很嚴格，不像別的，好像你只要肯念就好啊，做點功德。密宗裡要求你的不只有這一些，你必須要發大菩提心。咱們淨土宗，《無量壽經》「三輩往生」，都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，所以它是一致的，都要明白發菩提心。所以它這個衣珠的譬喻，你本有的這個佛性嘛。

【C居士：師父您能不能再講一點發菩提心？有的人講說發菩提心是要求「覺」這個決心，這個願是菩提心。】

對。

【C居士：有的又講說發菩提心，說你要發慈悲心要來度所有人，這才叫發菩提心。師父你能不能講一講這個？】

通俗的說，是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願力三者自然融合成一起的這個心。所以那個說要慈悲度眾生也對，是這裡的一部份；那個說要覺悟也對，你這要沒有智慧怎麼覺悟啊？但是還都不全面。

【C居士：哪個都不全。】

所以這要求難者，也就是這三個你都要有。

【C居士：三個：大慈、大悲、大智。】

所以大智、大悲、大願，這個自然成一個。咱們有時候吃酒席也拼盤哪，三個那不算，這都是一個東西了，你這個慈悲裡頭就有智慧，智慧裡頭就有慈悲，這裡頭就有願力。這樣的心，從自己內心裡頭，像種樹、種花都要發芽一樣，這不是理論，我懂得了問題，這個譬喻就好像真正裏頭一個芽，從裡頭發出來，它要長的。

【C居士：怎麼使這個芽發出來長？】

第一步你心裡要開始綠了，然後從那個杏仁裡頭出來了，然後從杏仁那個軟皮出來了，然後從硬皮出來了，這不就是開始發了？還有，從土裡鑽出來了，見天日了。

【C居士：這也是漸進的。】

是漸進的，是漸進的，你也可以很快，就好像快鏡頭一樣。你百米跑，跑十一秒，快鏡頭一下到終點。所以這個頓和漸，看人，有的漸；有的頓；有的漸一會兒又頓一會兒；頓一會兒又漸一會兒，這常有，最常常這樣子。

【C居士：我上次聽到一個居士演講，他說你們在沒有悟道之前，你發的都不是菩提心，是假的，要悟了之後才是，證悟之後才是。】

你悟了之後你才真是智慧。

【C居士：才是真的發菩提心。那我們都沒有菩提心了，哈哈。】

現在就是這樣，現在你有部份的，不要說沒有。就是這個發有多少步，在某個水平的發，也不要自個兒說我都沒發，你也不要說我已經發起了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啊，真發這個心，你一發的時候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大事情啊！這是一個大事情啊！經上說多少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經上都要講一句，佛釋迦牟尼說了法之後，多少人發起心來了，這是件大事。

【C居士：那個就是發菩提心？】

發菩提心，那個就是，那個就是初發心時便成正覺，就等於那從土裡出來了。我們現在泥裡頭有個綠芽，從這個通過軟皮，通過硬皮，這很好嘛，沒有前頭這個，你怎麼能從土裡長出來嘛？不可能的嘛，一定經過這個嘛。你這裡頭再繼續晒太陽，再繼續澆水，就出來了嘛，這很自然的。

為什麼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？這麼高一棵東西，你一看這是桃樹，就管它叫桃樹了嘛。這是杏樹，一看，我就這麼說話嘛，這是杏樹，你看看這麼點小芽就叫它樹了嘛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。

他這話也對，它是要真的智慧，你要開悟才是真的智慧呀。但是智慧嘛，我們也分三步，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，實相般若非開悟不能明白，但是現在你可以從文字般若，就按著文字般若講的道理去實踐，去觀照。比方《金剛經》告訴我們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，那我們就是去觀照。這一切事情我們不要去認真了，你發了財也如夢，破了產也如夢，所以破產也不足悲，發財也不足喜，那麼這一切你不就平等了，不就解脫了嗎？這麼去觀照，那叫觀照般若。那麼你從文字般若，觀照般若，有一天忽然間契入實相般若了，而到實相般若。非開悟是不能懂得實相般若，但是那

都要等開悟，你怎麼修呢？你前頭還有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嘛，所以讓大家看經，就是文字般若。

所以請些好的書，有些讀不好的書，它就沒有般若，他在那兒胡扯，毒藥！看了你不但沒有好處，你吃了還要得好多病。看好的書，按照書去做。按書去做，你可能做的做，有的你一時做不了，「無住生心」這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做，你要無住，你就不能生心；生心就不能無住。要生心就無住、無住就生心，這要地上的菩薩才能做得到，但是，你現在有的可以做，我剛才說的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」，你這可以做嘛，是不是。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也都講那個「無」字，一連串的「無」字，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一直下去，一直到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」，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」，最後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全都無啊。那你這個也就是可以做

嘛，你不要把它看得認真了，這些本來它都沒有嘛，是不是，就是要看破這一切。

【C居士：就是在如何看破，這個過程很難。我們在做事，辦公室裡常常看見一些事情很氣，也知道自己怎麼在生氣，所以我不要生氣，可是那氣就壓不下去，像碰到有人做事投機取巧，不知道怎麼化解。】

所以這要佛法嘛，你得想到佛法。一個就是說，那個地藏王菩薩為什麼在地獄裡頭待著？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那麼現在地獄我們不能去，在娑婆世界，你在你的辦公室，那你按地藏王菩薩精神嘛，我不入辦公室，誰入辦公室啊？就是這麼，就是這麼，人類社會就是這些，我要度眾生……

【C居士：就說有這種事情出來的時候，該怎麼了，就說根本就置之不理呢？還是……】

就是一切苦惱、一切什麼什麼，自個兒都是很安的忍受。就是忍受嘛，所以這個六度，忍哪，忍度最重要啦，六度裡一個忍度、一個捨度。

【C居士：所以你說在辦公室有任何不平的時候，就是忍，也不要去講，也不要……就是忍？】

我們是盡量的要把事情做好，但有的時候也不是一個人就是很直的這麼，很簡單的就能把事情解決了。我們是盡我們的最大努力，盡人事聽天命，盡我的人事，我應該做到多少，我應該把它做了，但事情之能成不能成，聽它的天命，聽它自然的發展了。

【F居士：就是不要去點破人家的？】

【C居士：人家錯就不要講人家了，不要去……？】

都不是死的，都看情況。比方這個時候你必須要講，講了之

後才於整個的事情有利，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很委曲的、婉轉的，很什麼的，能讓人能聽得進的（有的時候不是本人聽不進，是他的上級有些也聽不進），我們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，用我們最大的聰明，去把這些事情辦好。該說的，跟大家都有關，我們還是可以去說嘛，不是說什麼都不管，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，也不是這個態度。

【F居士：就是以事情做好為原則來講。】

盡量去做，但是不能夠說，我非做好不可，不做好我就生氣。我盡到我的責任了，那就盡到我的義務了。真要度眾生，要往生以後，所以現在攔這個世界上，也是只有弘法這才是度眾生，你世間做的這一切，這個總之是很微小的。

我們這麼談，就是說些實際的，要怎麼修行、怎麼工作，這些都很重要。大家來一次見面不容易，上午反正不能去玩了，再談五

分鐘還可以，你們現在回去怎麼回？車在門口等嗎？

【M居士：車子在等，沒關係。】

【C居士：我是覺得說，如果只是在家這樣念念念念，可是真正到了境界來了之後，說我不知道怎麼應付，那就是白修了。就說境界來了之後，要知道怎麼樣，壓下去也不對，要給它化開才對，否則的話，氣就氣在……也不好嘛。】

就是說你已經感覺有氣了，這個氣呢，就是把它已經動了，你要真正修得好的時候，它就不動。

【M居士：不動。】

不動這個氣了，所以這要有一個過程。當然完全不會也很難，就是輕了。比方你生氣，有人要生一天，他這時候生五分鐘就過去

了；比方生得暴躁如雷，要蹦起來，這時候稍微皺皺眉就過去了，所以修持它就有這個好處，這可以變嘛。而且還有一句話，不但自己變，別人也變，所以夏老師一句話，「根身器界潛轉換」，「根身」是我自己的，「器」是一切大地山河，「器界」指一切物質的，物質的是屬於他的。所以不但是自己變，外頭的環境也變，別人也變。你只要真正發心的時候，這個環境，以及環境中的人，一切一切它不知不覺也在變。所以我們把佛法看成第一，還是恰當的，因為他要是真進步了，一切跟著都變了。本來惹你生氣的事情，它不發生了，而且你本領也大了，碰到，你也不生氣了，這個事情不就好了嗎？所以就是這樣，兩頭搞啊，兩頭都變哪。所以我們的唯一出路就是這。而且你佛法一高，什麼都高了，水裏漲的東西，鴨子、鴛鴦、船，什麼都高了，不但水高了，全高了。所以佛法你要

進步了之後，一切東西它都轉好，都是如此。

再有你這個情形嘛，就是你這個日蓮宗，向正式的佛教多靠攏，你念《法華》，不但那兩部（註：品）天天念，先讓了解它的意思。

【F居士：它有中文的，所以……】

這都再深入。同時《法華》的教化，女居士要多修淨土，你按著這個精神，在淨土上你多用些功夫。

這個密法，修密的人在西藏要學十二年的顯教。所以這個課是不能不補的。

【M居士：對，我現在是等於說在顯教上面了。來做這些功課，我是因為師父引入門的時候，是走密這一條道路。】

密法是很殊勝的，你念綠度母是很好的嘛，這也很吉祥，這個綠度母是不可思議啊。但是那個學十二年顯教是脫產的，是脫產專門學教，天天辯論哪。黃教那是很認真的，那就是多少個排了隊，跟軍事操一樣，單排向後轉，一向後轉，你就跟那個雙排的對面，每個人有個對面，你碰到是誰兩個就辯論。那他這個就是真刀真槍的，他提問題來，一下子你的辯論，有時候就要失敗啊。他就是要辯論，一辯就辯了兩個鐘頭，為什麼反復的討論？才可以深入嘛。這一方面自己要研究要聽講，而且要參加這個辯論。這樣十二年啊，不做別的事，脫產哪，專門的去學十二年，不是像我們一邊工作。他們是……

【M居士：專業化的。】

是是是，這個基礎是必須很嚴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慢慢的，

一邊已經在修綠度母，一方面看看漢文的大乘經典。都是好的，《金剛經》、《圓覺經》、淨土的經典等等，密教的經典《顯密圓通》，這許許多多的書好好讀一讀。你們三個人就三條道路，殊途同歸。都以登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……

【M居士：這八萬四千法門嘛，是吧。】

這個善導大師的兩句話，善導大師是彌陀化身，日本人最尊重善導了。善導兩句話說，「如來所以興出世」，佛為什麼到世界上來啊？「唯說」，唯獨要來說，「彌陀大願海」，就是要說這彌陀的四十八願，這個大願的海。所以大家不能不學習這個，尤其《無量壽經》的好處在這兒，講四十八願的就是這部經。

淨空法師昨天我剛收到他的信，他這秋天要來。

【C居士：秋天來嘛，他現在在美國。那麼師父，是不是說我是以念阿彌陀佛的佛號為主，然後有時間的話就讀經，再有時間的話就是看這個註解，是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次序呢？】

這一句佛號要念，這個是最根本的。其餘看經和看註解這個時間可以靈活。你這正忙著看一部註解，這個時候要讀經的時間少，壓一壓不要緊；你現在沒有註解可看，你覺得要讀經你就讀，這個可以靈活。

【C居士：我是發現我比較喜歡讀經，我並不喜歡看註解，我覺得註解好像很慢。我喜歡讀經，現在是中午休息時間我就出去讀經，我就讀《無量壽經》。】

我的大經解你看了沒有？

【C居士：那本黑的是吧，我看了。《無量壽經》要義的那個嗎？《無

量壽經》的，我看了一部份，沒有看完。」

就《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》。

【C居士：是，是，是那一本。那一本我是慢慢要來看，這一陣子忙，前面翻了一部份又停下來。那我是看《無量壽經》，然後看您那本解？】

現在先不看我這個解，我這個解比較難讀一點。現在還是看剛才我說的那個《彌陀要解》。將來我預備再寫一本淺的，不過現在還沒有，只能說說，還不能跟大家見面。寫一本白話文的，淺一點的，這個《大經解》確實是深一些，但是你直念來念去，念來念去，還是可以看看，當然看解是吃力一點。

【C居士：我覺得就是好像很慢，進度好慢。】

吃力一點點，不要著急，不要求快，不是像念經似的一下子一部經看完。你一天看幾頁，我看這個很合適，一天你看幾頁，慢慢

地看，消化它。你看了你就想，你看明白了再看底下；像這個這樣打住了，你就不往下看了，就提一個問題在那兒，你思考思考，它這樣才容易深入。發現了問題，有的時候還可以跟大家商量，要大家還不能解決，那麼你就可以寫信提出來給我。那麼，你就是等於找到了問題了嘛，不然大家只是泛泛地看一看，不能解決問題。因為我們自己看，往往是按自己這個水平去理解，而註解往往就把你這個理解給你忽然間提高了一大步。

【C居士：我再問一個問題。黃師父我聽說您最近很忙，就說是另外在建一個精舍什麼之類？】

現在還沒有，所以我現在不收錢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【C居士：我們能不能盡一點心？】

以後，等以後，等我將來跟大家募捐的時候再說。

【C居士：好。】

現在大家不要這麼忙，幫忙這一些，大家都很關心，我也很感激，大家要想做一點……覺得好像要回報或者什麼，大家就努力去修持，你去修持就是我修持，因為什麼呢？咱們到這就不再說了。

【C居士：還有一點就說，我這次來是有個心願，我想請黃師父到美國去，有沒有時間？】

不行啦，淨空法師他說他那兒房子蓋好了，請我去長住。當然我知道在那兒生活上要舒服得多，剛才就說了，這個地方佛教徒很苦啊，我要走了，大家就更苦了。

【C居士：那能不能請師父過來短期的，就說來一個月？】

我就不動了，我就是這次到日本去，因為日本沒有《無量壽經》，它那兒還沒有重視。因為這個因緣所以我去一趟，我這個題目就是講大經的這個善本。這次回來不大出門了，歲數也大了，將來要見面嘛，將來你們還要旅遊，還有通信，還有電傳，還有好多好多吧，還有錄音帶，還有錄像帶，這些都可以就是什麼。所以現在我不給你們發空頭支票，這個到外頭去現在不考慮了，因為北京這個地方，一個就是說，這個地方大家通過這樣的……很苦，已經很苦，那麼再少了一個我，大家又增加一點苦，你們那兒已經很好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【F居士：對，美國的環境比較起來是……】

我們就不必錦上添花了，那麼些大德，這種種方便。當然大家多通消息嘛，我也希望你們還不斷的進步，我也是關心你們。但是

這兒的人更苦一些，還有一些人羽翼還沒有長滿，你要真正教他自己能飛才行啊，不然也前功盡棄。這些年跟著我的一些人，他們的羽毛還不能……還飛不動哪，這剛剛長毛，這都是不能離開的原因。所以你們的心是好的，但是始於目前……所以我就不跟你們開空頭支票了。

【C居士：因為我發現專弘淨土的師父很難得，除了淨空法師，還很少遇到。】

淨土法門不像密宗，不一定靠師父，千經萬論，只要能看書就行，而且修也很簡單，就是這個修的人現在很穩當，不像別的。你一個念佛的人，真要發心念佛，阿彌陀佛派二十五個菩薩隨時隨地保護你，這就是最穩當的，所以你們可以放心。而真正要有理論，這些人在內，也能找到人，同修啊，已經有法師啊。實在太深的問

題，那我們還可以通信來解決。真是一個有關修持的問題，我總是要回的，有時稍微慢一點，但總還是回信的。所以我就在這兒不動為宜，你們跑來見見面，有些信我就回一回，但是在這個地方我起碼三五年不能動，三五年一動我就八十多了，這歲數也就不能動了，哈哈哈哈哈。

【M居士：師父今年高壽了？】

我就七十八了，七十八了。

【M居士：看起來是非常健康。】

健康談不到，究竟年歲大了，現在大家都是很好的心，各個方面都是來約，不過也跑不動了。

六、黃念祖居士答海外弟子問

（1990年7月17日）於北京蓮華精舍

（編按：黃老於1990年7月於《淨修捷要報恩談》講授圓滿後，為其一行來自美、台的弟子開示了佛法的修持方要，並答覆其所提的問題。此文乃根據現場錄影截取的部份所筆錄的。）

【妙圓：可不可能念《大悲咒》？】

《大悲咒》我沒有念。因為它這個現在念的都是漢字的，跟原來的出入很大。

【妙圓：有一次很好玩，就在一年前，也是蠻有意思的。我有一次在佛堂坐一坐的時候，這很早以前了，好像師父寫一封信給鍾媽媽還是誰，有沒有？鍾媽媽寫信，然後師父您回信，有講到觀世音菩薩，您說求子得子什麼什麼，然後林某某把那一封信給我看了。結果那一天在佛堂我就在想，那這個有時候也做一做，也許《大悲咒》也不錯，有時候也可以兼念嘛，像印光大師全集裡面他也提到說有時候可以兼念《大悲咒》。結果我就在那邊找，書架上邊就在那邊翻，看我有沒有《大悲咒》，一看好像都沒有。就突然那個手就滑，那個書架上就滑出來一本，那一本就剛好是《大悲咒》。所以這也是很有意思啦，也蠻感應的。就是從那個架子上面就滑出來，剛好是《大悲咒》，所以我就在想，那我有時候應該……也。是有念啦，大概是可以背，可是那個音我覺得我沒有抓得很準，因為我只是看那個注音這樣念，可是我覺得好像念得不是很準。】

現在這個注音有注了好幾種。這個《大悲咒》的功德和《六字大明咒》的功德是一樣一樣，所以剛才我說這個生病的人念得沒有我了，這就是念的是《六字大明咒》。《六字大明咒》這個功德也很難令人生信哪，把所有的四天下，就是至少說四個地球吧，一切有生命的、有靈性的，都成了七地菩薩。把這麼多的七地菩薩的功德加在一起，這個總和，和念一句《六字大明咒》的功德一樣。所以我就念《六字大明咒》，我不去念《大悲咒》了。再有就是《大悲咒》，你要碰見一種很緊急的事情，你這一遍念不完啊，但是《六字大明咒》你可以念好多遍。

【妙圓：那《六字大明咒》的發音，師父您能不能發一下那個音？】
「唵嘛尼貝美吽啥」，我們多一個「啥」字，這個是諾那祖師特別傳的，跟別的不一樣。「啥」字就是你剛才說的心印嘛，觀世

音菩薩的心印。這個字就是心印。所以既念了咒，又念了心印，比別人就不只六個字，七個字了。所以你就比《六字大明咒》更圓備了，更圓滿了。「嗡」，帶點M的音，「嗡嘛尼貝美吽哈」。

【妙圓：「嗡嘛尼貝美吽哈」。】

「嘛尼」，「嗡嘛尼貝美吽哈」。「尼」的音稍微輕一點，「嗡嘛尼貝美吽哈、嗡嘛尼貝美吽哈」。

【妙圓：「嗡嘛尼貝美吽哈」。】

不是「嘛泥」，「嗡嘛尼貝美吽哈」。「嗡嘛尼貝美吽哈、嗡嘛尼貝美吽哈」。他們這個黃教有「嗡嘛尼吧特敏吽」，他們這麼念，跟紅教傳承不一樣。他那加了個「T」，「嗡嘛尼貝美」，我們就「貝美」，他們念「吧特」。所以這有些出入，我們所以這個著重就是傳承，是這個口授下來的，我們就是照這個標準念，「嗡

嘛尼貝美吽啥」。

所以念這個咒的功德，就等於《六字大明咒》，你這一遍的功德等於《六字大明咒》〔註三〕一遍的功德，所以我常常主動……有人念《楞嚴咒》，我也是不大贊成，因為一個是注音不對，一個是太長。你費了很大力才記住，但是碰到緊張的時期，你就念不成了。你真有病的時候，你念不成了，那麼長的咒你的心定不下來了。現在我們這個短咒就是，你能夠喊疼，不是「唉唷、唉唷」？你就把這換成「嗡嘛尼貝美吽啥、唉唷，嗡嘛尼貝美吽啥、唉唷，貝美吽啥」，你還念得出來；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」，你看還是可以念，是吧。

所以念很長的咒是可以攝心，心一跑就念不下去了，你「得」管住你自己。在你修練時有它的長處，但是在緊張急迫的時候，說

馬上就要提得起來，那你就須要短咒了，就是說。所以有的時候這個咒啊什麼，長咒等於重武器。重武器很有威力，但有的時候你帶不上去啊。你一個手槍，你到了什麼時都可以帶，你只要能夠保衛你自己，所以就是這個，這裏就有些出入。念佛號，有的時候念咒就比念佛號還是稍微吃一點力。在我三十幾歲的時候，一次得病，念咒就念不動了，所以念長咒就更念不動了，後來念佛還是可以。那麼到現在，又過了幾十年，我這念咒就念得動了，所以這個要有一些基本的修持。那也就平等了。

所以佛號的好處就是如此，因為你在最困難的時候，主要緊是在你臨終。臨終是一個十分困難的時候，正是生離死別種種的，最難受的時候。大家設身處地想一想，我這些個親人，我再也不能相見了。不要說就是身體沒有病，就這一件事，就悲痛難堪啊，受不

了啊。所以生離死別嘛，而且是碎心的時候，你要在這個時候還能用啊。所以這不是兒戲，不是好聽啊。

所以它這個裏頭就有很多很多選擇。觀想，也是很殊勝的功德，我不十分重視強調這個觀想，你可以助修。我從前也有的師兄，他就強調觀想，他的主張。後來他告訴我不行了，他休克之後全觀不成了，他平常觀想得清楚極了，但在休克的時候，全不行了。反正你還能呻吟，你就能念哪，「唉唷，唉唷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，你不是念了嗎？哈哈哈哈哈，一般都喊「媽呀，媽呀」，是吧，用這種喊叫的力氣，這種發聲，你要用那樣，這個就是更……。你壽命不盡，你的病就可以馬上得到輕安，可以減輕；如果是真正已經盡了，你就得到接引。所以就是這樣。

我們現在也不是須要知道好多好多東西，所以「瘡病不假驢駝

藥」，要給人家治病，不是就須要你給驢扛一驢背上的藥，才能給人治病。那有時候一個小手提包裏頭帶的東西就足夠了，只要對症就可以好。所以我們將來這個學也是如此，而不是說聽到什麼好，什麼什麼我都想。將來你如果作為法師，那就是要多知道一些，因為他來的人不一樣，你要滿足各個人的願望，你要所知的多。所以你要教給人家，你要使得別人會，你自己須要先會。

要真正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，那可以很精煉啊，不一定要知道得很多。對於這個原理，我們要知道透，也不是要讀破萬卷書，也不是那樣，但總之要使得理解得很透徹。自己對於自己起碼要有說服力，知道我這樣的信，我死心塌地了，不是試一試。有的人是肯試一試，也好，我練一練，修一修，試一試，這也很好嘛。但是到了真正的、決定的，就是有信願就能往生，那這個信願就不是試一

試的那種水平了，那是決定的信心啊，我就錯了我也認了，要有這
個氣魄了。

註三：竊疑是指《大悲咒》。

七、談信深

(1990年10月12日)講於北京蓮華精舍

(編按：此講是黃老於1990年10月12日，在北京蓮舍，為一位身邊學佛的赴日進修博士學位的青年所作的開示。)

你這是兩個問題。一個問題就是說，自個兒能夠理解的東西，怎麼在生活中能夠應用得上？這個問題不但現在有，將來還會有，是個長期的問題。第二個問題，什麼叫初善、中善、後善？這是個很深入的問題。這兩個問題就是要說一段時期了。所以「高明容

易，解脫難」（解脫念「謝」脫，一般人就按字念，念解脫），高明很容易呀，一般你這個很高明，說也很高明，什麼很高明，你要真正能夠解脫是很難哪，你還是被這個東西捆住了。說的時候可以我這個真是一絲不掛，灑脫極了，談玄說妙，但真正碰到了事情，還都是和平常人一樣，和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也差不太多，這個是很常有的事。

所以說，眼前都是生死事，了得眼前就生死空。就是你眼面前所有這一切、這些事情，都是你的生死大事，你對於你這一些個事情能夠把它了了，就是你不被它捆住了，就沒有生死了。所以這個事，要想在一切時間能夠用得上，那就是對於眼前這一些事情也能夠了，要能夠了不是個小事啊，這根本就沒有生死了。這個事本來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我們必須要向這個「了」字去努力。

所以夏老師說：「你了不了，就不得了啊。」你了不了，你生死就不空。生死不空，這個生死可怕啊。

這個生死可怕，大家這理解往往是不夠深。我們爹還活著都好好的，忽然要死，這很可怕了，這個是太簡單了，那時候我連萬分之一也不夠啊！不但是這一切你不能再享受了，而且這死極苦痛，這一輩子是沒有經過的嘛。所以「我這兒難過極了，難過得要死！」那就是說死是最難過的。所以經上說，如活牛把牠的皮剝下來，如烏龜把牠那個殼拽下來。你想想那烏龜的殼在身上，活著把它拽下來，牠痛苦不痛苦？甬說別的，咱甬說整個剝殼了，你把十個手指甲給拔下來，你想想看看。所以用那個非刑審問的時候，就有這種辦法，這種行為，拔你的手指甲蓋。那這麼小的地方你都受不了，何況整個的一個烏龜殼拿下來，牠這個極苦啊。所以看

著牠不能動，實際上牠在那兒受苦啊。而且要是只苦這一回那就算了，它這個生死之問題可怕，就是這個是無窮無盡的，你出不來啊。

當然有人做好人做好事，做好人做好事你就是生天吧。生了天之後，你該受多少年的福，多少年的福受完之後，你還在六道裏頭轉哪，還會轉到地獄裏頭去啊。那地獄一轉進去，就多少多少劫出不來。那還是不要說多少多少劫了，那個一點鐘都受不了，一點鐘都死不知道多少次了。這個事，牠豬啊、什麼受報，現在就受報受得比從前快了，因為是化學的飼養，什麼什麼東西，科學的辦法，牠生長得很快。雞，幾個月就大了，就能吃了，吃了就挨一刀，挨一刀又變雞，又挨一刀，牠這受報就快了。但牠起碼是還有半年功夫啊，牠要到可以吃的範圍，牠就有休息啊，牠吃飽了還是挺樂的。

而在地獄沒這事兒，那只有死，死完了馬上活，活過來是為什麼？為你死，馬上就死，死完又叫你活，活著讓你好受罪，你受了罪馬上就死，所以這一小時之間你不知已經死了千萬次了，那這個是可怕啊。所以你不出來，老在這六道裏頭轉，這是一個問題。而且我們這個心就是說，自己這麼些親朋好友，這麼些至親，這麼自個兒所關心的人，這今生的，我們願意他受這個苦嗎？而且說到這今生的，我們知道，我們就要去照顧他，希望叫他們別去受苦，而且我過去生中也還都有這一切嘛。他們在哪兒呢？他們之中就決定有很多很多在地獄裏頭的，沒有人救度。這才是生死的問題，所以我們要真為生死發菩提心啊，要考慮到這個問題，這個所謂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啊！所以那個永嘉見六祖，六祖說：「你來了。」他也沒什麼，只有拿個錫杖站在旁邊。「六祖」他說：「你怎麼不

禮拜？」他就回答說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就是這個生死的事情太大了，可是無常很快啊。轉眼之間，今年我就快八十了，我哪裏能再有一個八十，不可能的事情了，再有個二十都不可能了，我看，哈哈……。前兩天美國來信，說是華盛頓〔註四〕那邊傳出來說，有人說我到一九九二年圓寂，其實我們這個在家人不能說圓寂，反正不是我說出來的，不知是哪位，哈哈……。九二年就快了，今年九零了。不過總之就是說明什麼呢，就是無常迅速。你就再有二十年，活快到一百歲，也有人這麼說，那麼也是一彈指啊，兩年、一年多也就是一彈指，甚至於一兩個月也是一彈指，所以這個事情，無常迅速。

因此呢，我們這些事情就是要重視，而不是說僅僅我知道了。所以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，就老這麼說沒有好處，所以我也儘

量地要收斂，所以現在不會客人，不什麼什麼。也就是，這不是一個說的事情，是要真正能夠用，用得上，這一點很重要。這誰不想用得上呢，要怎麼才能用得上？要用得上嘛，那就需要你這個信要很深，這個信心要很深、很堅固，就知道它必然是這麼回事。小孩兒你告訴他：「那火會燒，疼，你小孩兒得小心。」不行，他不聽，有一天讓火燒著了，他就不玩火了，他信了。咱們絕不會把手往火裏伸，為什麼？知道它要燒我，真信了！現在我們這個恍恍惚惚的，為什麼呢？信得不深。他只是腦子裏頭，在理論上他想要通，這感性的、深的東西他沒有，所以他到時候就忘了。還有就是說，那個是他很熟嘛，這多生的習氣，多生的，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來了。所以這種呢，一個就是說，須要增加咱們的信念，怎麼才能夠信深呢？就是夏老師的話：「理明信深。」所以我們還須要繼續明

白這個道理，你等到燒了再來信，那就是晚了，是不是？我們就是要從這個種種種種裏頭真正想通了，那決定是這麼回事兒啊。這個事是決定的，就是起碼說在你心中這是第一位的，你要考慮問題，它就是這麼去考慮問題的，不是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考慮問題的，因為佛法要有用，就要能達到這一步。

我的許多重大問題的決定，都是從佛法考慮的。比方像快要解放的時候我不走，其實那個飛機給我預備了兩次，一次是跟他們這些宣傳部的，什麼報紙、電影製片廠、中央社，同時有個飛機，我沒走。我一個親戚他就說：「別人都能不走，你怎麼能不走啊。」他找了王叔銘，他也同意，說可以送我走，那我要是上了飛機，人不知鬼不覺我也就走了。我說我不走，那這個不走，那是從佛法考慮的，這個是很大的事情了，那個是生命問題嘛，不是個普通的小

事，就是從佛法上考慮的。上師有這個任務，讓我在北京堅持這個佛堂，我就要執行這個事情，所以不能走，主要就是這個問題。再有我母親，我前頭走了之後，我母親多少年的……，這要再走，就這輩子難得相見了。但是主要第一個想法，還是上師交下來的任務。

再有就是文化大革命，那時候要求全家搬，但是我決定把家留下來了，我弟弟他們都全家搬走了，什麼都賣了。那個考慮也是從佛法考慮的。就是一個佛堂在這兒留著，使得香煙不斷，我內人她在維持這個事，真做到了。雖然是在文化大革命，那時候她還是堅持住了。所以像這種大的事情、生死的問題、全家性命的問題，是根據從佛教上去想問題的。好多事情也是如此，不是從個人的什麼什麼去想問題。比方我這一次收斂，也不是為了個人要什麼什麼，

還是從對佛法上這樣作用大一些。所以許多事情就不是從考慮個人啊、健康、名譽、地位、什麼什麼收入這一些，而是考慮到對於佛法怎麼有利，因此就怎麼做。

現在起碼可以說，我剛才舉的這些例子，這兩件事情我都做對了。所以我這個不走就對了，夏老師也沒有走，王上師也沒走，我要走了，這倆人我就都見不著了，到了台灣哪。而我佛法的進步還都是在解放以後，跟王上師的通信，跟夏老師天天的見面，這難得啊！我說像夏老師這樣的，幾百年才有一個呀，不是老有的。所以這個出不去，跟王上師的通信很多封，可惜現在這些信丟了，當時我把它印出來，有時候有很多它不能傳哪，它傳不下來的，它這很奇怪的事情。當時印了，印了之後，連整個原底子及印的都丟了，那個裏頭都……反復的一些。所以這個就對了嘛，我真正的進步還

都在解放以後，解放的時候我才多少歲啊，我才三十五歲，比你還小呢，哈哈哈哈哈……，我才三十五歲。這幾十年（佛法的進步），都是在解放以後嘛，在夏老師那兒閉關打七，後來開悟什麼什麼，都是在解放以後取得的進展。所以第一步對了。

第二個我家不走，我回來就回到我家了，在這兒。所以有人問我，那個懺雲法師問我說：「你願不願意住大樓？」他是很關心，那意思就是說我要住大樓，他可以想法子讓我換房子，他有錢，我說我不想搬家了。後來他又想給我也修茅廁，給我修這個地，我說都別動了吧。那這個不願意搬房子，這就是為了我有這麼一個，我這兒大家來都方便，一點兒痕迹都不顯。你要住大樓，就是那個電梯的人就會感覺注意，來來回回、來來回回，這麼多人來來去去，你有一點兒事來好多好多人，就容易找麻煩。所以就是這個嘛，在

這都習慣了，我搖鈴打鼓也沒人反對，雖然我這兒很破，門口很髒，廁所很髒，這些事情就是忍耐一點兒就算了嘛。當然，住樓房對於我的健康那是要好得多嘛，也不冷、也不吹風，這一切都方便，你看這個多不方便哪，但是為了剛才說的這些理由，我能這麼樣好好供個佛堂，大家出入很方便，所以就堅持不變。

所以考慮這些問題，就是從佛法上考慮的。這樣到底對不對還不知道，但是以前那兩個都對了。我那個不走，後來連我弟弟都方便了，他們都回來了，都有房子住。你要是讓給別人，回來之後那就只好去住宿舍，住宿舍就好麻煩啊。現在總算也都恢復了，也有個佛堂，也有個什麼。

所以就是說，我們這個要一步一步地能用，要是說隨時隨地，在以前還確實很困難，但是逐漸逐漸的，這個「背覺合塵」的這些

念頭來了的時候，有的時候腦子裏所想的是些什麼事兒呢？比方想到小某後天她要來，要跟她談點兒什麼？腦子裡也可能起這個念頭，是嘛，就是這類的事兒。都不是除此以外的一些，大家都想些買點兒什麼東西吃啊，說什麼呀，做一個新式的什麼什麼東西吃啊，到哪兒去玩玩啊，北海燈很好去看看。這些念頭不起了，沒有這些東西了，就自然不起了，不起這些念頭，不想這些事。有人他們找我，說是孩子們如何如何，我這已經不……。人他是大變活人哪，我從前最喜歡遊園，我現在就自從河南回來之後，沒有遊幾次園，最近有兩年沒有進公園了。

這就為什麼呢？這裏就是信得比較深了。信得很深，那也很自然的就知道。既然信了，既然有這個「信」字，就跟剛才說那小孩兒讓火燒了，相信那火真能燒，燒完還真是疼，他自然不再去摸

火了。他不用講什麼理由，小孩兒也不用再起什麼念頭，「我可管著我啊，我別去摸啊！」他不用，他自然看見就不摸了，這就是信了。所以現在他為什麼恍惚？他信還不夠。信為什麼不夠？這個道理還不透徹。要能透徹知道，這是真實不虛，就是這麼回事兒，佛所說的這一切如夢如幻，就是如夢如幻。現在還是拿它當真的，說老實話，你嘴裏說是如夢如幻，內心深處它全是真的、全是實的、全是可愛的、全是不能扔的。所以，他就還是把這一切東西看成是真的，還很愛、還很留戀，這個是熟的，是我們多生以來所熟的；今天我們知道這一切如夢如幻，這個是個生的，所以遇見問題就是那個熟的自然在起作用。

所以我們的修行是修行什麼呢？就是下頭這六個字，「熟處生，生處熟」。要把那個熟的讓它慢慢地生下來，要把那個生的地

方變成熟。比方念這個綠度母咒是生的，念阿彌陀佛也是生的，這一切都是生的，像聽這些個很殊勝的道理，這更是，聽了還不能明白了，那更是生的了。但這一切，有很多事情你不用人教啊，「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。」哪位姑娘是先進了個養子的學校才結婚的？自然的她都知道。熟啊！她多生的就都熟了，用不著學習，還要看多少書籍？哪個新娘子說我看了一百本書，進個什麼補習學校再結婚？男的也沒有，女的也沒有，自然他就是生男育女，他熟。

所以要知道，一個生、一個熟。這必須要有變化。這個就不是什麼一說就能解決的問題，而是要很經常的、很認真的、很刻苦的，一方面要明理，這就是要解，要行解相資；一方面還是須要念咒。念咒它有加持力，它就可以使得你這些個……，因為你老念

嘛，不慢慢就熟了嗎，這是一個作用；這個念咒還有一個作用，它使得你那個熟的能變生，這就是加持力。老念這本書，我越念就念熟了，我倒著背也行，是不是。但這就是普通世間的東西啊，它這個呢，那就還有一個作用，它把你那個熟的東西、很難去的東西，幫著叫你能夠變生。所以這怎麼辦呢？就是這麼辦，就是說須要一面多聞，聽一些，一方面念些咒，同時自己主觀上也應該常常提醒自己，要使得熟處變生，生處變熟。

常常有的時候不知不覺犯了，有的時候還會明知故犯，兩個思想在打仗。要這麼做好像順乎世間，那麼做才合乎佛法，到底是那麼做還是這麼做呢，兩個思想在那兒鬥，哈哈哈哈哈……。鬥了之後這裏頭有的時候就失敗了，有的時候就勝利了。到底怎麼決定啊？從佛法上說應該往東，從世間法說應該往西，我到底是往東是往

西？鬥爭了半天後來還是往西了，這就失敗了；不往西我往東了，勝利了。失敗了不要灰心，為什麼？因為它太熟了，這個還是太生了，但是要爭取去鬥一鬥，要爭取能打一兩次勝仗，這才能轉，這個形勢才能轉得過來。要老打敗仗沒有關係。那個漢高祖跟項羽楚霸王打，他一直是失敗，但是後頭楚霸王烏江自刎。他七十二戰，戰無不利，打了七十二次戰爭，沒有一次不打勝仗的，到最後一次敗了，垮了。所以我們這個就是這樣子，它那個熟處老打勝仗，不要怕它，它楚霸王，我們只要堅持，失敗了也沒關係，我底下還是這麼做，積小勝為大勝，一次兩次要是能夠鬥爭得勝利，那麼慢慢慢慢地就能夠扭轉這個形勢。扭轉這個形勢也不用老打仗，這就很自然了，自然而然後這個生處就變熟了，它自然就熟了。熟了，那麼自然它就出來了，熟了它就是這麼用嘛。

所以你日文也是這樣，你熟的時候，你到時不用想，張嘴就來了，你還要想文法想什麼，那就磕磕吧吧得不行了。你熟之後就這好處，張嘴就來了嘛，那現成的嘛。就是「熟」字嘛！你說你有什麼訣竅？我說你告訴我什麼訣竅，你也告訴我不著，你就是熟。我們說話從來也不想文法，也不想什麼什麼的，就自然說出來地合文法。咱們自個兒的這種家鄉話，咱們就是自然嘛，就是說。

將來也就是這樣了，它到了那個時候，這些個佛法，就跟你現在能說日文似的，它熟了就很自然，並不費力。但是你這不費力是從費力得到的，你很辛辛苦苦的去念才有今天，要知道。所以到了省力時就是得力時了，你費力時、著力時就是準備將來的省力，到了省力的時候就得力了，它就是修行方便了。

所以它這有一個過程，這很自然，誰都是如此，誰還都有這個

問題，就是粗和細。一個就是純粹的就都用不上，有的用上一些，有的人更多的用上一些，誰也不能說全都隨時能用得上。所以說剝筍皮嘛，就是要不斷的使它轉變，讓這個熟處徹底變成生，生處變熟，所以說大變活人哪！他這個思想考慮什麼什麼一切，跟過去他不一樣了，考慮問題不一樣了。

這第二個問題。它所謂的善哪，就是好的意思，不是咱們所謂的善惡的善。你這個事情要好，它就是說，你只要一直能徹頭徹尾，貫徹始終好到底，這才是好。從一個開頭好，中間好，結尾還得好，那麼這也可以說是初、中、後。那初、中、後就說是貫徹始終，徹頭徹尾，徹底的都是好。

所以說法，說這個最殊勝的法，什麼叫做「好」呢？一般都

是叫你要種好因得好果啊、你要升天啊、你要證阿羅漢啊，什麼這一些。這一些都不算，算不了好。只有你能告訴他，你自己每個人本來有佛的佛性，你本來自己是佛，人人都有一個早已成就的佛在自己身上。能使人明白這個道理、相信這個道理，這個叫做「初善」，這就是善的開頭。要不是這個，那不是善。所以外道什麼什麼孔子老子等等這一切，都夠不上善。怎麼做人、怎麼救國、怎麼怎麼怎麼修持、怎麼怎麼放下這一切、如何升天、如何清淨無為等等的，他都沒有能發明這個鑑覺，指明每個人本來就是佛。耶穌、默罕默德，等等所有的哲學家，不管他是誰，什麼什麼人，都沒有說到這兒，沒人說到這兒，所以他們都不能稱為「善」，就這個才是善。

你不但說到這兒，而且給他發明，讓他自己能夠認識到這個，

讓他如人飲水一樣，飲水的話，他自然知道水是熱是冷，是酸是澀，還是甜還是苦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嘛，你就知道它冷哪、暖哪，你自己也就明白了。所以不光是說的話，我們讓他自己也知道，自己也體驗到真是我也有佛性啊，這是初善。不光是說，而使他聽的人如飲水一樣，能夠「冷暖自知」，所以做到初善就是很難哪。你只是說，而沒能使對方自個兒如人飲水那樣的知道自己「啊，真是我這水喝下去了，我知道水是什麼了」，要讓他真正知道我有自心了，像喝水那樣，那就叫做發明這個鑑覺，這就是初善。所以初善很難哪。

到了初善之後，那初善就是顯出了自個兒的佛性，很多人自然而然就會這麼想「我要保持這個」，我就在這兒待著了，心就在這地方待住了，把心就固定在這個地方了，守住這個鑑覺啊。就是守

住這面如鏡能夠覺的這個本心本性，守住這個。你要是有守的心，有什麼的心，不就是又是起心動念了嗎？在你起心動念之中，那這個鑑覺它就不見了。所以什麼叫中善？要告訴他不是守住這個鑑覺，你知道有這個，而不是有個心去守住它。我要叫它保持住不要動，不要思想亂動，不要想，不要跑，我就是這個，這個又變成是有為、有作、有求。那麼這個就是知道初善就為止了，沒有再什麼了；他要到了中善就沒有這個心，沒有要去守住這個，不去守住這個。

後善，連「不要去守住」這個念頭也沒了，也不起這個念頭了——就我應該不要去守住這個。所以叫「赤裸裸」啊，這什麼都不掛，一點兒沒有牽掛了，一點兒沒有什麼什麼東西了。所以無法比況啊，這才是徹頭徹尾、貫徹貫終，所謂初善、中善、後善。

所以禪宗講即心成佛嘛，就是以凡夫這個心就成了佛的心了。所以說禪宗破三關的人「見與佛齊」，他的見跟佛的見是平等的，就是這，他是初善、中善、後善真正貫徹了。只有貫徹了這個，才能夠「見與佛齊」，他的見就是佛的見，他說的話就是佛說的話。所以禪宗祖師這些禪風，不可思議也在這兒。那麼，他自己到底證到哪兒，那是另說，論見，那確實跟佛平等。我們現在呢，還沒有去多談禪宗，確實禪宗是非常殊勝啊，但就是難懂。對於把禪宗歸為中國，這也是一個榮譽，確實在中國是大放光明。

所以大家先從我剛才說的那個話，從這個地方入，先從「生處熟，熟處生」。一方面聞一些，增加自己的信心，這就是解；一方面就是念哪，多念咒，這是行。至於念咒的好處，這個是我在二十歲時候懂得的道理，有很多人到了現在也不懂。現在有一位大

法師，他的著作我看了，他就是我二十歲懂得的，他到現在還沒懂。你念咒，這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，大家總講「啊，這是綠度母啊，這個加持啊，什麼什麼啊，這個不可思議啊」；禪宗，你這一說，就說「你這個是著相，心外求佛，哪有什麼綠度母加持你啊？除了自心之外找什麼綠度母啊？綠度母加持你什麼呀？」他就把你給破了。就像你念咒的時候，你就是這麼念：「嗡達咧都達咧都咧所哈、嗡達咧都達咧都咧所哈、嗡達咧都達咧都咧所哈……。」你把這些什麼都不想，都擱下了，安安心心念這一句咒，你這個心都放下了。所以說萬緣放下，什麼都放下了；什麼都放下了，可是這一句度母咒呢，不是挺清清楚楚的還在這兒呢，現前嘛，在一念跟著一念嘛。所以就《金剛經》裏頭最殊勝的話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這一句話是要在別教的地上的菩薩才能夠做得到的事情，凡

夫是絕份的事情，可是你在這種念咒念到誠懇的時候，你就能夠暗合！剛才我不是說了嗎，暗合嘛。你這個什麼都放下了，無所住啊，我這兒沒有住在我那碩士學位上，我也沒住在論文上，我也沒住在媽媽身上，我也沒住在愛人身上，也沒住在誰的身上，我就是這個，我這不就無所住了？

剛才我這還一說，你念的時候你別求什麼，念的時候你就是念，你求什麼准你求，你念完了再求。這些話不是隨便說的，這裏頭都是極殊勝的道理在裏頭，你念的時候你就念，什麼都甬管，你就是這麼念。所以為什麼說到了火著起來了，或者什麼什麼什麼，那念咒特別靈啊？他那個時候，念的時候，心裏頭真什麼都沒有了！楊某某，他說他就是「一輩子念觀世音菩薩，電臺解放，他就是遣散了，他就跑單幫。跑單幫就是拿點兒貨到那邊去賣，又把那邊

貨帶到這邊來賣，這叫跑單幫。來回帶貨，來回跑，用自己的人力，當然你有錢的可以讓別人給你搬，什麼東西都托運等等的。這跑單幫，自個兒得跑來牟利。楊某這人很有意思，很天真。過河走到河中間，冰開了，冰上凍冰的時候可以走，冰開了一塊塊都裂了，他說這時候他啊，退回去一看，正走到中間，退回去跟來的時候路一般多。那麼退回去嘛，那就白來了；我走過去嘛，還算走過去了。他只好往前走，走啊，他說我這時候念，就念觀音菩薩了。他說就在這一段時間我念是真念了，心裏沒有別的了，就念了，所以往往在這種時候，有時就特殊的靈驗，就是都放下了。

所以我們就是說，平常這麼念，我們把一切都放下，就不要一邊念，一邊地惦記這個。你要求的事，你念完了之後，一塊兒再回向、再求，這不是很方便嗎？你這都放下的時候，咱們這水準就是

人都能做到。人就不能沒有俗事說老實話，你還是個人哪，你得吃飯哪，你還有好多事情，人生還有三大問題呢，像你們還有些問題沒解決啊，還有婚姻問題，還等著呢，你不能不求啊！你不能不求嘛，那麼觀音菩薩也是有求必應，但你不要在念的時候就求，你念的時候那一些把它全放下。就這麼念，自己就這麼念；念，自個兒聽，就自個兒這麼念。你萬緣放下，就無所住了；無所住的時候，你這個心還老在念，它心是生的，這就超過地前三賢，所以有聖有賢。

小乘的聖賢，小乘初果到四果都稱為聖人，都是小乘的聖人。佛教裏頭要到地上才稱為聖人，初地、二地到十地，到等覺、妙覺、佛這稱為聖人。地前還有三十個位次，這些菩薩稱為賢人，所以叫地前三賢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三十個位次呢，這三十個位

次那都是菩薩了。他們做不到啊。他們在生心的時候就不能無住，我要生起心來度眾生，他就住在度眾生上了，有住。我要生心弘揚佛法，他心就住在佛法上了，一生心就有住；他可以無住，入禪定，定下來了。

那個廣欽和尚死了幾十天了，你們知道這件事嗎？廣欽和尚在前幾天剛圓寂，活了九十幾歲。他在杭州一個山洞裏頭，他一會兒就入定了。入定了之後嘛，那誰也不知道他，但是地方那個打柴的人，爬上了很高的山打柴，有人跑洞裏看看，看一個老和尚，有時候看他還活著坐著，有的時候就跟死一樣，他們感到很有趣，很好奇，就去看看他。這一看這老和尚他坐著「像」死了，時間很長很長了。他們就注點兒意，後來看還是那樣，他們就跑廟裏頭報告去了，說看到誰誰誰是死了。廟裏派人去看，他說這多少天了，所以

肚子一摸，摸完也沒有脈也沒有氣兒了，死了，所以就弄點兒柴火來要燒他。那麼，這傳到弘一法師那兒。

弘一法師是一個最多學多能，而且年輕時很風流的這麼一個才子，出家了。他在日本留學的時候，中國學生演茶花女，那個時候還不是男女合演，他演茶花女，哈哈……轟動東京。姓李，他出家之後，戒律嚴肅極了，什麼都扔下了。現在我們有唱的一個「芳草碧連天」，那個歌就是他寫的，弘一法師啊。弘一法師是個大德。弘一法師聽了，「你們千萬不能燒，你們一定要等我看一看，等我去看一看再燒。」他正好有事要去杭州，他到了這兒，他就在這老和尚的旁邊敲了一聲引磬兒，它一個小銅帽兒，拿銅棍敲，「鐺、鐺」。敲了一聲引磬，就走了。待一會兒老和尚睜眼就起來了，跟好人一樣了，他就活了。活了之後，他馬上去找弘一法師，

弘一法師看他來了，弘一法師正在跟人家說話，就說：「剛才很對不起，打攪你清修了，現在這兒沒你的事兒，你走吧。」這都是很……所以他沒有我們這種想說說閒話的這種（所以我們要從這個地方要知道這些情況），什麼寒暄哪，什麼什麼隨便問問哪，什麼聊聊天啊。那麼這個法師後來到了臺灣，到了臺灣九十幾歲才圓寂，是一個很有德行的老和尚。

他這個就是可以無住了，他那個入定的時候，他就都放下了，他也不知道多長時間，什麼他都不知道，真是不知道了。所以過去皇帝有時候把這種人抬到宮裏頭去，皇上就讓這些宮女拿針去扎他，他不知道疼，他也不出定。入了定之後他整個完全沒有感覺了，所以無住了，不能生心啊。所以地前三賢他只能分段。凡夫是只能生心，不能無住，這個心不是想這兒就是想那兒，你老生心，

心是生的，都有住，一生心就有住，心到哪兒就住在哪兒了。阿羅漢能夠無住，他不能生心了，他不再去起動了，什麼都不起了，涅槃了。所以地前三賢的菩薩他就是分段，一段無住一段生心；一段生心一段無住。能在無住的時候就生心，生心時就無住，這要到地上的菩薩才能做得到。凡夫就沒有份，剛才說了，凡夫只有生心沒有無住。可是你念得這麼純的時候，你也就無住生心了，你什麼都無住，可是這個綠度母他清清楚楚，這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是在生啊，一念接一念哪，可是你什麼也沒住。

所以為什麼說念佛念咒功德大，不是說這有什麼祕密、什麼佛在保佑你、佛這最高力量的神。那這都是佛，到底念哪個佛的咒啊？綠度母這個佛是最有威力，也有類似的這種說法，這種說法都不是佛教的正說，都是偏，都是所謂有些附法外道，附在佛法裏頭

的外道的觀點，他貼的標籤是佛法，實際是外道觀點，他都是外道觀點。佛佛道同嘛，是不是，法法平等嘛。

那麼這個就是說，你在念的時候，它妙就妙在這兒，最殊勝的方便，這就是使得你不知不覺的做到了菩薩才能做的事，這也就有了地上菩薩的功德。這不很自然嘛，你能做到菩薩做到的事，你就產生菩薩的功德，所以就是不可思議的功德嘛。所以它這微妙，就是為什麼我老提醒大家多念哪，但是念之中大家就是老跑嘛，念不清淨，他不單是還生念的這個心，他就變成一邊念著綠度母，一方面還是住在許多雜事兒。不怕它，不怕它，那些個它一晃就過了，你本是要注意這個事兒。

這一切一切，它都是有雜念、雜想的，不要去怕它。你要去怕它，你老覺得發愁什麼，你就是灰溜溜的。你念得很高興、很蓬

勃，慶幸自己，我有這個辦法，我決定出生死。不要怕這些，這些妄念雜念就像在水上寫字，水上畫畫一樣。你一個臉盆裏頭放一盆清水，你看寫上個字，畫上個畫，你水裏不也現出紋來嗎？隨寫隨消，隨想隨滅啊，它不存在啊，它還是水啊！從水上生出來之後，它馬上化了，水就是咱們的清淨本心哪。從咱清淨的本心，從咱們佛心中你把它畫上，畫出來之後，動了它了，出現了一些形狀。但是這個是極暫時的，馬上它還到你的本心，所以說除了本心沒有別的。它不存在，隨畫隨消，你一個字你寫不出整個來，這時候寫出一個我姓黃的黃字，在水上不動嗎？寫上草字頭，寫田字，草頭就沒了，寫第一筆，寫第二筆時候，第一筆就沒了。你想完這個想那個，你第二念一起，你第一念就滅了，你自個兒琢磨一下嘛。在想個什麼，你這要起第二念的時候，你第一念哪兒去了？所以來也不

知道從哪兒來，去也不知道從哪兒去，無影無蹤，妙不可思議啊。所以妄想也是佛，無來無去。

你不要怕，總覺得我還念不好；念就是好，不要再管它好不好了，念就是好，肯念多念，就是好上加好，不念才麻煩呢，所以就是要堅持，你雖然是忙，雖然你什麼，總要堅持。這個定課你定得很短，但是要堅持。另外，就是利用零碎時間，想法子廢時利用。廢時利用，有好多廢時自自然然就讓它廢了。這個把它利用，利用起來它很有天地，積少成多。積少成多啊，你們今天來坐車一小時，那麼這一小時都念了，那你等於加了一堂功課，也不過就一小時。但有的時候心中就是讓它隨便過去了，這個就是自個兒的問題了，是不是。這個事兒沒有誰攔著你念，不讓你念，而是你自己個兒沒念，所以不是說不行，不是說不可能，而是自己沒有主動的去

抓。所以我不主張人說去犧牲睡眠，或者工作裏頭去揩油，或者種種的，這樣來擠出時間來念；或者今兒我請假了，我不上班了，我來念一天，我不主張這麼去做。

我們都是很老實，佛法是真實法，我們老老實實，一切都老實，這不取巧。所以有人跟我說：「現在你這些字畫都可以拿去裱，我這一起弄，你不用花錢了。」我說：「我不。」因為他要替他們單位補一個東西，我拿去，一塊兒他們都送去了，我的給裱出來了嘛，我都不用花錢。那我不做這事兒，咱們就是老實嘛，一切老實嘛，不做什麼佔便宜的事兒、不合的事兒。在自己的份上，如果把這一切都能夠動用起來，是足夠的。

一個就是說，我們要有正信。現在在居士林，那天我講完了，一個女的來問我，那些邪的東西。現在在居士林，那天我講完了，一個女的來問我，

她說：「是不是學了佛之後，那外道法就是完全不能修了？」你看講了那麼半天，她還是戀戀不捨。我說：「你要實在〔不捨〕，你就當體操練吧。」這話嘛，就你不是在修行了，你就當體操吧。

後來楊某某一追問她：「你那個什麼法啊？」她說：「張某某。」「張某某那連報上都批判了，都給她揭露了，完全是騙人的。」她某某在北京可是轟動啊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萬人空巷啊！萬人空巷啊，她這個。說她會宇宙語，這種新的語言，有人說什麼把蒙古話，還有什麼什麼，摻雜了一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在裏頭，別人又聽不懂，用宇宙語跟這些個天上的什麼人對話，能夠治病，有神通，跟她學。在天壇那一棵樹，她說：「這樹就是神，你們求這個樹。」多少萬人跑樹那兒去，去求。她說是為亞運會募捐，果然一下子就幾萬塊，但是她招搖。一個人生了一個什麼病，他相信

張某某，他不上醫院，結果整到……後來家人看不行了，送醫院，已經不行了，死了。她完全是騙人的，哪裏有什麼叫宇宙語，哪裏有什麼這個。她這個事情，抓了，騙人太多了。到了北太平街，她去到一家一家，別人聽到這個消息，人都擠到那兒去，路都走不通啊。所以現在大家這個群眾的水平是非常低啊，就說這一種情形應該很容易識破啊，可是大家識不破。她就說我師父張某某，他就是急了：「報上都批判了！你還想修啊？」這很多人他就入了很多邪的，所以我就說什麼從外道來的、從氣功來的，我不接待。這個很費力，你給他講了半天，他不起什麼作用。

你們這個好就是什麼？一直都是正法。當然在這正法之中，信了之後還是會有一些執著。沒有執著那還了得，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」為什麼你不能恢復你原來

的，本來的佛的這一切智慧德相？就是因為妄想和執著。所以「執著」這個問題，我們在這一邊給大家說法的時候，也是一面在那兒打預防針哪，避免這個執著，不要執著。所以我們剛才說這個綠度母，就不是把他強調在有個佛在加被你，而你得到什麼什麼，就沒有強調這一面，而是說你在念的時候，你自己的內心，達到了和菩薩一樣的水平啊。這兩個說法你只要分析一下，有天淵之別啊，一個就是心外有佛，一個就是你自己就是菩薩了。你現在雖然不是佛，你現在就恢復到菩薩了。恢復你本來這不就是初善嗎？你屬於初善哪。那麼再要破除這個執著，而且你不管念得好、念得壞，你先一直堅持地念下去。還有，去掉了執著，還可以避免一些魔事，一些魔的境界等等等等的，有時念佛念著，忽然間看見有的是好的來了，有的壞的來了，有的或者喜歡，或者是害怕，也都不去理

它，我就這一句，你要一執著……。

一個老太婆，老居士，她一輩子念觀音菩薩，她告訴我說：「我就想見一見觀音菩薩，結果我真見到了，誰知從此就不得了了，我就活不成了。」所以這些事情大家都要聽一聽啊。你不要去管它，你綠度母現前，你還是念綠度母咒；來了魔鬼現前，來一個大老虎現前，你還是這句咒；來了任何的東西，你就是念。真的也罷，夢中也罷，定中也罷，念佛時候也罷，一切就是這一句咒。她這個怪相就是怎麼呢，她就看見什麼相什麼，睜眼合眼都是，晚上也睡不了覺，找多少人把屋子都坐滿了，那一些怪相一樣出來。她就問我，她說：「有人叫我念大悲咒來對治它。」我說：「你不用念咒去對治了，我告訴你一個公案吧。」

一個老修行看一個地方風景很好，他自個兒就在那兒搭了個

茅棚。他很有道德，別人聽他在那兒，就來跟他做伴，來向他求教。不知不覺就來了好幾十人，就成為了一個大家共修的地方。這個地方本來是有山魑野鬼什麼什麼在那兒，它們的這個地方來了這麼些人跟這兒，大家就是不歡迎。不歡迎就出種種怪現象，一時佛來了，一時魔來了，一會兒老虎來了，一會兒什麼東西，一會兒那兒火燒起來了，一天幾次驚擾。大家很不安，你要坐禪啊、念佛啊，這個很不定。就跟老和尚說：「咱們搬一搬吧，別跟這兒待著了。」老和尚不理不動。

那麼過了三年之後，大家有一天到晚上又在共修，休息的時候大家談談，說：「你看現在這兒不鬧了。」「還是老和尚對，咱們要是搬了，挺可惜白搬了，這兒也挺好了嘛。」這時候老和尚說了，老和尚一直沒說話，這時候說話了。大家一直說搬，他反而堅

持不搬，他這總結了兩句話：「野鬼（這裡頭不野鬼在那兒鬧嘛）伎倆千般有盡」，它有種種伎倆，變這變那，有一千樣，還是有盡嘛。它這施展，施展到了有一天都施展出來了，它就盡了，就不起作用，它就完了，它沒有別的了。野鬼伎倆有千般，但是有盡啊，它有完的時候。「老僧不聞不睹無窮。」我不聽不看它、不理它，這個無窮啊。這個無窮就對它那個有盡，當然那就是它是不行了。

我說：「你用這個法子吧。」她說：「我還記不住。」那時候福良在我旁邊，我說：「讓她寫了給你。」當時都沒有筆，回來了福良寫了張條給她送過去。這是在那個廣化寺講經的時候。過了有兩三個禮拜，又在廣濟寺講經，這個老居士出來了，臉上都紅了，胖了，（那時候憔悴得都皮包骨頭，什麼牙也都露出來了，頭髮都是枯的），面色紅潤的這樣，就向我道謝，說這個紙條到她那兒之

後，她什麼都不見了，不看了。

所以我們知道這般若的力量很大啊，所以不要去執著、去什麼。有的人就是希望求那些瑞相，見到什麼什麼呀，什麼種的，這個有時候就容易出毛病，這個老太婆就這個毛病。而這個效果就是這麼這麼這麼突出，這紙條一到她手裏頭就全完了，就沒有了。

所以這個都是要鞏固我們，我們要有正信啊，我們就是「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。」這都是屬於般若的道理，禪宗、《金剛經》、《心經》所講的都是般若的道理，「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；這《金剛經》裏頭「如夢幻泡影」等等的。後頭還要更深入這些道理，一步一步的，這個作為指導我們的方向才是對。你要沒有這個正確的方向，你要上顛和園，出了我的門，你就往南跑，你回家倒是近了，要去顛和園就更遠了。你越跑得遠，越跑得快，你將來更

費勁。所以般若作指導，淨土是我們的歸宿。要不求生淨土，來生就是生天，來生當了大富貴的人，種種種種的，都是很短暫的。

這六道，剛才說過，那確實是有，地獄確實是有啊，不是佛說了這個在嚇唬人的，讓你行善，你看你要不行善，你要入地獄。所以「先王以神道設教」，孟子的話吧，它就說是，只為了教化大家，所以用這個神道來作了個什麼教，使得你害怕，使得你知所警惕；那只是一種施設，一種辦法，那不見得是真實。「先王以神道設教」，只是在告誡大家，不是這個事是真的。

現在就有了一個人，他能到陰間，他就知道有地獄。那個某老太太她就見過，他們都知道她這個事兒。這個鬼趣她隨便可以入，你要誰死了，就讓她去找，她都可以找。她不但人死了變鬼她可以找，上了天她都可以找。她就是可惜了，可惜她不能離開她那個外

道，最後她還是很可惜很可惜。

她回了她老家之後，她想到好久沒有供《金剛經》了，所以把這個《金剛經》拿出來供一供吧。剛把經拿出來往那兒一擱，就「嘮！」的一聲響，很快地看見兩個東西從床底下脫門而出了，從大門底衝出去了，兩個狐狸。那《金剛經》不供的時候，床底下睡著兩個狐狸；《金剛經》一供起來，狐狸就跑了。這位老太太，有點什麼事情都先知什麼的，都是這些狐狸告訴她的。所以她很可惜啦，但是她當初能給人治病什麼，她並不說瞎話。所以就是說，我們要純哪，為什麼她不放棄外道？因為她起過誓，就一拜外道，師父說：「你一定要老念我的咒，你不能違背我，你得起誓，你要違背我之後，或者雷劈，或者什麼什麼。」她起過誓，所以她始終不能放棄。她又念佛，還要念她師父那個，這就心掛兩頭了。所以那

天不是單說這個嗎？要不能〔放棄〕這個，連三皈依都沒有了，這皈依之後就不能〔拜外道了〕。所以大家現在就這個好處，我們沒有這些邪的東西，沒有什麼聯繫，沒有受它們的影響，這很正，你堅持下去。我們以般若為導。

這個般若的功效就是這麼大呀。這是我親身的例子，就這麼幾句話，也不是誰寫的，福良寫的，福良就普通的女孩子，是吧。這個紙條到她那兒，她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那諾那祖師有件事兒，說明般若的作用。

一個師叔，師叔死了，他修得很好，他死了之後，他鬧，常在廟裡頭鬧，我們說鬧鬼啊，他的鬧比鬼厲害，他鬧。多少人去修法想排除，排除不了。諾那祖師〔那時〕還很年輕，剛二十來歲，他說我修法，人家說那你試試吧。他就晚上在那修法，修法他師叔

就出來了，衝他笑，「嘿嘿！你！你來修法，這麼些人都不行，你這個小子乳臭未乾，你還來修法。」很鄙視他，笑話他。諾那祖師什麼也沒說，就把桌子一拍！「不明般若終成魔類！」你不明白般若，結果你還是一定變成魔！就這八個字就再也不鬧了，馬上就退了。

所以這個般若我們要重視啊，要知道這一些，所以剛才你問的這個問題那就屬於般若的。一切如夢幻泡影，如露復如電；一些平等的思想、一些無分別的思想，這個作為引導，還將繼續。回來之後，大家繼續在般若上，要有所注意，這個作為我們的指路，引導我們。我們要航海，羅盤必須要好的，這個才行。這「淨土為歸」，我們一定要歸到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。這是一個殊勝的大願，超乎一切的大願，所以十方的佛都勸他本土的，各個國土的眾

生求生極樂世界。

有這麼多眾生到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也不會說我這兒客滿，哈哈哈哈哈，總是容得下來。這也叫做不可思議，我們不能以一個有思議的心，去思考極樂世界的情況，微妙不可思啊，佛的願力無窮盡哪。所以你往生的人你並沒有離開妄想執著呀，你只要是信願持名，包括你念綠度母咒，你信願，而你持綠度母咒，念得很誠懇。但是你念綠度母咒的人，就須要在發願的裏頭，祈禱的時候，回向的時候，要很明顯的祈禱求往生西方阿彌陀佛極樂世界。

那麼這樣了嘛，能夠符合彌陀的願力，在我們臨終的時候，彌陀是接引往生！不是說你自個兒在臨終還有這本領，你還能念得很好，來得到往生，我們在臨終能念是極難的事情啊。是因為你平常符合了佛的第十八願，佛就帶了多少菩薩，或者多少聲聞來迎接

你，佛的這個願力，佛的大悲的力，加持你，是「慈悲加佑令心不亂」，佛的慈悲力來加被你，讓你的心不亂。還有經上說，佛這個時候入種種三昧，讓亡者也入三昧。你都入了三昧了，你那個苦就沒有了，受不了。所以那個入定的人，那針扎他，他不疼。所以那個如龜剝皮，如什麼那些苦，他沒有了。要這樣安心、要堅信。能信到這兒很不容易，所以能夠聞佛法、信佛法、信得很深，已經不容易了，又能信生淨土法門，又是一個不容易。那麼在這個情形之下，咱們就是要貫徹，要貫徹到最後。那麼，大家就都是將來在極樂世界相見，最大的幸福！

註四：是1990年洛杉磯傳出來的，因為同修信上沒寫清楚，以致黃老認為是華盛頓傳出來的。

八、黃念老談正信

（1990年11月27日）於北京蓮華精舍

（編按：此講是黃老於1990年11月27日，在北京蓮舍，對到訪的居士，及身邊弟子所作的開示。）

在病痛來的時候，自己念起來這個反應怎麼樣？是不是比較能夠頂得住一點兒？這個夏老師有個詩說：「病是良師友。」我們要找良師、找益友，好的老師、好的朋友，病就是好的老師、好的朋友。夏老師還有一句詩：「魔多」，「魔」是魔障，魔很多，「魔多反使道心堅。」因為魔很多，反而使得我向道的心更堅定了，所以

「病是良師友」。

還有人問說：最初修道的人以什麼為師（後來都以佛為師）？這回答就是：「以苦為師。」就有這麼些苦啊，所以四諦法就是知苦，從「苦」這兒開始。而知苦就要找苦的原因，就是「集」。「集」就是這些東西匯到一起了，人、我、煩惱什麼湊在一起了，這就是「集」。集了之後那就要生出苦來了，所以這個四諦法頭一個字還就是從苦這兒開始。「知苦」，是知道這個苦，才找去掉這個苦的因；要羨慕這個寂滅，這一切都不受這些干擾，就要修道，所以「苦集滅道」這四個字，《心經》的話就這麼講的。所以要「知苦」就找苦的因，就「斷集」，底下就「苦集滅道」，羨慕這個滅所以要修道，它這是倒裝法。印度文很多都是倒裝的，這英文不也是如此嗎？是倒裝的，跟我們的語句不是一致的。

所以苦不是壞事，而對於你夫人來說，我看，如果沒有了這些病，就不會像今天這樣來接受這些佛法。這個老師已經起了作用了，而她這一個轉變不是個小事，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事啊。從不相信而變為很相信，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而且是先入為主，有很多很多以前的想法來抵制這樣一個信心。現在都戰勝了，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勝利，而這個就是由於病給帶來的，所以第一點應該這麼看。

但並不是說因此我們就歡迎痛苦，當然還是希望不斷的修持。我們不但自個兒要沒有病，而且願一切眾生都沒有病，所以我們是要去掉這個病。我們有一尊佛就叫「消災延壽藥師佛」，「藥師」嘛，他手上拿的就是藥，拿著青訶子。藥師佛手裡拿的是藥啊，他就是給人治病、救病，所以有人生病就是念藥師佛這兩個字。

至於說念這一句為什麼能起這個作用？觀世音菩薩決定不是說是「你念我，就是恭敬我，因此我就要保佑你」。要是這樣的話，那觀世音菩薩我老早就不供了，那不跟世上人一樣嗎？你老奉承我、恭敬我，我就要給你一些好處。現在政治上都不好，不是這個就是主要的原因嗎？所以這個鄭子產（鄭國的首相）他辭退一個人，那人說：「我這幾年在你這兒工作得很好啊，我又沒做錯，你為什麼不要我呢？」鄭子產說：「你在我這兒三年了，沒有給我提一個意見，我要你跟這兒幹什麼呢？」所以咱們中國的古人，我們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偉大的，是這種態度來決定一個人的去留。要你跟這兒幹嘛？你得跟我提意見。觀世音菩薩就是要你們都念我，我就保佑你？那連鄭子產都不如了，所以不是這個意思啊。

這一句名號之中有萬德，說個「萬」字已經是不不得已了，姑

且用個數來表示，因為眾生心目中以為「萬」是很多啊，實際是無量，所以佛法的道理很難懂。

最近剛把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整理完，大家都發心都搞，這台灣的一個教授她也整理了一份。共整理出三份，老六那兒整理出一份來，另外淨空法師還有一份。寄走的那個我還有一份，那個你對了沒對？有錯沒錯？「老六答：「還有一些。」「還有一些，所以都要對一對。啊，有錯別字，我就沒有很注意它這些東西了。」

我們研究一個論，要抓住它是以什麼為宗旨。這個論沒有人作過註解，這是我第一個來替它提出這個問題。那麼就是兩句話：「華藏入名字，持名入華藏。」華藏的一切功德都進到這個名字裏頭了，所以念這個名字你就可以進入到華藏。

華藏就是佛教的宇宙觀，這個是偉大的不得了啦，無量無邊的

世界。最近這個天文學摸著點兒邊啊，所以我們才能夠發現到一百多億光年之外的星球，光要走一百多億年才能到我們這兒。光一秒鐘走三乘十的八方（註： $3.00 \times 10^8 \text{ m/s}$ ）那麼多公尺，十的八次方，十的八次連乘。而這麼跑要跑多少億年才能到我們這兒，多遠哪。這是剛剛所知道個邊兒，所以我們有這個天文學，對於以後學佛，這也是些便利，能夠接受、懂得佛所說的是宇宙中的一些實際。

佛教這個宇宙觀，那這個華藏就大了，多少重世界、多少重世界海，無量無邊；每一個世界裏頭都有佛，所以有無量無邊的佛、無量無邊的菩薩；每一個佛的世界都有無量無邊的莊嚴、無量無邊的功德，所以這些無量無邊的世界、無量無邊的佛、無量無邊的佛的功德、無量無邊的這一切微妙莊嚴，種種的一切一切，都進入到一個名字裏頭。這也正是華嚴的道理，一切可以入到一，一就是一

切。所以我們要知道，我們現在都是在錯覺啊，我們只是承認多能包括一，不能承認一包括多，這是咱們的錯覺。

而真實的宇宙它不是如此，它多可以到一裏頭，一可以包括一切多。現在這個全息的立體照相裏頭，就已經證明了這個問題了，所以我們這不是空談。要是空談，我何苦呢？所以解放之後很明白啊，你要搞科學那是重視的，搞唯心那就是……起碼是如此，不會受到像搞科學那樣的重視，起碼是這樣子。為什麼我一個搞科學的人，我沒有……所以在我離休的時候，我們黨說：你對於這一門科學是有貢獻的，但是你不是全心全意。我說：我很滿足了。哈哈……。因為它這個遠遠超過科學，這科學慢慢在發展，尤其愛因斯坦以後，現在搞下來的高度科學這個大倍數的望遠鏡，以及種種太空中的宇宙飛船，種種的探索、種種方面的積澱，就是一步一步

向佛法來靠近。

一個留蘇的學生，他一天跑過來。他說：「我現在碰到一個問題，我在看數學，數學中這個問題我想不通了。」數學也有這證明。他說：「這個集體包括局部，這我們都懂了。當你所集的項目到無窮多的時候，不是一個兩個中間那兒湊，到無窮多的時候，那這之中的每一個局部包括全體。」這就是華嚴，我說：「這個道理《華嚴經》裡頭都是，佛教早說了。」這小中有大，而且它那個事實是什麼呢？就是全息照相。

全息照相，一個全息照相放在那兒，你進去看，就看見不是一個人，是個照片。就比方說是黃念祖，出來之後就是我跟那兒，就坐在那兒，立體的人，就稱為立體照相。那麼這個照相它也有底片，通過光，通過大概是激光什麼什麼，就這麼照著，出來之

後……。所以為什麼說全訊息呢？各面的、前後的一切訊息都有，它把各個訊息都給你放射到某一個地方，然後各方訊息都反應出來，這整個人就出來了。這個底片當然就是全部的底片了，那麼就把它摔了，拿這個小渣，那這是局部嘛，那這個拿來你還能夠有什麼用嗎？渣，我們就常形容說這個沒用啊。不對，是你的錯覺，哈哈……，必須承認你真的是錯覺啊，不承認不行啊。這麼個小渣拿上來之後，還這樣地照這個設備拿上去照，還出人，還是整個人，不過比原來的小一些。所以說這不就是這樣嗎？這個小渣為什麼能包括全部？

還有類似計算機裏頭的那個，有一個記憶系統的那個鐵絲心也是如此，就若干個鐵絲心組成一個設備，它每一個小鐵絲有它每一條設備的任務，但是你把其中之一用來代替全部，它也還可能起這

個全部作用。所以我們這些觀念、學習的東西是錯誤的；無量無邊的東西都可以攝到一裏頭去了。我們不要以為一個小就沒有大，所以小中見大。

所以我們念這句佛號就是華藏世界海所有的一切世界、一切佛、一切功德、一切什麼，都進入在這一句名號裏頭。這就是《華嚴念佛三昧論》前頭所說的很多很多，說念法身、念報身、念化身、念什麼……，這一切功德都入到「名字裏頭」，這三就是念名字了，念到名字裏頭了。

那下頭一句話呢？這十個字是我首先提出來的，看來相當準確。持名就入華藏，本來要是直接說嘛，就是「華藏入名字，名字入華藏」。既然華藏都在這個名字裏頭，你在這個名字裏頭就可以進入到華藏。就說它本來就有嘛，但是「名字入華藏」還可能引起

〔誤解〕，在文字上是很突出、很醒目，「華藏入名字，名字入華藏」。這很醒目，但是這個容易引起人的誤解，所以改為「持名入華藏」。所以這個字有的時候你得犧牲一點兒，這兩個優點不能並存哪。你要只想文字的奇特動人一些，那這是很別緻的，「華藏入名字，名字入華藏」，這裡就少了一個「持」字，但是還是不免犧牲這文字上的奇和美。「持名」就是你念哪，你念這個名字，你就進入華藏世界，華藏世界就是極樂世界。

所以我們這個念不僅僅是說能夠去一點病、去一點不吉祥、去一點不平安。這個就是這麼一個意思，就是在你念的時候，這華藏的功德就都成了你的功德了。你老去念，將來你就進入到華藏世界，華藏世界海。不是現在是做夢嘛，現在就在這兒做惡夢啊，你不知道你這是誰。你覺得很舒舒服服的睡席夢思床，很舒服的最高

級的設備，一切溫暖，這個人間最好的享受，可是你做夢。你在深山走迷了路，啊，又是老虎、又是毒蛇、又是強盜、又是火，唉呀你這苦極了，苦極了，苦極了……，但這是假的，你做夢啊，錯誤的，沒這回事兒，現在這是夢中嘛。所以我們這個念佛還不僅僅是要除一點病、除一點什麼，還是要醒這個夢。

只要你肯念，所以這書上為什麼說是一件大事？你肯念，你有了希望去醒嘛，至於現在你得的一些好處，這只是一個副產品。副產品有的人可以多一點，有的人可以少一點，但這個不是我們所主要的。它主要的產品是什麼？是你從這個惡夢中醒過來啊，才知道自己是這麼好、這麼享受，哈哈……，那個惡夢中所有的一切根本不存在啊，而且徹底也是如此嘛。所以這個夢醒的是什麼？就自己本來是佛。

所以佛法是最平等的，跟任何宗教不一樣，要說到平等，佛教是這個思想。「其他」一切都有個教主，像耶穌教那個上帝跟人就是不平等的，上帝造人哪。我常常說這個上帝很笨，造的這個產品不佳，哈哈……，所以有的時候我說：「上帝造人，誰造上帝？」在佛教就說「上帝造我，我就造上帝」，平等嘛。而最後也說是耶穌來審判一切人，決定誰入天堂、誰入地獄，那麼就有一個審的人，一個被審的人；一個決定別人命運的人，一個就是受人家決定的人，不平等！所以他們雖然說的那個西方說平等，但是他西方所信的這個教，這個教本身不平等。

中國也是說，中國的聖人不是孔子一個人，很多像堯、舜都是聖人，但孔子是聖人中集大成的，所謂「大成至聖」，是集大成的聖人，至聖。現在中國也在讚歎孔子了，所以就是說從胡適、魯迅

等等，現在來聽咱們這個電視臺的議論，就把他們都否定了很多很多。全世界稱四個大偉人之中有孔子一個，你不承認不要緊，世界承認了，孔子他就是偉大嘛。

佛教人人都是佛，佛就是覺悟的人，人就是還沒覺悟的佛，而且佛再三的強調這一點，很多老修行信佛很多年，對於這個道理還是不清楚。我說這就是這個信佛還沒有擺脫開迷信的範圍，只相信我念佛我什麼，佛就會保佑我，這個把佛就庸俗化了，把佛降低了。很多了！不是你非得給我磕頭，念我我才保佑你；你罵我，我就不保佑你了。所以聽了某某說，說我這很可笑，他說：「我們這個念佛要迴向給一切眾生，可是我就是有兩人我要把我的功德迴向給他，怎麼著我也說不過去。功德給誰都行，我就是不可以分給他，我這覺得過不去。我念了佛，念了我讓他得好處？」這不平等嘛，

佛是平等的，現在因為這樣，雖然不明白，〔但〕你肯這麼做，還是給你好處嘛。這是為什麼？因為你究竟先走了一步了，你沒有去求耶穌，沒有去求默罕默德，沒有去找那個氣功師，這已經走了很大一步了。

但底下就是要進一步，讓他明白佛教的偉大之處。所以我們現在就說，我就是念的再倒霉，那文化大革命不就倒霉到極點了嘛，這個話就是考驗了，這個不是就是什麼隨便……，這是經過考驗的話了。我常常說把我所受的分給幾個人，幾個人都活不成啊。他們老太爺，當時都是同樣的嘛，你們老太爺也很不容易過來的。但他幸虧的是什麼呢？他很早就下鄉了。

不是說必須得念到好，念到什麼程度，佛也不是因為你這樣而就〔保佑你〕。確實，你念佛、拜佛確實給你好處，佛也是保佑你，

但這就是跟那個父親母親喜歡孩子一樣，不是因為你已經對了，所以我們要知道。

所以儒家過去批評佛教說你們「佞佛」呀，單人旁一個女的，「佞佛」。「佞佛」就是你給佛拍馬屁，所以我們不要走上讓儒教批評我們的話，成為一個佞佛者。實際上好多信佛的人都是佞佛，人家批評我們的話就是罵得對。要真正學佛！佛這種偉大的精神，我們受到他的感動！所以堯也是人、舜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為什麼他們能做到，我不能做到？而釋迦牟尼佛不也就是尼泊爾的王子嗎，他就能這麼偉大，他能做到這個樣子，我都一點兒也不能學呀？而且這個學還有一點，這個學是學覺悟啊。你就醒了，醒了之後所有這一切一切都是虛妄，都是夢中事。我們現在在這兒說，我們現在還是夢中事，不過這段是一個比較好的夢。所以大家要醒這

個夢，醒這個夢那除了佛法之外，就沒有法子醒這個夢。你不管以什麼宗教，以什麼哲學、什麼科學，都沒有法醒這個夢，這個大夢啊！就在這個六道輪迴之中，必須要承認這個六道輪迴啊。

現在就上海的某某，他是個電機工程師，他去訪問了很多很多地方，拿著介紹信，裡頭還有共產黨員。我在《資糧》裏頭沒有寫他這一段，寫了他西南的那個，一人兩套父母。這個跟西北的同時，一個在大西南，一個在大西北，同時同在中國，一個大吊角兩個地方，這個事情就幾乎是一樣的。小孩生出來記住他前生的父母，找到了前生的父母，他現在有兩套父母，都承認他，一模一樣。這個我在《資糧》裏頭已經介紹了。

還有一個是個黨員，四川人。他去訪問他，去問他：「是否有這件事情？請你給我們介紹介紹。」他回答說：「我前生很調皮

噢。」四川話調皮就是很不規矩，很搗亂的樣子。「很調皮噢，我是個土匪。」所以他這個事我們就分析分析，他這用不著說瞎話。是個共產黨員，說他有前生，一點兒不給他增加光彩，只是給自個兒抹黑。你說我黨員介紹介紹，跟人來問，我還告訴他這些事，有什麼好處啊？有什麼貢獻啊，對革命有什麼利益啊？只是不好。而且前生也不光榮，如果他說「我前生是個民族英雄」，你還給自個兒〔增加光彩〕，說你前生是個土匪，「我是個土匪」，有什麼好處啊？

他底下說了，一次碰到國民黨，國民黨人多，他們打不過，他們就跑，後頭軍隊就追。他們就拼命跑，後頭有人砰一槍打過來，就從他背後打進來，他就死了，就這麼死的。死了怎麼怎麼又投胎了，跑到這家人，變了孩子。他就告訴他：「你看我前生挨槍眼兒

的這個地方，今生結構還不一樣，它凹下去。」讓他摸，這一摸，在屁股後頭一塊那個肉，那個地方上陷下去約一公分。他們就問他：「你疼不疼？」「我現在已經不疼了，可是我就是恨哪！」他說：「你恨什麼？」「我恨他們不該開槍打我。」所以他帶著這個仇恨，今生變成共產黨了。

他把這些東西寫成一本書，這本書這一篇我也翻……〔換帶子〕。以前這種東西全都不登的，他寫信寫錢某，他把他的情形彙報，錢回了他的信，他說：「你這裡所調查的這些內容都是事實。」這句話很有份量，他是個科學家，又是個共產黨員。這些事情它真實不真實，他怎麼知道的？其實錢某我曉得，他是可以說這句話，他都派人調查過了。你能知道，錢某也知道。就有一個研究生院的教授，數學教授，他到美國去幫助他們培養博士研究生，任

務完成，現在回來了。在他去美國之前，他就幫錢某做很多調查。他曾經把他的錄音拿回來給錢放，之後就跑到我這兒來放。很多人說這些事情是真的，我可以拿黨票來保證，如果要查到是假的話，可以開除我黨籍。所以我知道他出去的時候訪問了很多人，去調查很多人，這些事情他都調查過，所以他才敢說，而且也經過核實，經過什麼，「你這些事都是真實的。」

這個事情外國做了大量的研究，大家都已經承認了，還寫了很多書，有一本英文書，叫做《out of memory》，超乎記憶。他們現在用的方法，一種就是你自個兒主觀記得的，就可以說，那這裏頭是自己清清楚楚記得的；還有人自個兒並不記得這個，你把他找來，你就讓他說，這叫催眠。經過催眠之後你去問他，他就會……，一個三十歲的人，你去問他：「你前五年？」他說前五年怎麼樣；前

十年、前二十年、前三十年、前三十五年是什麼呀，他還說。前四十、五十、六十，一直說下去，說的時候做下記錄，後來去調查。這一調查，說如何什麼什麼地方是曾經有這麼一件事，有個什麼什麼人，他說的情形都對，那就是他的前生嘛。他很多都對，也有不對的。不對的後來經過他們許多心理學家什麼什麼的分析，就說這是他想起了他今生嬰兒時候做的夢。所以追問他，他就說出來了。

這個催眠，破案哪！人，現在就是說，你這個能力是不止如此啊，但是現在被你這一種妄心，這個貪嗔癡，這個執著，這個貪愛、追求，追求這些東西，你有而自己不知道了，你還是有，你自個兒不知道！

就有很多這種兇殺案，譬如看見一個人殺了人，問他，就說：

「我那會兒聽見槍響，看見一個汽車，汽車就跑了，兇手就跑了。」他們又問他：「兇手長什麼樣？汽車什麼牌號？」說不出來。對於這種證人那就不相信他，沒用，這才給他催眠。催眠之後他們說的很清楚，這是什麼牌號、什麼樣什麼樣的人、什麼樣的服裝、前後是怎麼樣，全原原本本的（說出來了）。這才是真正的他的能力，但你這有恐慌、有害怕什麼什麼，就容易遮蔽了。在你的八識裏頭都印進來了，可是再問你，你反應不出來了。那麼經過催眠去掉這些障礙，你原有的東西，記錄下來的東西都出來了，就可以用這個破案，所以我們就要知道這一些情況。

我們已經信佛的人，要提高自個兒的理解、發心，也需要擺脫迷信的範疇。既然叫做迷信，你還在迷嘛，你的心不清淨，你所能感的東西，這一個不清淨，它作用就微弱得多了。所以夏老師：理

明，信深，願切，行專，這是一方面。

另一方面，你只要肯信肯念，雖然道理都不懂，就是相信我這麼念下去，不僅是我一個人，比方你夫人要在念的話，我們起碼可以說一整個的上海所有人都得到好處，用這種思想在念。再擴大來說，那整個地球都一樣，都能得到好處。因為每一個人本來就是佛，所以這是個最平等的。你本來這個佛從來沒有一時一刻有所減損，減掉了什麼東西，損失了什麼東西，只是現在陰天。現在大太陽，這兒有太陽了；陰的很沉就沒太陽了，也就黑啊，我們就沒有這麼光明了。但是你要坐飛機到高空裏頭，太陽還是很好的，雲在底下，怎麼說太陽沒有了呢？它一點也沒有沒有嘛，現在就是雲太多了嘛，所以一切也都是如此。所以我們只要有這個信心，我們去念，我們逐漸逐漸這一種本有的智慧功德，都可以發揮出來。

所以病做為一個良師良友，因為有這個病你才肯念，所以要感激這個病。要沒有這個病，「就」沒有這個因緣。所以我們常常說，共產黨裡頭可能出很好的佛教徒，就是為人民服務嘛，這個念是最好的為人民服務啊。《無量壽經》：佛的出世就是要給眾生以真實之利，這不是個口號，這是真實的，所以佛教就是「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異語者、不妄語者」。這是個真實法嘛，真實不虛嘛，是個真實之法。發出這樣一個心，吃苦，我也是替眾生吃苦啊。苦，是良師友，也是逆加持，怎麼加持？逆的加持。就有個大德，他都不倒霉了、不來病痛了，他就哭：「這佛菩薩怎麼對我不慈悲了，不給我逆加持了？」

所以對於這個也不用看得很不幸，它也有對自己很有好處的一面，那當然現在咱們還是祈禱早日恢復健康。念了之後要迴向，

比方我一天我推念多少，這個今天結束了，就在心中（可以拜佛，假如有佛堂，往這一拜，在佛前），就你把今天所念的功德，來祈禱早日疾病消除等等的，把所有自個兒心中的事情、所願望的，在這時候都可以祈禱，因為是眾生嘛，當然你還有很多事情。那麼通過修持，佛菩薩就可以有願必滿，得到一種加被。這都是可行的，因為這個還是在過程，我們現在還是凡夫，這個是凡夫很難免的事情。

就好像父母對於小孩子，今天我要做功課，你要給我糖吃，你就得給他糖吃。當然你要是做功課，你怎麼要糖吃呢？這是不對的，但是你不能跟小孩這麼計較，佛菩薩也是這個態度。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是這樣，不是永遠是這樣。現在既然是小孩子嘛，就從小孩子地位說話，是凡夫，需要這些，需要健康。健康之後怎麼

樣？健康了之後可以現身說法嘛，自己可以更信，可以更為眾生多謀一些真實之利。

一念這一句，整個華藏的功德，一切佛的功德，一切都在裏頭了。現在就是說，我覺得一種就是我試一試吧，沒有別的辦法了，就按這個辦法試一試，也許有好處呢。這肯試一試就很寶貴了、很了不起了，但是這個裏頭，力量還不大夠，好多還是將信將疑，我念念試試什麼吧。當然這也不能勉強，這要一步一步來，一步一步從實踐中有所證明，一步一步對於這個道理能夠懂得更清楚。那這樣念，他這個功德就要大得多。

這個病確實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情況，有的人先病，有的人後病，種種不一樣。但是要趁著年輕的時候早一點把這個病病掉了，倒也是好事，老了之後病少一點。不一定！所以現在有的人將來病

會更重也不一定，有的人他是等到過幾十歲以後，他病全沒了。那它都有個因果嘛，剛才不說過這有很多因果嗎，以前一生一生的因果。這有好多事情是前生種的因啊，所以要明白這個，不然世界是混亂的，因為它有因有果，不是有三世因果？還有來生啊，所以有很多因果要來生來算。

比方說曹操總是個壞人吧，那一些個奸詐種種種的，所以你看那個杜牧的詩：「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」把大喬小喬都擱到銅雀樓裏頭，把她們搶來。就是這麼個人物嘛，不忠於自個兒的參位，種種欺詐的事情。曹操是善終啊，還給兒子做皇帝，稱為魏太祖，你要沒有來生來受報，這個就說不過去啊。

那個岳飛誰都得說這是很難得嘛，民族英雄。三十幾歲就死了，自個兒的兒子、女婿都死了，就讓秦檜所陷害。你死後再怎麼

給他……現在在杭州，岳王墳，再大也不中用啊。你讓秦檜（像）跪在那兒，那有什麼用啊？對於岳飛有什麼好處啊？這不就不公平了嗎？所以沒有三世因果，這個世界是混亂的，一塌糊塗的。

你的父親之信佛，就是我這些話給打動的。那個時候你父親，勸他，也不信，到我這兒，我那時候還住那邊，談了一晚上，信了。要沒有這些，這個世界是混亂的。還有，那許多烈士小孩生下來跟著烈士住監獄，小孩有什麼罪？這高幹子弟一生下來……，就是現在，就是單位，青年當作中年，你別人誰能比啊？他對於革命有什麼功勞啊？這不是不公平嗎？那不世界充滿了不公平嗎？那世界是個混亂哪，沒有道理的、沒有公理的。不是這樣子，三世因果呢。

所以要知道過去做的什麼，你今生所受的就是證明你過去的；

你要知道你將來怎麼樣，那你今生所做的就是你將來的。所以我們很相信這個三世因果。

所以，有的時候發出一種能徹底使你醒夢，使人覺悟的偉大真理，那麼自己要從中覺悟，也使別人得到覺悟。這樣的人生才可以說真正是個人生，不然這一生我就說是混吃等死啊，混碗飯吃，等待死亡。你說你在工作崗位上，大家都有個工作，究竟對於國家、對於人民有多大的貢獻？一般說來就是混碗飯，有個職業，有個飯吃。所等待的是什麼呢？等待的就是死啊。你必然就是這個，沒有別的可等。所以一個人就是說，我現在的這個生活就是在這兒混吃等死，誰也不甘心哪，而實際它就是這麼個東西了，所以要振作，就是。我們要趁著還有一息尚存，要為眾生謀取真實之利。那只有讓大家能夠先要自覺，我自己能夠覺悟，使別人也覺悟，從夢中醒

過來。別做惡夢了，你的席夢思床啊！你這個最上品進口貨，沒有比它再好了，你還這做了個惡夢幹嘛，在這苦得要命。

這麼看來這個病，首先說，你這念決定對病有好處，你要能肯信一分，多信一分，多深入一分，這個作用就大一分。再有，就這麼念下去之後，這個好病〔註五〕還只是個附產品，真正的產品自個兒也必然會得到的。不過有的早、有的晚，如果猛利的，今生很快就得到，慢的人就要來生、再來生才會得到。必定是有的，都是不可思議的，但要看自己。但現在就是說，這一步能夠接受，這都很有了不起。解決這個問題就這樣吧，還有什麼問題沒有？

德雲比丘他是老在妙高山頂，從來不下來的，但是善財去會他的時候，在另外一個峰頭相見。這是為什麼呢？他從來不離開他的峰頂，而這個峰頂是什麼呢？他就是要說「念佛三昧」啊，他是一

講就講「念佛三昧」，所以這一切都很有深意。善財童子要跟他相見，這個妙高峰頂他到不了，只能別峰相見，在另外一個峰相見，告訴他，講這一切。

後來有人問趙州，趙州是唐代的一個大禪宗，問他：「什麼是妙高峰頂？」趙州說：「我不答這個話」，你問我什麼是妙高山峰，我不答這個話，「怕落到平地上。」所以禪宗的語言就是極妙、極妙啊，而且極有無窮的深意。一答，答的成了話了，就已經不是妙高山，落到平地上了，所以是真正的就不是語言分別之所能知。就說你本來是佛，你本來是個佛，所以我常常說這話，你們心目中所謂的佛，你們說出來看看，恐怕都是上帝。實際上等你得說出來的話，不是上帝也差不多了，就不是佛了，語言文字你表達不出來。你最聰明、最正直、最如何如何，一切登峰造極，最大的力

量，一切都……，這都是上帝。

怎麼能別於上帝跟佛呢？這個問題你們可以想想，上帝跟佛的分別在那兒啊？所以我上課時說：「你們大家，你們去說吧。」後來你終於寫了一些，我說：「你這說的還是上帝。」哈哈，也就這話：「妙高峰頂我不能答，我不答你的話，我怕落在平地上。」因為你說成話，那就是平地的人，不是妙高峰，所以佛法之深就在這裡。要是說有好一點的人，就是禪宗裏頭他能給你透露一點兒，他不是給你說出來，是從這個角度讓你能夠明白。

註五：指病癒。

九、黃念祖居士答客問明心見性

（1991年10月9日）於北京蓮華精舍

編按：黃念祖居士於1991年10月9日在北京黃府，為從美來訪的居士回答有關學佛的問題。此文字稿是依據當時所拍攝的影帶筆錄而成的。

【H居士：我覺得我是學佛，我在國外住了24年，經過人生的考驗之後，好像到了中年以後，就自然沒有修養，年輕那個血氣方剛，一個人一下子就生氣了，那時的心性都很浮躁。那麼長大以後，好像說有了智慧了，他就有修煉了，他可以動心忍性。】

對。

【H居士：那這個心性跟佛家說的這個明心見性，是不是一樣的事情，這個我不知道。我問了幾位法師，他們的答覆都好像說，這不是一樣的。那我再給您舉個例子，比方說，像我現在就沒有辦法完全了解這個「明心見性」見的是什麼「心」、明的是什麼「性」。】

那些法師，他們有回答沒有？

【H居士：他回答的就是很含糊，沒有完全讓我有一種好像恍然開悟那種感覺。我另外給他舉個例，我說這個「我」，小我的我，就是我今天要吃、要車、要穿、要名、要利，這個「我」是我。那麼另外一個我，是我裡頭有很多種，一個就是我說看到乞丐，有善念，有惡念，這都是我，小我的我。但他說我有個「本我」，這個「本我」呢，我不曉得跟道教說的這個元神是不是一樣的。他這個「我」就說什麼他都知道，什麼他都曉

得，就是如如清明，什麼都知道，這麼一個我。他們認為每一個人都有這種「我」，我們說，人人都有佛性，那西方人就講，人人都有神性，他們認為是神，他這個神性是什麼都知道的，是現在西方他們很流行的。」

那換句話就是，人人都有個上帝。

【H居士：耶，都是上帝，對了。但是這對傳統的基督教，他們是很否決他們的存在，他認為你這是不對的，我們是一神教。國外是這種情形。就是我的舅舅，他給我寄了很多的磁帶，我自己聽，我每天儘量打坐。」

念佛經？

【H居士：佛經，對。我現在，打坐。」

打坐的時候，是用什麼方法，用禪定的方法？

【H居士：這點，我也向您請教。因為我曾經到紐約的一個禪寺，東

初禪寺，我去打禪七，打了七天。我那個法師叫聖嚴法師。」

聖嚴我知道。

【H居士：您知道是吧。那麼七天七夜這麼打，早上4點鐘起來，一天打14個小時。他教我們幾個方法，比方說你在打坐的時候，你心無雜念，當然心無雜念這是不可能的。第一個先把它集中起來，你就問一個問題，你說父母未生我之前，我是……？】

參話頭。

【H居士：對。另外它有其它幾種的方法啦，我是覺得這是看個人，像我，這樣的話我就做不到。這故事很長，我給您簡短的說。我在第三天打坐的時候，我身上就有氣。這個氣呀，就從身上這麼轉，這麼轉上來。我本來坐的腰酸背疼的，我就很高興。我就跟聖嚴法師說，你看，我這是什麼現象啊，怎麼會這樣呢？他就罵我一頓，他說你到這裡來是捨身修心

哪，你這個身體上的各種，你不要去管他，把它捨身修心。他是禪宗嗎，他是叫「捨身修心」。那麼我當然就不練了，因為不再去動這個氣。那麼我接觸到道教的人，他們這樣告訴說，道教這種是修今生，修來生也修今生，佛教是修來世，修了生死。那麼道教是這一生，他也修煉很多的各種各樣的東西。所以現在怎麼說呢，好像是燒了一大桌，一盤菜，每一樣都好吃。」

哈哈……。

【且居士：我是覺得如果每樣都吃，非得腸胃病不可。如果有明師指點，一樣菜能夠吃飽就行了，但不曉得從哪一盤下手。國外，他們也有很多人講的，也都非常殊勝。那我們這個剛剛進入佛門的人，不太清楚，也不曉得該怎麼走。六祖的境界，對我們來講太高，我們只要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，能做到這一點，就已經很不錯了。你真正要領悟到什麼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非台，那個境界離我們太遠。所以沒有一個層次，國外在

學佛教，沒有一個層次。沒有說你今天上小學，學什麼，明天上什麼。我再回到原來那個問題吧，就是說，您剛也是基本問題。」

我懂了。

【H居士：心性到底是什麼？】

佛教最根本的，就是釋迦牟尼佛成佛的時候，那第一句話。咱們都知道吃臘八粥，在風俗習慣了。這一天呢，就是紀念釋迦牟尼佛成佛了。在那一天，他看見天上一顆星星，恍然大悟。所以這個殊勝的日子，咱們地球上開始有一個人懂得佛法，是從那一天開始啊。這一天以前，沒有人懂得，後來也沒有人懂得了，除了釋迦牟尼佛以外、釋迦牟尼佛教他的弟子以外，其他的宗教也都不懂啊。那簡單就是，開悟就是一句話嘛，他說：「奇哉，奇哉呀！」真奇

怪，真奇怪呀！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一切的眾生，不光是人，當時釋迦牟尼佛時代的人哪、咱們現在的人、以及將來的人哪，不一定是人哪，連蒼蠅，螞蟻啊，蠍子、蜈蚣啊，這等等的，「都有」，如來是佛，「都有佛的智慧、都有佛的功德」，都已經有了。所以這個就是跟一切宗教不一樣的地方。所以你也不要怕，不要覺得高不可攀，你已經有了！不但你有了，蒼蠅，螞蟻都有了。那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你的性。「唯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。」為什麼不知道？因為你有妄想。現在腦子裡所想的通通是妄想，「妄」是虛妄，沒有的你把它當成了有了，虛妄。而且執著，你堅持這個錯誤的看法。你起一個東西是錯誤的，不要緊，你堅持錯誤；堅持錯誤，就越走越錯，那就成了現在這個我了。

這個錯誤是什麼呢？就是認為這個肉身是自己，自個兒的心，

那也就認為是我現在能想的，我想把錢給他的，後來又捨不得這個錢的；或者我要做個功德希望人知道了，種種的；以及有好與不好，很矛盾。其實都是妄想，本來是虛妄的。可是你堅持把這個能思能想的當作是自己的心！比如這個是我的身，而且自個兒這個心呢，就是在這個身體裡頭出來的，這就稱為自己了。就把你局限在這樣一個錯誤的環境之內。所以你本有的功德、智慧（和佛一樣的），不顯現了。

今天沒有太陽光，沒有太陽嗎？坐飛機來的時候，高出雲層，太陽大亮，雲層在底下。那是雲層在我們的頭上，把太陽光擋住了，不見太陽光了，不是沒有，不但不是沒有，一點兒不減少。所以我們的佛性，我們自己的心，我們自己的性，佛性就是性嘛，佛是平等的，就是你這些錯誤的想法，以這個為自己了，以這個肉身

是我的身，這些能思能想的，這是我的心。這個錯誤的，實際是妄想，而且你堅持，於是這雲就很重了。雲很重了，那麼這個太陽看不見，你就認為沒有了。又是一個錯誤，你看不見就說沒有。

世界上的東西，聲音我們只能聽一段，頻率太高，這超聲波聽不見，太低也聽不見，就是一段。光也是如此，紫、紅以外，不知道，就是只這七色的光你能看得見。都只知道一小段，你就認為看不見、聽不見的東西，就是什麼了，於是一連續的錯誤。所以學佛沒有別的，首先就是你別執著你的妄想，不要把這個當成是自己，你的本來是現成的。所以佛教講「無我」，沒有哪個我，就是沒有這個錯誤的我，又稱為「妄我」，虛妄的我，錯誤的我。人人都有個真我，所以佛教最平等！這最平等沒有再過於佛教的了。人人跟佛一樣的嘛，佛沒有說唯我獨高啊，「你們都是我造出來的，你們

都得聽我的，我就審判一切。」釋迦牟尼佛從來沒有這樣的話。

【H居士：我可不可以打個岔？我們這些人，從生到現在，就被這個肉體所蒙蔽了。生下來這個佛性已經是隔著烏雲了，那麼，可以說沒有經歷過這個佛性的感覺，因為每一個念頭，都是要不要給他錢，反正每天從小都是這樣。】

對啊，都是妄。

【H居士：那麼既然沒有經歷過，怎麼去修煉它呢？比方您說，今天這個我是個虛妄的我，可是這個我明天還得去上班，回家還得帶孩子；這個親戚朋友要來往，都得要去應付；都要去做，父母要孝順。如果有個人在辦公室裡，他設計要想辦法陷害我，我還得去應付他，那我沒有辦法，除非我到山上去修煉，出家了，根本跟這城市都沒有關係。可是這樣的

話，並不表示我這個「我」就沒有了，只是把他隔絕了，當然可以看到太陽，只是我眼睛蓋著，看不見這個雲。所以怎麼樣把您剛剛說的那個，應用在我們現在紅塵裡頭的人，這樣子怎麼修煉呢？」

首先就是你不是從「我」這開始，首先要消掉一切為我打算。說「人不為我，天誅地滅」，這個就是錯的話。就先從這兒開始，不是為我，為人，為別人服務，為別人得到利益。所以那些人就只是想我自己發財，自己做好事怎麼怎麼樣；有些人自個兒要生天，自個得到什麼；連道教裡都是為自己，成了大羅金仙了，都是為我，為我就是自私嘛。這是第一步。你把這個我拋棄了，而是為其他，你就偉大了，你人就變了。

一家人說，夫婦說，老想丈夫為我服務，怎麼不想我不管我，我為他服務呢？那麼彼此雙方都這麼想，那都不打架了。一些兄

弟，姊妹，同事，一切一切都是如此，那麼天下太平了。這一國要欺負那一國，那一國要剝削那個國，都是想欺負別人，來為自己。你想釋迦牟尼佛，割了肉去喂鷹，不要這個我，先從這個「我」這兒開始啊。不是就是利己，要利他呀，徹底把這「我」沒有了，就成功了。就是這個「我」作怪，有「我」就有思想，等等是非都出來了。各人有各人的是非，你一個是非，我一個是非。我說這個主意好，他說那個主意好，我要這麼來管理國家，他要那麼治理國家，就打仗啊，天下大亂了。老子他們就都有這種說法，就近於佛法，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，聖人不死光了，大盜也不會完哪。這種種的就是說，你這個分別，各有是非，各有是非就是沒有完了，人我跟是非是連著的。這還是首先第一步，沒有這個人我，不是為自己。

再有一步，自己所執著的「這是我所相信的、我愛好的、我欣賞的」，這都好，但還是「我」啊；我有我的主見，我的正見，一切要堅持。那麼，將來就不但是在於佛法上，不但說連世間這些「我」都不要，在修持這些「我」，還不要。我在修持，我修持可以成功，我證得一個什麼，都是「我」，都沒有。但一步一步來，反正先要知道一個根本「無我」的道理，這個妄我是錯誤的，這很重要。這兩種根本嘛，先要知道這一個根本，有個「真我」不認識。你相信下來，相信下來跟不相信有很大的分別，因為相信下來，你才不會有剛才那個想法，「高不可攀哪，我這不可能啊」，剛你說了有好多這種話。這是現成的嘛，本來現成，所以「人人有份，各個現成」，都已經成功了，你本來已經成佛了。

【H居士：為什麼我說高不可攀呢？因為您提了老子，老子也說吾之大患，在患有身哪，身就已經把我給限制住了。】

身本來是虛妄的。這個「有」，也不是要丟掉這個身。我們現在就是說，吾之大患在乎有身嘛，我就自殺，就解決了。那不是，那更壞了，不是這樣的。可是這個道理就是，你有個身就牽累住你了。你為什麼得病、為什麼要吃飯、為什麼要穿衣服，不都是這個身帶給你的嗎？

【H居士：臭皮囊。】

這個身帶給你的啊，那這個身對我們沒有好處，只給我們帶來很多麻煩。這是一個更根本的意思了。所以，就是這一切法，種種的法不同，實際都是通過不同的方法方式，或者道路，使得你恢復你的本來。所以佛法只是恢復本來。那這個具體就是說，你怎麼一

個修法就一定能一步一步恢復本來？這不是一個死的法子，也不是一個機械的法子。但是這樣一來，成一個法執了。

這連法執也都沒有了。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修法、要行善、要守戒，要如何如何，這都是在過程中的事情。你要過這條生死的河流，要條船嘛，沒有船過不去嘛，所以渡河就需用筏，你登岸還要船幹什麼？到了登岸時，這船也就丟掉了，就連「法我」也沒有了。阿羅漢成為羅漢了，就是斷了人沒有，真正沒有這個我了，這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他也沒有了，但是他還是不徹底，他還是有「我還是要修一個法，修一個法我證了阿羅漢」，還是有所修、有所證，還是有所得、還是有所執！還沒徹底。後面還有菩薩、還有佛，到了佛之後，那就是徹底，一切的本來都徹底現前了。

【H居士：那個時候就明心見性了嗎？】

那已經明心見性了，明心見性後了，而且一切都豐富、都圓滿了啊。修禪宗也是直接想解決這個問題，密宗也一樣，淨土宗也是如此。而在種種法門裡頭，哪一種是我們這個又是做工作、又是在家人去修最合適、最穩當，而且最直接的？還是淨土。所以有的人總覺得，淨土宗就是老太婆的事情啊，就會念阿彌陀佛呀，都是這樣子，而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殊勝的法門，禪宗的道理都在淨土宗裡頭。除開了淨土，也沒有禪宗。但是禪宗呢，要求根器很特殊，就是上根利智才能夠相應，而且禪宗開悟之後，也還是要繼續修。因此，最好呢，就是淨土宗，阿彌陀佛這個極樂世界。

極樂世界不是叫我們去享福，很多人覺得，好像你們這個修啊，只是想自個兒去享受極樂。真正要去享受極樂的人，不能生極樂世界。你為自己呀，根本就錯誤了，為自己的人是不能往生極樂

世界的。「啊，我現在念佛，佛就保佑我一直都平安，我死了之後也到個好地方」，純粹就是從頭，徹頭徹尾的為自己。為自己是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的根本問題是，（你是發了個阿羅漢的心都不能去，真要發了佛的心、要普度一切眾生的心才能去），他不能往生。

到極樂世界的好處，有兩個最突出的地方。因為你說，當然這個事情很難啊，今生都做不完，是做不完哪，那麼就要到一個地方去進修嘛，繼續進修嘛。那麼這個地方它最好有兩個特點，一個特點，這個地方只進步不退步。在我們這個世界上，我們修行，進步要退九步。

【H居士：九步啊。】

所以進一退九。這一個解釋，你有個機會進了一步，你其他的

因緣扯得你要再退下九步來，難哪！種種都是退緣哪，你一發心好修，家庭就不樂意了。尤其你愛人不樂意了，「你這個搞得又吃素又什麼什麼，你這個什麼的，我這等於什麼了」，就抗議呀，就吵架，這退緣就來了嘛，是吧。這好好的，剛一用功就得病了，你那個氣功很順，有的人一坐毛病出來啦。這個氣動是好現象，但是它有時候，沒有人指導，就很容易出很大的毛病。可以得病，可以得神經病，可以得種種。所以這個氣的動，必須要有人輔導，你不能離開師父。是好事，但是它也很危險。所以都是退緣哪，種種的退緣，所以娑婆進一退九。

再有一個，有一個人進步，這個世界上就有九個人在退步，退緣很多，種種叫你退步。我們碰見文化大革命，甚至於和尚都趕走，和尚要結婚，種種。那退緣，本來好好的，我這守戒，你強迫

要結婚。這個世界是有這麼多退緣，退緣多，極樂世界沒有退緣。

它這裡你想什麼有什麼，不需要你跟人家爭。所以美國是中年人的戰場嘛，你就是要爭啊，不爭就沒有吃飯的地方啊，那就爭啊，你就苦啊。極樂世界這一切都現成，你要多少有多少。也不真要吃，就是有個習氣還是想吃飯。要那樣想，飯就來了，來了之後看看就滿意，滿意它自然就沒有了，不用我來洗碗，沒有地方去為這個。都是男的，這都變成了男身，所以就沒有什麼戀愛了，什麼什麼這些問題。這個問題非常影響修行，兒女這都沒有了，多清淨啊。而且處處都在說法，那個鳥也在說法，水流的聲音也在說法，你想聽什麼就聽見什麼，而且你一聽見就會懂。處處聞著香，香也使你的善根增上，處處都使你善根增上。它都是叫你增上，而且沒有退步，這就保險了，比我們這強了。

再有一個，壽命無量。現在我就八十歲了，我就感覺，如果我再要有一個八十年多好呢。從我這個基礎上，我再去發展八十年，那我進步比從前快了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增加點智慧嘛，有智慧比沒有智慧總要好得多嘛。但是不可能了，有個四分之一都不得了了，有個四分之一，八十，四分之一，二十，我八十加二十，我就一百歲了，哈哈哈哈哈。

【H居士：看您那樣沒有問題。】

就是沒有了，說老實話，不要自個兒來安慰自己。這就是這種因緣，就是如此，一個是退緣多，咱們世界上，一個人壽非常短。

【H居士：而且通常一般人不到四五十歲，他沒有這個心。】

到了極樂世界就好了嘛，他聰明嘛。你想，永遠不退，而且壽命無量，焉得不成佛？沒有不成佛的道理了，就是烏龜，烏龜、兔

子賽跑，不管你是烏龜是兔子都成佛，它沒有退啊。所以我常說我們在考大學，有的時候要看分啊，總分。一般最好的學校要600分，其次的就要500多分，一般要考上一個所謂普通大學要400多分，幾門課加起來的總分。極樂世界這個學校只要200分就能考取，當然零分不行，你總得有分嘛，那就二百分能考取。而且考取之後沒有降級，沒有什麼什麼，沒有種種退學，各個將來都是大博士，都是愛因斯坦，這個學校就這麼個學校。再說，不管你是修哪一宗，要求生淨土，求阿彌陀佛的保護加持，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。

那麼，過去生已經在修持，今生只修到現在這個程度，以後我們就需要一口氣把這問題解決了！不要老是上上下下。總這麼上上下下，就很麻煩了，你就沒有準，不一定了。下可以再往下下呀，

比人再低，再下的話就下到地獄去，甚至下到畜生，就不得了啊，要下到畜生就不得了嘛。現在說吃魚，介紹這魚好吃，你把魚都吃光了，眼睛還是會動、嘴還會動。大家只顧得好吃，沒有去想這個魚它多痛苦啊，它還活著的時候，全身的肉都被人家吃光了。所以就變成畜生，自己要變成魚，自己變成魚沒有什麼奇怪啊。那底下還有餓鬼、還有地獄，種種苦的地方。還有自己很多的親屬，過去世中的親屬，都在三惡道裡受這個惡報，都在等著我們成功去救他們，所以責任很大啊。

自個兒的事情也很大，我這今生完之後，下面怎麼辦？而且這麼些問題也很大，所以只有很認真的修持，求生極樂世界。你求生極樂世界，這個念頭要是堅定了，就得到諸佛菩薩的加被、攝受，因為你的心想去極樂世界了。極樂世界就好像一個大的磁石那兒，

就吸收你。我們一個鐵的針呢，放個磁石，自己就跑過去了，就到這個攝受嘛。所以不管是誰，這個心很要緊。要說修起來就非常容易，關鍵就你要有這個智慧，能夠相信，所以信願持名啊。這個極樂淨土的法門，你真正有了信願，一天念十句南無阿彌陀佛，你三分鐘也能解決了。都可以往生嘛，不是要那麼難哪。所以他大慈大悲啊，他要有個辦法，要叫大家都能夠……請喝茶（黃老講到此時請在座居士喝茶）。

【H居士：好，謝謝您。】

哈哈哈哈哈，都要涼了。

【攝像的T居士：好，好，謝謝。】

這個心和性，就是本來的佛性。這個本來的佛性，和諸佛是

共同的，不過現在就是陰天了，不是沒有，一點也沒有缺。正是因為你本來有這個佛性，雖然是陰天了，它還是在嘛，它還在那起作用。所以我們就是又有外頭的因緣、又多生多劫的因緣，所以聞著佛法還能開始信。開始信嘛，這就開始要來求覺悟。所以說，我們是摔倒了，做種種的罪惡，就是因為我們有身，有六根，所謂眼耳鼻舌身意嘛，這些思想屬於意。而使你摔倒是六根，將來使你成佛的，還是這六根。剛你問怎麼修？還用這個，這一些。

你摔跤，地上有個東西絆你，摔倒了，因地而倒。因為地你倒了，怎麼能起得來呢？我沒有倒的時候，我人在空裡頭的啊，我要恢復到站在空，你抓空起不來呀，你還得按地才起的來嘛，你不按地能起得來嗎？所以「因地而倒，因地而起」，所以還須用這一套。而這一套執著使得你什麼什麼什麼，使得你不見太陽了，而你

想恢復，你還是要利用這個地，還是要用你這個身體。你打坐也是用的這啊；你念佛，嘴也是在念，還是六根哪；你還有第一個意，也指著思想啊。但是就是要說，這個還都不是一樣的。是一樣，有不同，方向不同啊。方向，你本來站著倒下去，你向地；摔到地下這要起來，是向著空，方向不一樣了。

我們之所以錯誤，是我們背覺合塵哪，背離了覺悟，背離了本來的覺性，背離了佛，去追什麼呢？追色聲香味。哎呀，這五顏六色的、好吃的、好聞的、好的衣服，你追求這個去了，你合乎塵嘛，你追塵去了，你沒有想覺悟、沒有想利他，你想享受，喜歡看好看的東西，那麼就是越來越迷嘛。現在我們要從地而起，這怎麼樣呢？就背塵合覺啊。我們不去迷戀這些東西了，我的心心是向著於覺悟。你還是上班，還是管家務，還是一切一切，但是，你不是

為這些事情了。你現在是希望覺悟，不但這些家裡人，所有的人，我所說不是這些個世俗的關係，而是希望大家都覺悟嘛。人家看你還是現在的你，還是上班，還是什麼，但是你實際就是不一樣嘛。就這，主要就不管你修什麼，就是這，你總之現在是，還就是因地而起嘛，現在就是背塵合覺。可是這個覺悟是什麼？就是你的本來啊，你不是外頭去求什麼，就是恢復起你的本來啊。所以一個人把自己的本來丟了，就冤枉在這受輪迴，那非常可憐憫哪。這個輪迴現在證明了。（錄影結束）

附錄一、劉文會老居士回憶夏蓮居大德

慕蓮生

劉文會老居士是北京人，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於北京廣濟寺皈依倜虛老法師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，我在廣濟寺和宏祥老和尚閑談，宏祥老和尚是北京門頭溝人，少年在北京廣化寺出家，後來擔任副寺等執事，八十年代以後，住在廣濟寺，很多北京的老居士可能還記得他，是一位眼睛不好，但是非常和藹可親的老人家。在談話過程中，我才知道宏祥老和尚是見過夏蓮居的，夏蓮居老居士過去經常去廣化寺，宏祥老和尚和夏蓮居有交往。我說我一直在收集夏蓮居相關的資料，老和尚很贊許。於是我就請老和尚回憶了一些往

事，老和尚講了不少（另文分享）。最後宏祥老和尚對我說：「你認識劉文會嗎？」我說知道，李明盛老居士和我說過。每次廣濟寺開法會，有個穿袍搭衣的瘦高的老居士，大家都會讓他站在男居士的班首，那就是劉文會劉老，但是我並沒有和他說過話。宏祥老和尚說：「他也見過夏蓮居，夏蓮居的事你也可以問問他。」我得知劉老認識夏蓮居這件事後，決定去拜訪一下，不過此行拖了很長時間，直到九八年底，我由李明盛老居士引薦，才如願以償到了劉老在東四的家中拜望。

此時的劉老已經八十餘歲高齡，正在臥床養病。知道我來問關於夏蓮居老居士的事，他很高興，雖然身體虛弱，但是仍然滔滔不絕的講了起來。保姆多次和我們說劉老身體虛弱不能太累，最後是我們主動讓劉老休息，說下次再來。那一次，劉老回憶了他所見

聞的夏蓮居的一些事蹟，其中還有一件奇事。那次採訪之後，本打算有時間再去看望劉老，再了解一些他所說的事情的細節，沒想到九九年劉老就往生了，留下了永久的遺憾。劉老這些回憶，是後人了解夏蓮居老居士的珍貴資料。劉老原來的口述中，穿插有一些老北京佛教界的舊聞，涉及很多人和事，這篇文章，只把和夏蓮居相關的內容拿出來，其他無關話題就刪去了。

以下文字根據劉老口述整理：

我和夏蓮居老居士過去沒短了見面。我是四零年在廣濟寺皈依的，皈依師是倓虛老法師。那時候倓老法師到廣濟寺講經，從青島來，那是夏蓮居請來的，倓老法師跟夏蓮居關係很好，很敬重他。過去佛教界這些長老，這些老和尚，對夏蓮居都特別敬重，這是我們那時候都能看到的。他在廣濟寺講經，這些大廟方丈都來聽，我

那時候在廣濟寺也聽過好多次。後來我和他見面多一點，是在東直門內的極樂庵，那離我家不是近一點嘛，我去那方便，現在那個廟沒了。極樂庵是在羊管胡同，那旁邊有個俄國教堂。極樂庵念佛的居士很多的，那時候夏蓮居老居士經常在那打佛七，那個老當家叫妙禪，他也是很敬重夏蓮居的。最早極樂庵是寶一老和尚，我沒趕上，後來是妙禪，妙禪也很講修行，皈依他的人也不少。

那時候，一般都叫他夏溥老或者溥老。你說的夏蓮老，那是後來才叫夏蓮老，那時候叫夏溥老的多，或者夏居士，也有叫夏會長，學淨土的學會嘛，這就官面一點，我一般是叫他夏老。那時候他不到六十，可是大家都尊敬他，都加個老。夏老啊，這個人不一般，在極樂庵他常常講一些開示。我住的離極樂庵近，我老去，一來二去，也跟他算是認識，沒那麼熟啦，也還可以，他家我沒去

過，在極樂庵老見他。

夏蓮居這個人，他對人是非常重禮節的，雖然他當過官，可是一般的老百姓，他也合掌打招呼的，大家也是非常恭敬他。他身上，說不清的一種威嚴，好像你走近了，就覺著他那個氣勢能壓住你，讓你生恭敬心。有人說他嚴厲，我沒覺得，他不是橫眉立目的，他很慈悲的，大家多少有點怕他是真的，那是一種敬重，不是他人多厲害。他定的念佛堂規矩嚴，他坐那端端正正的，有時候自己打木魚打引磬，你打不好他說你。他身上那真是一股正氣，你跟他打交道就能覺出來。他講開示，人聽了舒服，但是下來他不跟你閑聊沒用的話，什麼東家長西家短的，他不說這些。

當時那些個念佛的居士，私底下很多人都傳說夏蓮居是得道的高人，開悟的高人。也有說他領著打佛七的時候，有人看見他放

光，確實有這個傳聞，我在極樂庵念佛也聽過。我修得不好，我沒有見過。還有說打佛七掉舍利的，那個應該是有這麼回事，可是我沒參加上。還有說他有他心通，知道別人的想法。還有種種的說法，他說話很準啊，他一說話就應驗啊，等等啊，這些事我都沒趕上。你問我夏蓮居的事，我知道的，是他救了不少人，這個我知道。

我四零年皈依以後，廣濟寺、極樂庵我都去，極樂庵多一些，因為近。那時候日本還沒打敗呢，物資短缺，你看過《四世同堂》吧？那時候缺糧食，窮人啊，這些老百姓啊，都不容易的，冬天街上倒臥很多，又冷又餓呀。夏老他慈悲，想盡辦法周濟窮人，他組織捨粥。現明老和尚也是捨粥，在廣濟寺，夏老可是沒少幫著化緣。後來現明老和尚圓寂了，出了個大殯，那人多的不得了，人山

人海的。都知道現明老和尚救濟窮人，其實他也沒少做，他都是背後做，不宣傳，我特別佩服他，做了不說。現明老和尚走了，他接著做，他有一個華北什麼救濟會，捨粥，夏天還捨茶水，冬天捨棉衣、棉褲、鋪蓋，這些都捨，還勸人念佛。他們捨茶水還是大悲水，都是念了大悲咒的，這個救濟會好像日本投降了還存在了一段時間呢。他有些個社會關係，他用這些關係就是為了糧食，然後送到廟裡頭，北京好幾個廟都是捨粥的點，幾個大廟，廣濟寺、廣化寺，南城的法源寺，好像崇效寺也有。外地也有，我知道的，天津、河北都有。我怎麼知道的比別人多一點呢，有個姓孫的居士，名字就在嘴邊，忘了，都叫他孫先生，他老幫著夏老做這個事。這個姓孫的居士全家都是信佛的，他弟弟叫孫德玉，我早先就認識他弟弟，皈依以前就認得，還不錯呢。孫居士他弟弟有時候跟我說一

嘴，所以我知道裡頭的一些事。有時候夏老啊，他也發愁，不過最後都是想盡辦法給解決了，他自己也出了不少錢買糧。那時候物資都是日本人控制，他們管著，不是你自己說你有錢，你想買多少就買多少的，那不行的，還得有關係。

夏老是救了不少人，救了不少老百姓，不比現明老和尚差，但是呢，他都是讓廟裡出頭，有的善堂出頭，他不宣傳。包括他平常講開示，在極樂庵念佛，他講佛法是講佛法，他多暫也不說我夏蓮居怎麼怎麼樣，我做了什麼好事，從來沒有過。不但不宣傳，你說他還不願意，那個孫居士幫他做事，老挨他說，不讓宣傳，他跟孫居士說是積陰功，不讓講，有的事是孫德玉私下跟我說的。

他學問很大，有威望，日本人也請他當官，他不幹。有些個佛教活動，開始他還去，後來他看日本人老找他讓他當官，他就不去

了。他到廣濟寺，就是為了不摻和日本人的事，結果到了廣濟寺，人家也找到廣濟寺去了，後來廣濟寺他都很少去了，那人多，他就常常在極樂庵講經，領著念佛。我聽他說過不止一次，他不願意見日本人。他從頭到尾也不當官，誰請也不當。後來日本人挺生氣，那不是他有個徒弟讓日本人槍斃了嘛，那就是成心的，意思就是你服氣不服氣。那也嚇不住他，還是不當官。有些個信佛的日本人，還是敬重他，最後也沒把他怎麼樣。他是一身正氣，是有氣節的人。他慈悲心重，救了好多人。勸人念佛學淨土，勸人行善修好，那更不用說了，這些都是我親見。你說的那個放光啊，掉舍利呀，我沒見著，可是我見過一個事，我覺得比那些還不可思議。這麼多年，我越琢磨越覺著啊，怎麼說呢，不是凡人吶。

那是五幾年，我在極樂庵還見過他一回，再後來就不讓辦道場

了。大概五三年吧，那時候極樂庵還有念佛，我還見過他，那時候他不怎麼去了，偶爾去一次，我碰上了，再就十多年沒見，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樣了。

我最後一次見他，那是個巧遇，他往生前一個禮拜，我在宣武遇到他了，這個事可是奇怪了，越琢磨越奇怪。那回見面就跟昨天的事一樣，我記得就那麼清楚。可是我也沒跟誰說過，就跟宏祥師、呂老（呂香光居士）幾個人念叨過，跟其他人誰也沒說過。

怎麼個巧遇呢？那是六五年底了，我有個舅姥爺，八十多了，老伴沒了，無兒無女，我經常過去看看。那一年老頭病了，病的不輕，街坊四鄰都特別好，都有照應，我隔三差五也去。那一天，是下午了，不到晚上，天沒黑，大概四點多不到五點，我從我舅姥爺家出來。我舅姥爺住哪兒呢，住宣武那個粉房琉璃街，我從他那出

來，我想去趟虎坊橋，虎坊橋那有個老大夫姓馬，看病不錯，我叫他馬四叔，他跟那個唱京劇的，有個花臉叫馬連昆，他們沾親。他兒子也看病，我舅姥爺就是他兒子看的。我看老頭的病那天有點厲害了，我得去一趟。從粉房琉璃街出來一拐，有個胡同，叫崇興寺，現在改了，那個胡同東邊有個福州會館，就是現在工人俱樂部那兒，後來改叫福州館街了，早年間叫崇興寺。我從崇興寺那個胡同拐彎，往東走，走到頭出去就是虎坊橋了。那時候冬天，特別冷，那天那個風嗖嗖的，胡同沒什麼人，那時候人少，不像後來哪兒哪兒都是人。我順著胡同往東走，那個胡同不短呢，遠遠這一看，來個人，走得不快。我一看，這怎麼像夏蓮居呀？那不可能啊，他那麼大歲數了，大冷天一個人出來？可能長得像。等走近了，臉對臉了，我一看就是他。雖然是隔了十幾年沒見了，那我也

認得出來呀。那麼冷的天，他還沒戴帽子，光頭，剃的銜光瓦亮的。那個面貌跟十幾年前我見他的時候一樣，沒老，還覺著年輕了，氣色特別好，眼睛閃光。穿個藍色的棉袍，很新的一個棉袍。可那種穿著，他這個是老式的，早年間都是那個樣兒的穿著，可那時候基本是沒有了。背一個包，朝山的那種兜子，黃的，鼓鼓囊囊的。手裡拿個長珠子，是個紅的。還有一處很怪，他感覺呀，比原來高。早年我就認識他，沒那麼高。我就算不矮了，他沒我高，那次見比我高出半頭，怎麼這麼高呢？穿了唱戲的厚底了？越老越抽啊，怎麼他還高了呢？我當時也顧不上想了，這麼長時間沒瞅見過他了，我趕緊打招呼吧，我說：

「夏老是您啊，您好啊！您怎麼在這呀？」

他看見我了，也站住了，他說：「文會呀，你好啊！」

我心說這都多少年沒見了，記性太好了，還能記得住我，磕絆都沒打就直接說我名字。

我說：「這大冷天的，您怎麼上這來了？」

他說：「我幹完活了，回家了。」

我納悶，我心說他家不是在鼓樓嗎？回家怎麼上南城來了？去鼓樓得往東走啊，我是往東，他跟我走對臉，這是往西走啊。幹完活了？這麼大歲數幹什麼活呀？

我覺著奇怪，就問了一句：「您怎麼往這麼走啊？您老搬家了？」

他說了句：「我住三聖庵呐，辦完事了，回去了。」

我心說了，哦，那是搬家了，三聖庵也不遠，出了這個胡同一拐彎，就走粉房琉璃街，再奔南了去就是三聖庵，怎麼搬家搬到那

邊去了？

我說：「這麼冷，就您一人兒出來？我送送您吧。」

他好像挺高興，他樂了，抬手一指，說：「前頭有人接我，你去辦事吧，你的事急。」

你看，他還知道我急。我順著他指的一瞅，也沒人啊。說完這話，他就接著往前走了，我一看他不讓我送，我也不好再說什麼了。

我說：「夏老您慢點啊！」。

他也沒回頭，說了一句，我記得太清楚了，他說：

「這個事難辦，也就我能辦。」

這話說的多怪呀，可是我也沒多想。他往西走，我心裡有事啊，著急找大夫，要不一會兒天就黑了，我還想著請大夫上我舅姥爺家去一趟呢。我看他走了，我也沒停，我也走，走了幾步，回頭

又瞅了一眼，他往前走呢，走的不快。我扭臉接著走，這回走了大概能有個十幾步二十幾步？我還是覺著想再瞅一眼，我又回頭，一看，哎，人沒了！這就怪了，他走的肯定沒我快，我走了十幾步二十步，他頂多也就走這麼多，那且到不了胡同口呢，還有一大截呢，你要說跑步，那還可能，可是跑步那動靜多大，我也沒聽見跑步的動靜啊，八十多了跑得動嗎？我當時一想，胡同兩邊都有人家，這人消失不見了，那就是他沒一直朝西走，估計是他有熟人，保不齊進了旁邊誰家院子了。我心裡著急找大夫，也沒琢磨，我緊著趕路啊，我有事啊。我是怎麼也想不到，在那個地方我能碰上他，十多年了沒見過他了，在那遇上了。這個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夏蓮居夏老，就這麼一個經過。

那是後來了，七幾年了，我才知道夏老往生了，那時候消息

都閉塞。再後來我看著文字了，有書了，說他是六五年走的，六五年，陰曆十一月。哪一天呢，陰曆十一月二十二，你知道這是哪天啊？這正好是我見他那天往後一個禮拜，整一禮拜，他就往生了。為什麼日子能說這麼清楚，那天是十五，還是大雪（1965年11月7日，農曆十一月十五）〔注：此處陽曆應是1965年12月7日〕，我看月份盤我記得住，那天遇著夏蓮居呀，實在是印象太深了。後來我一對日子，就是我碰上他以後一個禮拜。後來我還打聽夏蓮居搬家了沒有，人家說沒有啊，就一直住鼓樓。那時候我碰上他，他說他住三聖庵，三聖庵不是陶然亭那邊嗎，陶然亭北邊，那是南城，可是他根本沒過搬家。你說我碰見這人是誰？你說不是他，他還認識我呢，那就是他本人啊。所以這個事我覺得奇怪，有人說你是不是做夢呢，不是啊，我請大夫碰上的，回頭大夫還去了

一趟呢。這個大夫，我那個馬四叔的兒子，活到八幾年呢。

這事我跟宏祥師說過，宏祥師沒說話；我跟呂老也說過，呂老完聽完了說「大德大德」，也沒多說別的。其他（佛教裡的）人我也很少認識，除了法會我去去廟裡，我接觸人也不多，我基本上沒跟誰說過。有些居士認識我，他們知道我皈依早，學佛早，這些事他們可不知道的（採訪者問劉老，是否和夏蓮老的心傳弟子黃念祖老居士說過此事，劉老說沒有，雖然黃念老很有名，但是他並不熟悉，八十年代以後都沒有見過面，也不好冒然去找人家）。這個事這麼多年了，原來我想不明白，後來我明白了，這是來度我的，不是凡人吶，我都明白了。原來我不說，我有疑惑，現在沒有了。你今兒個來，問夏蓮居的事，這真是緣分到了（後略）。

以上就是劉文會劉老的憶述，劉老後面還有幾句話，根據劉老

當時的意願，他說這幾句話就不要對外說了，因此後面不錄了。劉老生西已久，特在此表達緬懷和感謝。

附錄二、王毅修上師親炙記

半癡

王毅修上師，籍海南，為密宗諾那上師衣鉢弟子。民國三十六年上師傳法滬上，予以蔡無忌之介，得叩於上師曰：某情障甚重，且喜作詩，犯綺語之戒，亦能聞法否耶？師笑曰：佛覺有情者，若槁木死灰，則不堪度矣！予曰：奈污泥何？師曰：蓮花固出污泥中，所謂高原陸地，不生此花，君未識耶？予心儀之，興辭而返。

一日，幼兒志一患胃痛，且吐血，因携往禮拜上師，乞為念咒加持，因上師常為有緣者持咒治病，輒獲奇效，時志一年纔五齡，予扶之就上師座前立，師持小佛像置志一頭頂，誦咒已，師忽

將佛像移置予頂，亦為誦咒。予突覺有冷風數起從頭頂直灌而下，清涼透骨，心異之而不言，歸後思之，豈師與我特有夙緣，故乘我不備，以不可思議之咒力，滌除我之積垢乎？志一胃痛吐血，既由師一賜持咒而癒，且重感師為我秘密灌頂之婆心，越一月遂執弟子禮，皈依上師，師復為予摩頂曰：「汝密宗因緣，禪宗根器，善自為之！」

諾那上師有紀念堂在南京玄武湖環洲，師多方為之經營，堂前花木葱籠，並建佛舍利塔於堂左，又就四圍築以牆垣，榜其園門曰：「蓮華精舍」。予於堂右隙地，助師造室三間，師題名曰：「祝欽堂」並勒碑紀其事。夏日湖中荷花彌望，置身其間，宛在西方七寶蓮池也。卅七年冬，予往香港，卅八年春，復返滬，時師已往廣州矣。共軍入南京後，予獨重至精舍，僅一守屋之同參在耳。

予禮拜諾師法像後，徘徊久之，鼓棹而返。因成詩曰：

雨洗鍾山瘴未銷，春歸花落隔前朝。

初荷出水疑鳧聚，孤塔遮雲念雁遙！

面壁獨來千里路，迴舟難別第三橋；

蓮洲插草纔成寺，梵唱無聲咽楚簫！

昔有兩禪師同遊山至幽勝處，甲云：此處宜建法寺。乙折草一莖插於地上曰：建寺竟。是以插一莖草作建法寺觀，今師親建精舍成而捨之去，予知師以建精舍作插一莖草觀矣。學道人原是以幻人修幻法，世相多變，不變者惟清淨本然之真心耳，予感慨賦詩，誠又舊疾復發矣。是年秋予復返香港，明年由港出國，時師仍與予通訊，不久師亦由廣州往海南，一時遂絕消息。

師法相莊嚴，行持謹而慈藹可親，著有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

經，玄義妙解，一字一句，全從妙明真心中流出，時復有神通隱示，然上座開示時，則力誡弟子言神通。予嘗問師曰：「弟子過去太糊塗了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現在清清楚楚就是了！」有譏予落豁達空者，予致書於師曰：「弟子覺得無空可落」，師復書曰：「悟自性者，無空可落，亦無不空可著。」

友人王郁周醫師，卅七年夏，病逝上海，予寄王君照片至南京，乞師修法超度。師旋寄還照片，並復書云：「已於今晨七時為其超度生西了！」一週後，予乃持照片送還王夫人，甫入門，王夫人驚告予曰：「某日中午，忽自覺頭暈，臥床數分鐘，似夢非夢，見郁周來，自云已做和尚，上身全坦，合掌作跏趺坐，身前置一鉢盂，胸開裂口，有黑水自裂處汨汨流入鉢盂內，遂一驚而覺。」後查其得夢之午，即上師來信稱述為王君修法超度之晨以後數小

時耳。予奇之，乃以此事經過告蔡無忌，且問之曰：「上師修法度亡，可謂奇驗矣，但亡者示夢胸開裂口流出黑水，其故安在？」無忌笑而檢示上師所纂之金剛懺罪法本曰：「此非君曾念誦之法本乎？」受超度者，多生罪障，盡化作黑水，自胸口流出」。法本原文早為君作說明矣，君安得不知耶？」予為之駭絕愧絕，蓋駭上師修法感應之不可思議，愧自己之昏沉無狀也。（按密宗法本，非皈依弟子不得見，王君及其家人，均不識上師。）近三年來，與師又獲恢復通訊，知師在海南，躬耕作苦，而修持猶昔。師來書有云：「余於世無求，與人無爭，今則茹素自了，鬚眉白如積雪，而頭髮黝然，雖色身與時推移，而心境常保持暮春熙和之象。」又為予及同學輩作開示云：「弟生長東南勝地，現雖遠寄海外，望時記取江南春色，隨處宜人，則與成佛之道，相去不遠矣。同學輩如有便，

並盼告之。」爰記之以告散居四方之昔日滬甯同門。佛曆二千五百年歲暮，半痴時旅加拿大。又密宗原不斷肉食，憶予初皈依上師，請齋用大魚大肉，後師告予云：「密宗為方便，故不斷肉，實則修行人應斷肉，余亦將斷肉茹素矣。」今師來書果云「茹素自了」，師固真語者！合並述之。

編按：本篇文章收錄於中國佛教會文獻委員會編輯，1975年出版之《中華民國六十年來佛教論文目錄》傳記類。原載於中國佛教雜誌社1957年9月出版的雜誌中。

王毅修上師親炙記

牛癡

王毅修上師，號海雨，爲密宗那上師次鉢弟子。民國三十六年上師傳法滬上，予以養無忌之介，得叩於上師曰：某情障甚重，且喜作詩，犯綺語之戒，亦能開法否耶？師笑曰：佛覺有情者，若稿木死灰，則不堪度矣！予曰：赤污泥何？師曰：蓮花出汚泥中，所謂高原陸地，不生此花，君未識耶？予心儀之，興辭而返。

一日，幼兒忘一患胃痛，且吐血，因携往鍾拜上師，乞爲念咒加持，因上師常爲有緣者持咒治病，輒獲奇效，時忘一年纔五歲，予挾之就上師座前立，師持小佛像誦志一頭頂，誦咒已，師忽將佛像移置予頂，亦爲誦咒。予突覺有冷風數起從頭頂直灌而下，清涼透骨，心異之而不言，歸後思之，豈師與我有夙緣，故乘我不備，以不可思議之咒力，灌除我之積垢乎？志一胃痛吐血，既由師一賜持咒而愈，且重感師爲我秘密灌頂之婆心，越一月遂執弟子禮，皈依上師，師復爲予摩頂曰：「汝密宗因緣，緣系根器，幸自爲之！」

諸那上師有紀念堂在南京玄武湖環洲，師多方爲之經營，堂前花木葱蘢，並建佛舍利塔於堂左，又就四圍築以圍牆，榜其圍門曰：「蓮華精舍」。予於堂石隙地，助師造室三間，師題名曰：「觀欽堂」並勒碑紀其事。夏日湖中荷花彌望，履身其間，宛在西方七寶蓮池也。卅七年冬，予往香港，卅八年春，復返滬，時師已往廣州矣。共軍入南京後

予獨重至精舍，僅一守屋之同參在耳。予禮拜諸師法像後，徘徊久之，鼓棹而返。因成詩曰：

雨洗鐘山瘴未銷，春禪花落雨前朝。
初荷出水髮鬋寒，孤塔遺雲念願遙！
面壁獨來千里路，題碑難別第三橋；
蓮洲掃草織成寺，梵唄無聲咽楚蕭！

昔有兩禪師同遊山至幽勝處，甲云：此處宜建法寺。乙折草一莖掃於地上曰：建寺竟。是以掃一莖草作建法寺觀，今師親建精舍成而捨之去，予知師以建精舍作掃一莖草觀矣。學道人原是以幻人修幻法，世相多變，不覺者惟清淨本然之真心耳，予感慨賦詩，誠又病疾復發矣。是年秋予復返香港，明手由港出國，時師仍與予通訊，不久師亦由廣州歸滬，一時遂絕消息。

師法相莊嚴，行持謹而慈藹可親，著有蓮花生大士應化因緣經，玄義妙解，一字一句，全從妙明真心中流出，時復有神通隱示，然上座開示時，則力勸弟子言神通。予嘗問師曰：「弟子過去太糊塗了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現在清清楚楚就是了！」有幾子落俗迷空者，予致書於師曰：「弟子覺得無空可落」，師復書曰：「悟自性者，無空可落，亦無不空可著。」

友人王邵周書師，卅七年夏，約遊上海，予寄王君照片至南京，乞師修法超度。師旋寄還照片，並復書云：「已於今晨七時爲其超度生西了！」一

週後，予乃持照片送還王夫人，甫入門，王夫人驚告予曰：「某日中午，忽自覺頭暈，臥床數分鐘，似夢非夢，見邵周來，自云已做和尚，上身全坦，合掌作跏趺坐，身前置一鉢盂，胸開裂口，有黑水自裂處汨汨流入鉢盂內，遂一驚而覺。」後查其得夢之午，即上師來信稱述爲王君修法超度之晨以後數小時耳。予奇之，乃以此事經過告無忌，且問之曰：「上師修法度亡，可謂奇矣，但亡者示夢胸開裂口流出黑水，其故安在？」無忌笑而檢示上師所著之金剛懺罪法本曰：「此非君會念誦之法本乎？」受超度者，多生罪障，誓化作黑水，自胸口流出」。法本原文早爲君作說明矣，君安得不知耶？」予爲之駭絕愧絕，蓋駭上師修法感應之不可思議，愧自己之昏沉無狀也。（按密宗法本，非皈依弟子不得見，王君及其家人，均不識上師。）近三

年來，與師又獲恢復通訊，知師在海南，躬耕作苦，而修持稍省。師來書有云：「余於世無求，與人無爭，今則如素自了，鬚眉白如積雪，而頭髮黝然，雖色身與時推移，而心地常保持著祥和之家。」又爲予及同學輩作開示云：「弟生長東南勝地，現雖遠寄海外，望時記取江南春色，隨處宜人，則與成佛之道，相去不遠矣。同學輩如有便，並盼告之。」爰記之以告散居四方之昔日滬南同門。佛歷二千五百年歲暮，午時時放加拿大。又密宗原不斷肉食，傳子初皈依上師，請齋用大魚大肉，後師告予云：「密宗爲方便，故不斷肉，實則修行人應斷肉，余亦將斷肉茹素矣。」今師來書果云「茹素自了」，師固真語者！合並述之。



黃念祖老居士法寶流通目錄

【書籍】

- 淨土資糧附谷響集
- 心聲錄
- 華嚴念佛三昧論講記
- 大乘無量壽經白話解
- 淨修捷要報恩談校訂本
- 莖草集(一)——黃念祖居士答問篇
- 莖草集(二)——黃念祖居士漫談篇
- 莖草集(三)——黃念祖居士歷年春節開示
- 莖草集(四)——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
- 從金剛經談到無量壽經附抉擇見
- 黃念祖居士點滴開示
- 黃念祖居士詩集
- 顯密圓通集
- 黃念祖居士親友往生實錄
- 黃念祖居士開示親聞記
- 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一
- 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二

【CD光碟】

- 無量壽經白話解（69片）
- 淨修捷要報恩談（6片）
- 從金剛經到無量壽經（6片）
- 般若為導淨土為歸（1片）
- 淨語三偈（1片）
- 介紹大經解（2片）
- 彌陀真實五願（1片）
- 往生正因（1片）
- 十念必生（1片）
- 首楞經觀音圓通章（2片）
- 淨宗心要（1片）
- 介紹角虎集（1片）
- 佛教的大光明與大安樂（2片）
- 淨土資糧（6片）
- 無量壽經大意（12片）
- 華嚴念佛三昧論（7片）

一 切 諸 佛 及 諸
佛 阿 耨 多 羅 三
藐 三 菩 提 法 皆
從 此 經 出

心 示 敬 書



至人无妄念

脩德須澹心

泰山經石峪集解

心水



清風揚臥
一月窗明
推半割斷
麤絲
啼鳥
數聲
等響
點見
金
花

黃念老筆跡

見佛見友，飯也不用吃了，到了了之心，見思惑自然不起，即等同阿罗汉。坐方便有殊土。一般之不信信用信地，頂多是边地。玄奘法師譯文中只是“擊念一心”沒提一心不乱。秦人尚簡，因此鳩摩羅什譯文中少了二十几个字。如果把鳩摩羅什文中的“一心不乱”与持名号“念在一起”，那也就是“擊念一心”，再加上这二十几个字，即鳩摩羅什的譯文。玄奘的譯文与六经就合了。夏老师的殊胜之家就在这里。夏老师指出不“一心不乱”也可以往生。但是不“一向于念”不讨论。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其中讲到这二十几个字。吕居士就梦见他的亡夫又告诉他需看这篇文章，他看到这篇时感到异香满室。」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

歡
迎
翻
印
功
德
無
量

法界諸含識	風雨常調順	現眷咸安樂	讀誦受持人	悉皆盡滅除	所有刀兵劫	增長諸福慧	願以此功德
同證無上道	人民悉康寧	先亡獲超昇	輾轉流通者	人各習禮讓	疾疫飢饉等	圓成勝善根	消除宿現業

免
費
贈
閱
嚴
禁
販
售

黃念祖居士短篇開示集二

印 贈 ■ 高雄淨宗學會

出版 設計 ■ 高雄淨宗學會 出版組

贈送處 ■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236號

電 話 ■ (07)521-9988

郵 撥 ■ 41635731

戶 名 ■ 高雄市淨宗學會

網 址 ■ www.khamtb.com

承印者 ■ 白石文化出版社 0917551061

